旅行雜誌

台灣環游記
東北行脚
戰後初游歐美
黃帝陵的展祭

台灣日月潭高山族婦女杵歌



民國三十五年
九月號
第二十卷・第九期

CHINA TRAVELER
Vol. 20, No. 9 • September 1946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宇宙牌
Cosmos
Reincoat
宇宙牌
雨衣
大昌雨衣製造公司出品
上海寧波路四十號三〇三室 電話一二〇一九七號


全球各地
爭先採用
美國博登公司
乳牛有云：
博登出品
盡善盡美
種類甚多
克寗其一
KLIM
TRADEMARK
POWDERED
WHOLE MILK
NET WEIGHT 1 LB. OR 453 GR.
MANUFACTURED BY
The Borden Company
NEW YORK U.S.A.
FOR DISTRIBUTION IN U.S.A.
EXPORTED BY
THE BORDEN COMPANY
NEW YORK, N.Y. U.S.A.
ESTABLISHED 1857
MADE IN U.S.A.
安全純潔是
克寗奶粉
之特色

民生實業公司

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渝申線　渝嘉線　渝瀘線

渝津線　渝沙線　敘屏線

渝宜線　渝萬線　渝碚線

渝敘線　渝長線　渝合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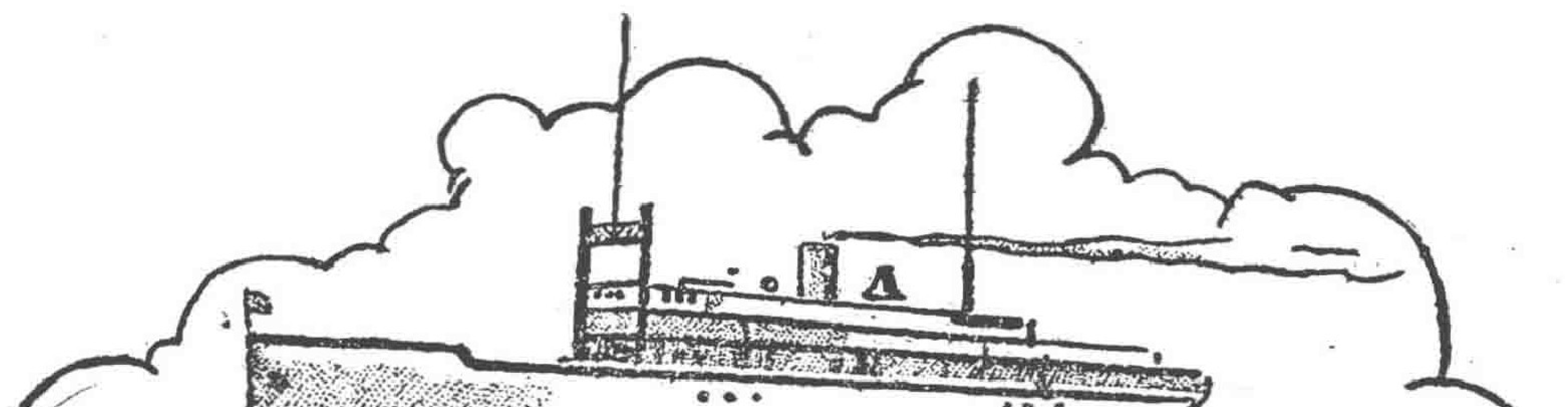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總公司　重慶朝天門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外灘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陪陵　長壽　瀘洲　敘府　樂山　北碚　合川



恆大建築材料行

獨家經售美國雞牌(MALTHOID)油毛氈等出品及可樂牌(KOHLER OF KOHLER)衛生器具

承辦其他各種建築材料不及備載

承包油膠地板鐵屑地板油毛氈屋頂及地坑避潮工程專家監工保證滿意

事務所　上海沙遜大廈二三四號

樣子間　上海福煦路八七〇號

電話　三四三五三


王開照相
旅行護照需用相片
王開
尺寸準確
清晰美觀
交件迅速
旅行紀念
贈送相片
請到王開拍照
技術高超
不同凡響
冷氣設備 全滬第一
南京東路三七八號 電話：九一二四五


黑人髮漿
黑人霜
黑人香皂
黑人頭水
黑人頭油
黑人牙粉
黑人美髮霜
黑人牙膏廠出品
總經理百昌行


面友
白嫩
去斑
FACE FRIEND
老牌「面友」含有貴重藥料「白裏仙」確能白嫩皮膚去除雀斑而對於去除
烟容
尤著特效
另有
面友香粉
香濃粉淨
（各處均售）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卷 九月號 目次

我爲什麽旅行……羅斯福夫人……一
台灣環游記……陳其英……五
東北行脚……康正平……一〇
戰後初遊歐美……魏文瀚……一六
黃帝陵的展祭……何正璜……二七
靜宜園新秋詩楓記……趙　文……三三
縉雲山探勝……黃大受……三五
新生中的台北市（美術圖景）……四一
景色依然之新加坡（美術圖景）……四二
勝利後的香港行……周　尙……四三
太湖夢痕……朱　偰……四八
重游越北……陳蔚平……五一
大學女生自述峯頂壯麗生活……伍必熙……五五
北美的世外樂土——安凱地……鋼　駝……六一
西北邊地拾異……（七）……陳澄之……六五
歐美采風記……（五七）……沁明女士……七三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七）……葉勁風……八〇
交通消息……八七
江蘇省公路路線表……八八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壹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為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illegible]圓

民國三年創立

總行 上海江西路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分行

北平 天津 廈門 廣州

南京 重慶 昆明 漢口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支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利息優厚手續簡便

上海

分行 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 一六八一四轉接各部

辦事處 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 八二七六二 八四九七八



〔右〕在育士美脫公園
〔中〕1941年在Campobello島上
〔左〕1942年視察倫敦戰跡

年輕人永遠是爲冒險
大一點的人在求智識
更大的人則歡喜交遊

我為什麼旅行

羅斯福夫人

我們爲什麼要旅行？無疑地，各人都有不同的理由。至於我自己，我明白那是因爲我的父母便是旅行家的緣故。我的父親性喜冒險，在我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時，他就常把自己在旅行時所得的一點新奇見聞，講述給我聽。

兩歲時，我第一次出門旅行，就碰了釘子。我們的船遇了險，只好折回紐約市。這次旅行給我一個極壞的印象，因此，數星期後，我家重新出發時，我就不願再去了！然而幾年以後，我們到歐洲去作一次長途旅行，那次所得的印象，直到我後來出國留學，再到歐洲去旅行時，還是記得清清楚楚的。

我對於祖國的認識頗感欠缺，這在我現在想起來時，實在是一個極大的弱點。我在青年時代，尤其是在我所參加的一個集團裏，大家認爲到歐洲去旅行是必要的，在本國旅行却是不十分重要的。那是因爲多數人旅行的目的，祇在看看別人所已經看見過的東西，作爲他們和別人談話時的資料——簡言之，目的祇在給人家一個印象，認爲他們是高雅之士而已。

我很記得那一輩人中，有一個人是一向住在紐約市的，後來却搬到歐洲去了。不多幾年前，聽說她的一個親戚搬到佛羅里達去住時，她便帶着恐怖批評道：『我恐怕我永遠不會再看見她了。我不明白佛羅里達究竟是何等樣的一處地方。那兒有花園嗎？還是統是不毛之地呢？』

那位太太以爲美國式的夜游，比起歐洲式的夜游來時，簡直是野蠻不堪，然而我却記得，當我在歐洲旅行時，曾度過許多不舒服的夜。我想，這是完全依各人的觀點及其所處的環境而異的。

應當先求認識

在嬰孩時代，我就聽見人家討論過幾位藝術大師的特點。我籠統地曉得，我們應當喜歡波的采里，凡拉司克，或蘭勃浪的作品，建築有幾種式樣，裝置有幾種時代，何者更受世人讚許，但我却只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後來，十五歲時，我出國留學去了，忽然發現，旅行應當包括對於當地人民的認識。

有一時期，我用一種簇新的方法去旅行。這簡直是一種探險。我研究當地人吃些什麼東西，如何生活，有什麼土產，何者係供自用，何者出售給別人。我開始去聽他們所喜歡唱的歌，去看他們的游戲，明了每種游戲所代表的傳統。我這才懂得如何去搜求意國人所以愛護意國，法國人所以依戀法國的眞實原因來。終於，我也明白了，我們美國人爲什麼要深愛着美國。

有一次，在翡冷翠過春天，我住在一位藝術家的家裏，看那班模特兒來坐着，讓藝術家畫一幅「最後晚餐」。從那幅畫起，每一幅畫都似乎是不同的。我看他接連數小時聚精會神地工作，在我們眼前構出一幅歷史畫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坐着的模特兒，簡直和所有的基督畫像完全一樣。

必須眼到心到

我年輕時的旅行多數是沒有夥伴的，沒有人對我說：「那是一幅好畫；你必須看一看。別的你就不必去看。」所以我什麼都看，由我自已來斷定我所喜歡的和不喜歡的，不管專家的意見是怎麼樣。我覺得這樣非常有趣，而且十分乾脆。因爲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我決不能一切都懂。當我說我喜歡某某美術院裏的某幅畫時，我覺得心中很舒服，用不着先去研究，那幅畫是否專家們一致認爲有價值的。

我還曉得，當你看了太多的畫，或是太多的建築物時，你會患消化不良症。這種消化不良症也許不在你的胃裏；然而它却是實實在在地有的。當我們覺得身心厭倦時，我們不應當再去觀賞什麼。我將永遠感謝我和蘇凡德小姐在漫游歐洲度假期時所得到的那些教訓，我由此才明白，必須眼到心到，旅行才有價值。

年輕的時候，倘使有機會，我當已週游過全世界了，不論旅途是怎樣辛苦，我都不介意。我從未想到過生病，所以在我的旅行計劃中，從未計算到假如生起病來該怎麼樣。實在，我記得，除非是在家裏，我從來沒有在別的地方生過病。

帶着孩子去玩

有一次，我帶着兩個最小的兒子，去作一次完全是娛樂性質的旅行，雖然他們的父親希望在旅行中加入一點教育進去。我的丈夫那時剛獲選爲紐約州長。他自已是不能再去舒舒服服地旅行了，想給孩子們一個機會，到歐洲去看看。

在和我丈夫旅行過紐約州的運河網後，我就帶着兩個孩子從蒙德利乘船出發了。啓碇後第二天，就使我吃了一驚，我收到我丈夫發來的一件無線電報，問我：「你的手提箱如何辦法」？唉呀，我把野餐箱忘下了！

我們乘汽車經過歐洲的大部份。不久我就明白，這次旅行對於十三歲和十五歲的孩子，也許是一種教育，但對於我却決然不是一次純粹娛樂性質的旅行！我恐怕遺失掉我們的護照，恐怕我們所帶的錢不够，還要按排每天的日程，還要使兩個健康的美國男孩子有充分的運動。

我們爬過歐洲的每一座堡塔。我從不運動，也不會游戲，可是不知道有多少次，當兩個孩子由善意的吵嘴，而變成認眞的打架時，我不得不設法替他們排解。直待回到家裏時，我才得鬆一口氣，終算一切都很好，雖然小弗爾克林曾在倫敦發過一次日爾曼疹子，那是他在一年之中所發的第三次了。

回家後，我對丈夫說，以後除非能給孩子們以充分的運動，我決不再帶任何孩子出去旅行了。美國的男孩子，除非是生了病，終得想法子去發洩他們的氣力，光是駕了汽車在歐洲兜圈子是不够的。從那時起，我對於旅行的設計有了進步；現在我老了，我仍始終堅持，做父母的應該陪着孩子一同出去旅行，卽使他們把我當作一件附屬品，我也一定得去。

促進民族瞭解

我晚年常在國內旅行。和從前一樣，我旅行的目的不在尋幽探勝，蒐求珍品秘籍，或和一般人持着同樣的游覽目的，我只想去見見各地人士。有許多次我出去旅行，是爲我已經答應到那兒去演講。我所以要接受這種邀約，主要的原因是爲我曉得，除非是約定了一個地點和時間，使我不得不去之外，我是決不會到那種地方去，和當地人士相見，並且研究他們的生活和思想的。

像我這樣旅行了許多次之後，旅行的冒險意味逐漸消磨掉，使我

覺得我的旅行好像已經成爲一種應盡的義務了。任何人，到老年時，都會傾向於安居納福，和知己的朋友日夕聚首，做些日常的工作，在刻板的生活中毫不費力地活動着，而感覺得十分愉快。然而隨着年齡的增加，也使我們逐漸了解我們這一輩子努力工作的目標何在。目標之一，以我的情形而論，是在促進地球上各民族間相互的了解。我現在對於旅行仍舊是那樣感覺興趣，因爲我對於人的愛好和興趣是永不會減少的——但是要我動身，必定先要和我簽好一張合同，規定一個確切的日子，屆時我必須出席工作。否則我將永不會離開我繁忙而又親切的日常工作的。

旅行帶些什麼

要是你能利用已得的經驗，預先定好一個計劃，那末，當你出門旅行時，就會覺得比較省力些。

例如，假使我要到一處新的地方去，我一定先要曉得那兒的氣候是怎樣的，我將需要何種樣的衣服。最要緊是不要帶太多或者太重的行李，免得受累。倘使你乘飛機旅行，尤當注意這一點。

兩隻手提包，一隻很小的，就很够用了。在小提包裏，我放牙刷、梳子、髮針，和一些小物件，以備在飛機或火車裏梳裝之用，將它們分裝在幾隻袋裏，用鈕扣扣好，捲起來，縛在一起。如此，當揉開時，便可以掛在任何壁鈎上了。洗臉用的毛巾和肥皂放在一隻有橡皮夾裏的袋裏。一雙可以折起來的拖鞋放在一隻皮盒子裏；還有披肩和睡衣。這樣就一切齊備，可以在旅途中過夜了。假如我要帶着那隻提包在旅途中過夜，還要換一次衣服的說話，那末，這提包應當大得足够容納一雙晚間用的拖鞋，一套掉換的襯衣褲，和一件薄質的晚衣。最好能帶一件外衣，如果是到氣候寒冷的地方去，應該帶一件皮大衣，午後或晚上都可以穿。如果那邊的氣候是溫暖的，那末，一件深色的輕外衣，也能派午晚兩種用場。

第二隻提包，比第一隻大些，裏面放四套襯衣褲，一雙預備掉換的白天穿的皮鞋，一件下午服，一件晝服。假使我身上已經穿了一件寬便衣的說話，我另外再帶兩件。因爲我老是隨身帶着一隻打字機和一隻小盒子。小盒子裏放紙張、讀物，和寫作材料。所以我實際上共有四件行李，其中三件我很可以自己帶，即使那第四件，遇有必要時，我也對付得了。我所到的地方，總設法預備一兩天功夫，把我換下來的衣物洗好、燙好、修補好。

整理行李時，最好能留出一角來，放些簡單的藥品，恐怕途中不容易買到。倘能再帶些肉湯粉，咖啡精，維他命丸，也很不錯。

兩個重要條件

我們到各處地方去看些什麼，須依我們各人的興趣而定，可是有兩點是很重要的。在外國，我們不宜和本國同胞往還過密，否則我們就不能學會該國語言，不能眞切地通曉該國民情了。還有，與其住大旅館，不如住小旅館，或住民家來得好，要是我們想多住一些日子，可藉以租得宿處，和當地人混在一起，和他們過着同樣的生活。

在外國旅行和在美國旅行是截然不同的。像我國那樣區域廣大，民衆複雜，可是我們美國人在許多方面都是相同的。尤其是我們所說的語言是統一的，我們難得遇到不能互相達意的人羣。即使是在邊疆區域，也沒有什麼不同。例如，當你經過里奧格蘭特，而走入墨西哥國境時，你立刻就知道四周的環境已經改變了。我不能够說，我喜歡向一隻小驢所拖的水桶中，買水來用。可是這一點：不便利的地方，就正是另一國家的特殊風味，與美國迥然不同的。我到墨西哥僅以蒙太雷爲止，從未到過更遠的地方去，可是就在這短距離的旅行中，我已經感覺到那是外國，他們的問題和我們的問題是截然不同的。他們有豐富的色彩和愉快的情調，以及許多別的東西，都是我所要看，要研究的。

幾個好玩地方

我非常喜歡在墨西哥度假日。如果我在美洲大陸要跑得更遠些，去作一次休養旅行，我想還要搭飛機到危地馬拉市去一次（如果革命仍在進行中，那就不能去了）。從那兒我們可以駕汽車到印第安人所住的古怪的村鎭裏去，看他們各式各樣的文化。我們還可以去看看危地馬拉的故都，雖然已經傾廢了，仍還是十分美麗的。古拉沙，是加力比海中的一個島，距委尼瑞拉不遠，由於它的荷蘭式的建築與荷蘭

式的清潔，使我們當它為一個雛型的荷蘭國。

我們在本國也有許多好地方可以度假日，從曼茵到佛羅里達，從佛羅里達到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旁及我們的國家公園。在那裏，要是你從未露營過的說話，你可以在最順利的情形之下，嘗一嘗露營生活的滋味。在我所到過的許多公園之中，我最喜歡育士美脫公園。當積雪乍溶，怒瀑湍飛時，風景之美，一時無兩。或者策鞭入崇嶺，在小小的湖濱築營露宿，你會覺得羣峯環抱，把你與擾攘的人間世完全隔絕了。山中多洋松，枝葉莊麗，林語娓娓，彷彿在向你敘說歷朝遺事。

或許要隔許多年之後，我們才會純粹以娛樂為目的，旅行到我們這半球以外的區域去。歐亞兩洲都在忙着清除戰場上的瓦礫，醫治民衆的創痛，重新開始產售他們的農產品，開採他們的礦產，發動他們的工業，使他們重新能夠向國外市場購買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在那些艱苦奮鬥的國家中，食糧和人力都極缺乏，所以只有對於他們有益的旅行家才能前去。於是，美國、加拿大、南美洲、中美洲、就較戰前更受人們的歡迎，而被當作休養和休假的樂園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許多美國人到國外去旅行，往往因無意識的舉動，而致損害美國的名譽，我希望此次戰後，忽再產生這樣的旅行家。我記得有一個年輕的美國女孩子，鑒於一元美金可以易得許多法郎，覺得非常有趣，便在她所住的地方附近，把許多法郎票四散丟在街上，讓一羣法國孩子去搶。那樣招搖是很容易引起人家的仇視的。

一樁偉大事業

我想，年輕人旅行的目的永遠是為冒險。年紀稍大一點的人則在求智識。可是大多數年紀更大的人，却在與我們所喜歡的各地人士交游，或者因為已經答應下一件工作，不得不出去看看，或做點什麼，或與我們在家裏時所無法接近的人們發生接觸。照這樣做時，既富冒險的意味，又能增加我們的見識，而且，讓我們讚美上帝，還能幫助我們學習如何在「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社會中生活，這又是一樁如何偉大的事業啊。（張德乾譯）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為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電話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台灣環遊記

本社特派員陳其英

筆者此次重臨台島，在自由和平的國土裏，作月餘的環遊，全省各重要地區及工礦農林交通種種事業，曾爲走馬看花般的考察，時間雖匆促，收集資料尙多；返滬後正從事整理編纂，謹先述概要。

台灣向稱：「美麗寶島」，當四百年前葡萄牙人初到是地，驚呼"Lha! Formosa";意即：『呀哈！美麗的島』，以後歐洲人士遂以 Formosa 爲台灣名稱。美國詩人歌誦爲：『美麗的海島，正像一座古代式的皇宮』。筆者此次從天空俯瞰，從海洋遙顧，又從山巓遠眺，覺得台灣實在太美麗了！不僅是『古代式的皇宮』，而是現代的世界大園林。台灣以三五，九六一•二一方公里的面積，有高山，有平原，有大河，有島嶼環列；氣候温暖而非酷熱；土地肥沃，生產豐富，熱、暖、温、寒四帶植物都生長，花木繁茂，四季長春；雖四週環海而距大陸甚近，交通便利。台灣本島像一張長長的芭蕉葉浮在藍寶石一般的海上，襯以蔚藍的天空，這樣優美的態勢，實在不是內地各省所能比擬。

歷史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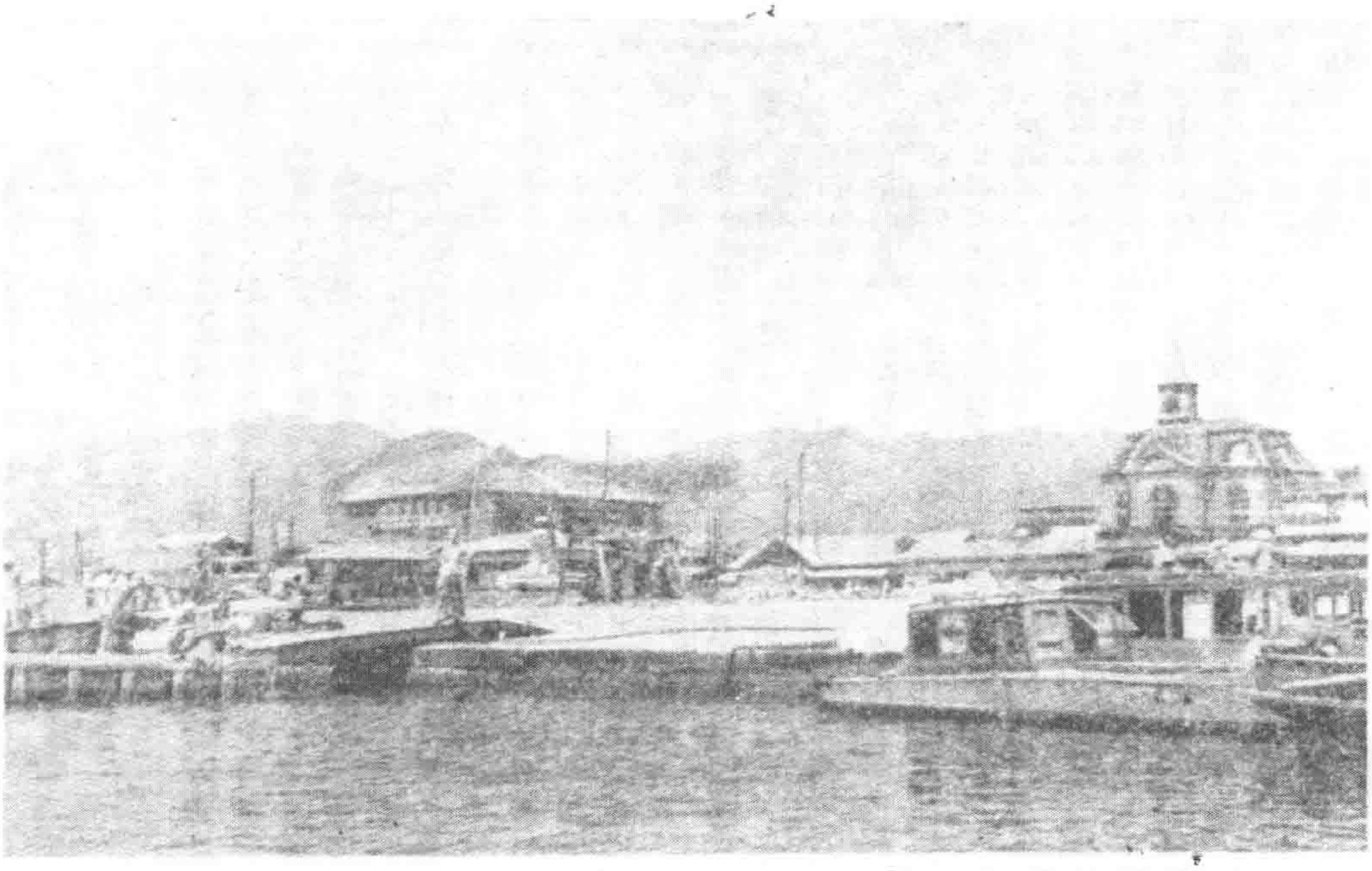
～～漢族的海外扶餘～～

台灣過去的歷史，傳說紛歧，玆將比較可靠者簡略述之：

我國最早發現台灣，遠在殷代。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虛，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相去七萬里』。據史家考據，台灣即古的岱員；而澎湖即爲方壺，僅一音的差。當春秋戰國時，越人逃于閩，流落于海上者，或寄居澎湖，此爲我國與台灣的最早發生關係。三國時吳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浮海求夷州，得其民數千以返；隋開皇中文帝遣虎賁陳稜略澎湖地，當時所謂「夷州」，「澎湖」云者，即係現在的台灣，南宋時，元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爲颶風飄至台灣，各擇所居，耕鑿自瞻，遠者幾不相往來，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命海船副萬戶楊祥往諭琉球國，元末時置巡檢司于澎湖，台灣在此時起即正式歸入我國版圖。

明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年——西班牙人以武力佔據台灣，是爲外族以武力侵略的開始。至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年——西班牙人爲荷蘭人所逐出，爲期僅三年。荷蘭人的佔據，視爲第二爪哇，築城設治，爲長久佔據計劃，至一六六一年始爲鄭延平郡王所逐出，爲期三十七年。鄭延平郡王收復台灣故土後，遙奉明朝正朔，視爲漢族的海外扶餘，藉以對抗清廷。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廷派提督施琅舉兵攻台，延平郡王孫克塽出降，台灣始脫離明朝而入滿清統治，改隸福建省，設府置縣。至光緒十年——一八八七年——始改設行省。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中日戰後，淸廷與日本訂立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四月十六日由李鴻章簽字，于六月一日淸廷派經芳會同日本樺山資杞在澎湖舉行授受式。滿淸統治台灣二百十二年便告終止。台省同胞對淸廷割台的議，始終反對，遂于五月二十五日成立台灣民主國，以對抗日本；此爲東亞最早的民主國家出現；惟以衆寡不敵，至六月十七日台北陷落，日本始于台北的巡撫衙門豎立『台灣總督府』木牌，台灣從此爲日本所統治。筆者此時讀五十年前台灣革命詩人丘滄海先生：『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血淚語，猶覺無限的沈痛！

一轉瞬間便是五十年，日本帝國主義者終



基隆港站前的一角

告垮台了！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向我盟國無條件投降，我國根據波茨坦宣言，台灣遂脫離日本統治，重歸祖國懷抱。國民政府特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赴台灣受降，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台北中山堂（即前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由日本台灣總督兼台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簽署降書。從此時起台灣版圖正式歸還我國。計淪陷于日本期間爲五十年四個月零九天，時間不能算短，台胞從前蒙羞受辱，至此始完全湔雪，重睹靑天白日。那天家家告祭祖先感喜兼極，涕淚交流，有心人眞不知杯中爲酒爲淚呢！

現在政制

～全省劃九市八縣～

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到台受降後，正式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于台北，于十一月一日起開始接收，繼續行政工作。至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依照國民政府規定，設置：祕書、民政、教育、財政、農林、工礦、交通、警務、會計等九處。並將全省以前所設五州、三廳，十一市改設八縣，九市。（另有二市隸屬于縣）

八縣爲：台北、台中、臺東、新竹、澎湖、台南、高雄、花蓮。

九市爲：台北、台南、台中、高雄、基隆、新竹、嘉義、彰化，屏東。

縣市政府的行政組織，仍依照中央規定，與內地相同；至縣市以下的機構，即將前時市屬的區會，改爲區公所，原有州廳下的郡改爲區署，郡以下的街莊改爲鄉鎮公所；至鄉鎮以下的前時部落會改設村里。（在鄉爲村，在市爲里。）

現時台灣省行政組織與內地各省不同的地方，即爲行政長官公署採取首長制，各省省政府採取合議制。前者由行政長官統一事權，對中央負責；公署所屬各處會主管對行政長官負責，其優點在行政統一，權責分明，與現時直隸行政院的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市政府組織大致相同。後者則由中央任命委員七人至十一人組織省政府委員會，行使職權，并就委員會指定一人爲省政府主席，一切政務須經省政府委員會的決議，其優點在集思廣益，共同負責。近來台省若干人士有主張廢除長官公署制度改設省政府者，也有人主張維持原狀者，總之，台灣省現時政制，是因地制宜的一種過渡辦法。

台灣省各縣面積以台中爲最大，其次爲高

雄，再次為台南，花蓮及台北，新竹更次，而澎湖為最小。

台北據台北平原，為台灣首府，同時為全台第一大都會。市街沿淡水河，清光緒元年始建城，十年巡撫劉銘傳於此開府，始為台灣的首府。日人統治時代仍以此為首府，市區經建築成現代式都市，城早折除為寬坦馬路，仍保存城門四個。

台中位於西部平原的中央，清光緒時曾擬設省會於此，嗣以交通機關未臻發達，遂放棄。現時市區甚整潔，為全省第一，縣市兩政府望衡對宇，最近民政處擬將縣政府遷治員林，地方人士表示反對，將來是否遷治，現尚未確定。倘台中建港工程能繼續完成，並將霧社通花蓮一段公路建築起來，則台中將成全省交通中心地點，前途未可限量。

台東一名卑南，在卑南大溪口，居近東方的海岸，四週平坦可資耕種，為台省東部大邑。

新竹距臺北市七十八公里，為台省最古的街市，台北最初的殖民地，氣候溫暖，農業發達，文化也較優，台人以古學府名之。日本闢為軍事工業區。

澎湖是由列居於台灣海峽六十四個大小島嶼合併而成，一名大山嶼，境內無高山急流，地勢平坦。其中最大的島為澎湖、漁翁、白沙三島。首邑為媽宮城。全縣面積計八十平方公里。海岸線全長一百十四公里。因正當台灣海峽的要衝，形勢非常重要，前為日本海軍要塞，現為我國海軍根據地。

台南位於台南平原，西瀕安平港，南近高雄港，為台灣省最古的都會，及鄭氏三代的故



◎台中市區——牌樓前即台中車站

都，開發遠在荷蘭人佔據台灣之前。清初為台灣首府，二百餘年來為台灣文化、政治的中心。自光緒十年，台灣改設行省，以台北為省會後，台南僅為南部經濟中心。

高雄原名打狗，初不過南部荒落的漁港。自咸豐八年，天津條約成立以後，台灣安平、淡水、打狗，及基隆相繼開港，高雄遂與基隆一躍而為南北兩頭的大商港，日益繁榮。現時高雄市政府設在市內，縣政府遷至鳳山。

花蓮原隸屬台東州，位在台東州（現縣治）北一百五十里。由花蓮港沿東海岸至基隆計九十四海里，昔名新港。光緒元年巡撫沈葆楨開山撫「番」，開闢道路，至四年始有市街。蓋台島後山形勢，北以蘇澳為總隘，南以卑南（台東）為要區，控拖中樞厥為水尾，實為台東鎖鑰。劉銘傳于台灣改省時，既添設台東直隸州，水尾迤北改為花蓮港廳，隸台東州，日人統治時仍設廳。

以上為台灣省八縣的概略，各市面積附在縣區內。基隆港以地位重要，茲再約略一述。

基隆原名鷄籠，距台北市七十里，位置在台省的東北端，前為與我國內地交通的要地，現為全省海陸交通的起點，貿易至盛。由基隆至新竹一百二十餘里的鐵路，即劉銘傳所經營的舊物，為我國最早的鐵路。環港三面皆山，僅港口一面缺而北向，故名鷄籠，後改名基隆，由象形而諧音矣。基隆為台省最優良的海港，分內港、漁港及外港，內港碼頭可同時容船萬噸以上巨輪十六艘，附近多煤礦金礦。

台灣省各縣市中，在戰時被炸損失最慘重者首為高雄基隆兩港。次為新竹、彰化、嘉義

，再次爲台北，台南。高雄港口街市及港口車站差不多全被炸毁；縣屬恒春爲台省最南的地方所有房屋被炸百分之九十七八。基隆市區房屋及港口設備被炸也在百分七十之上。新竹以設有軍事工業，被炸也甚慘重。彰化、嘉義市區也被炸毁百分六十以上。台南則炸毁在百分三十以上，台北爲百分二十。惟台中以未有軍事設備，損失最輕，現爲全省最完整而美觀的地方。

地理形勢

〰〰我國的東南屏障〰〰

台灣省位於我國東南沿海，與福建省最接近，係由其本島及澎湖列島，新南羣島，並其他附屬島嶼所組成。東臨太平洋；北與琉球羣島相接；南與菲律賓羣島僅隔巴士海峽；西南與福建省的金門廈門相望，位置東徑一百十一度三十二分至一百二十二度六分，北緯十二度至二十三度九分。



台南市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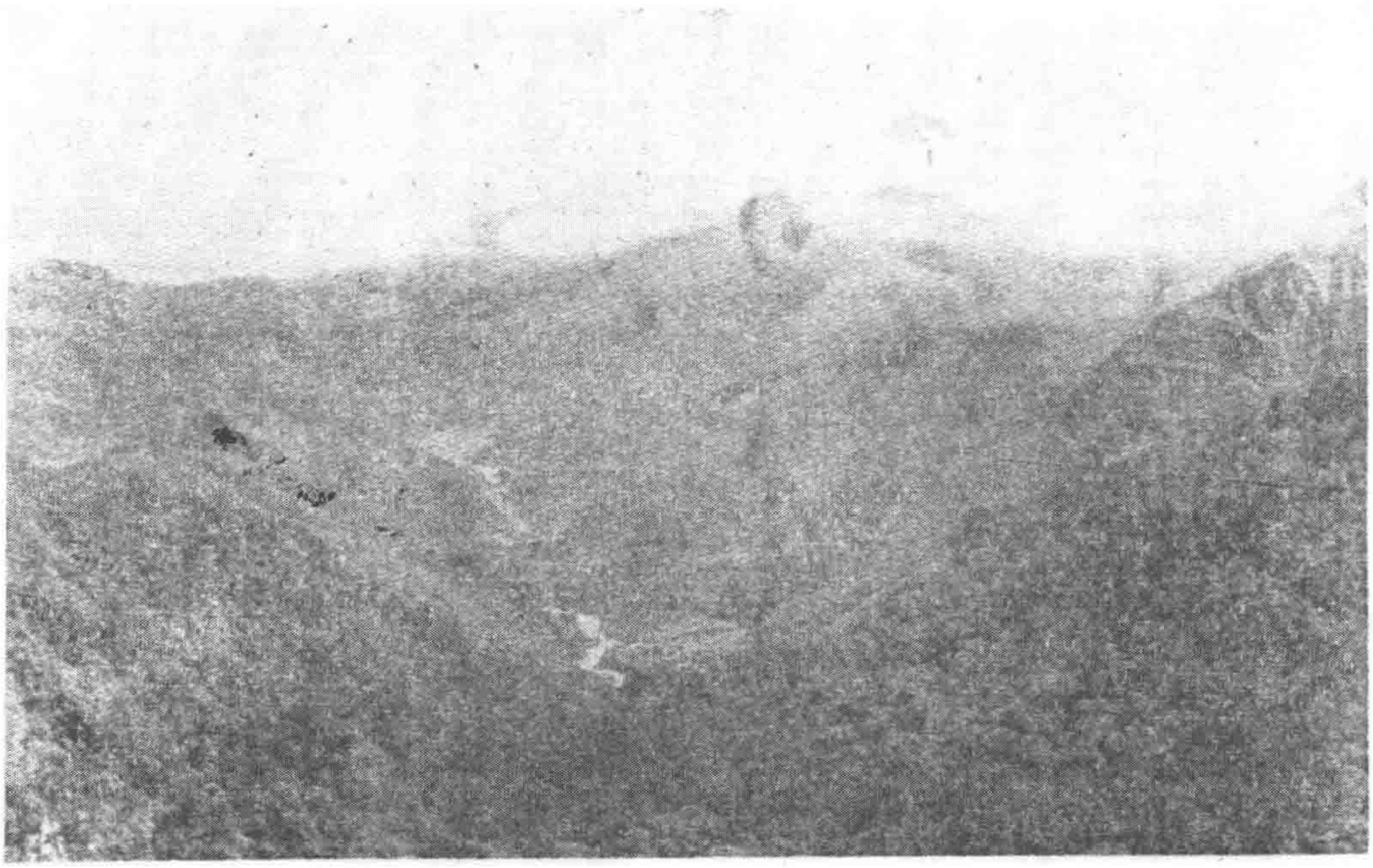
地質構造：前臨深洋，後負淺海；而其東海岸數公里外，太平洋即下陷爲二千公尺的深海；在北沿琉球羣島的東面，更有一條七千公尺以上的深溝存在着。反之，在其西面的台灣海峽，海底淺緩，沿岸且日漸沖積。因此，台灣海峽，實爲我國內海，負有保障大陸的形勢，此實即我國的『東南屏障』。

山川形勢：境內多山，其中以脊梁山脈爲最著；次爲海岸山脈及大屯火山脈。脊梁山脈又稱中央山脈，縱貫南北，其最高峯爲新高山，海拔三，九六三公尺。其次海岸山脈又名台東山脈，緊依東部海岸，自北向南，與脊梁山脈平行，其間形成狹長的台東平原。大屯火山脈自琉球羣島的南端伸至本島的西北端，再向西南延展，而形成澎湖羣島。計全境高度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凡六十二座。

全省主要河流有淡水溪、大甲溪、濁水溪、曾文溪、下淡水溪、烏溪等，流長皆在壹百公里以上，其中最長者爲濁水溪，達壹百七十公里。各河流多有支流，便利灌溉。尤以西部平原的河流，河身較東部爲長，平原耕種，賴以灌溉。濁水溪的水，濁如濃墨，水裏坑至二水處，清濁兩流或會合或分流，奔放激湍，欵爲奇觀。

氣候概要：台灣省氣候，以地理上位置關係，爲亞熱帶的海洋性氣候。然亦受大陸上季節風及顯著地形的影響，冬季東北季候風盛行期，在十二月至二月間，本省東北部一般均屬陰天，尤以基隆、宜蘭方面的沿海及山岳地方，爲常常霖雨亘綿；反之，南部常屬晴朗天氣，高雄方面常受旱魃的害。至夏季西南的季節風，其勢轉弱，天氣情況良好；惟南部雷雨頻繁。

氣溫濕度：台灣以位于亞熱帶，平原地區大都高溫高濕，年平均氣溫達攝氏二十一度以上，冬夏兩季較差極微，而春秋較短。氣溫的最高者，除澎湖島外，全省各地達三十五度，其中以台中的三十九度爲最高的極端值。氣溫最低者，在零度以下者極少，以台中方面的零下一度爲極端值。濕度年平均大概在百分八十左右，最低者在百分之二十或三十間。至于山岳方面的新高山，其濕度最高極端值達一．八九度；最低極端值在零度下一〇．三度，平均



阿里山之晨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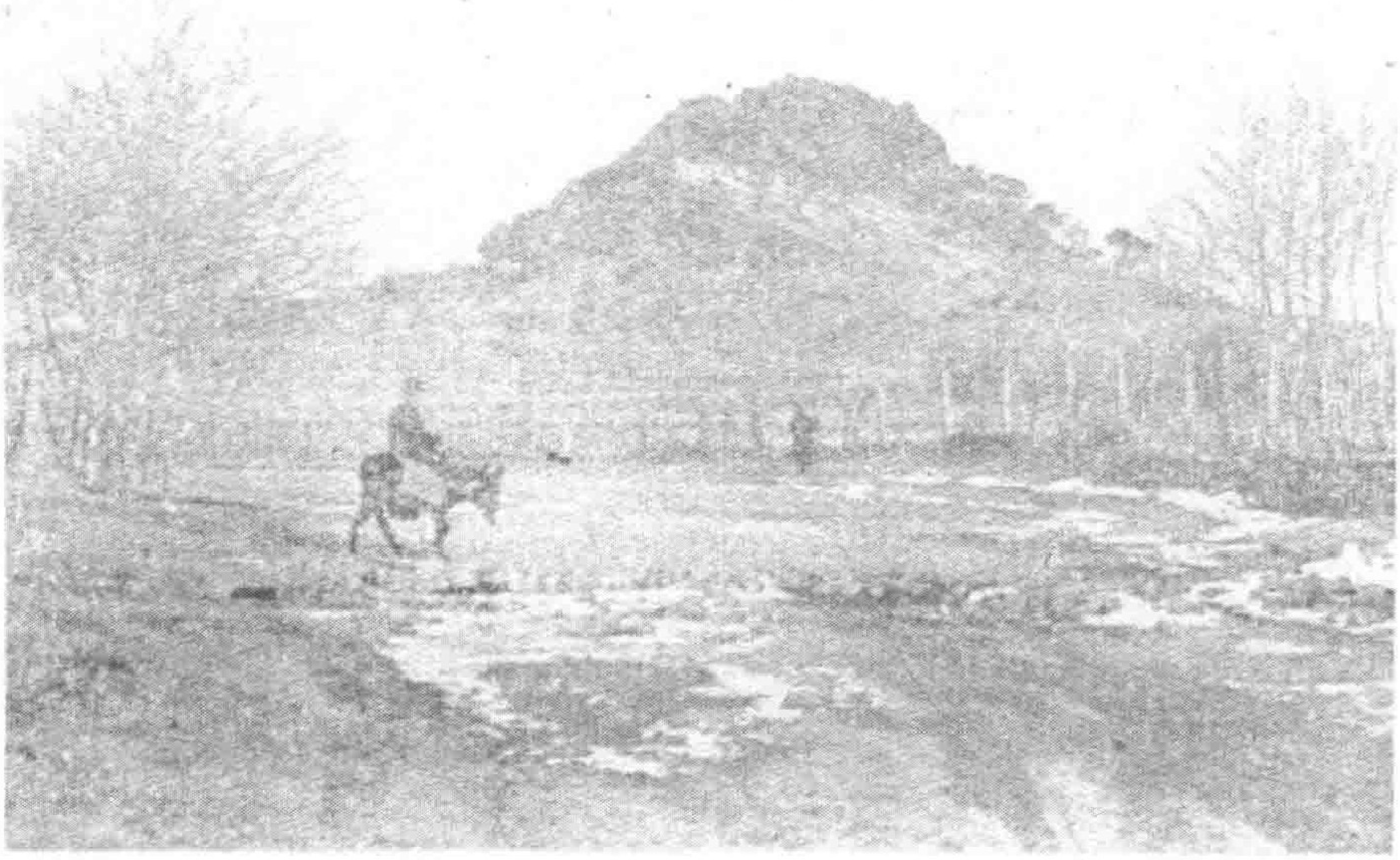
植約爲四・〇度。其最小濕度爲百分之一，通常平均約爲百分之七十五。

風速雨量：冬季國內所發生的高氣壓，經台省附近而變爲北或東北的季節風。這風在台灣海峽和北部海上，其速度每秒達十公尺左右；在未發生强烈高氣壓時的季節風，每秒也不過二十公尺；夏季所生的西南季節風，一般風力均較弱小。惟七八兩月，颱風盛行，暴雨時至；且颱風多挾雨，常連日夜不止，以降落于西南部者爲多。

台省全年的平均雨量，約在二，五〇〇公厘，其中以火燒寮的六，六〇七公厘者爲最多，此爲東亞雨量最多的地方；澎湖島的九七四公厘者爲最少。雨量以其地理環境的差異與季節風的調劑而發生不同的分佈。又雨的强度也以同上原故而各地不同，北部多細雨，南部多豪雨；而高雄縣山地一日的最大降雨量達一，一二七公厘，阿里山奮起湖，也在一，〇二四公厘之多。

（下期續完）

名點
名菜
中秋月餅
喬家柵湯糰
老牌出品
全國聞名
電話七四一七四號
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號



昌黎景色

東北行脚

康正平

五六—二〇〇

過去沒有到過東北，東北在我腦海裏，時時浮上神祕的感覺，同時憧憬着美滿的理想。勝利後，在慶祝聲中隨着軍隊飛到北平，從北平換乘火車，沿北甯線出關，作了一次巡禮，錯綜複雜，眼底撩亂，神經也爲之麻木了。回到上海的時候，只是空空洞洞的，叫我怎麼說呢？反正是這樣的一幅畫面，請恕我，這裏只能告訴些見聞到的關外風光罷！

唐山燻雞和胡桃

北平站上火車，經過天津，往北行駛五小時餘，便到了第一個大站唐山。下車逗留了二天的時間，訪問過軍政長官，便參觀開灤煤礦和鐵路工廠。唐山的街道，是帶些山坡形的，寬窄不一，灣曲高低，兼而有之。商業還繁盛，清潔而設備講究的，只有開灤煤礦一帶英人建築的職員宿舍和公事房。生產方面，除開灤煤礦三萬餘工人，每日產煤萬餘噸，鐵道工廠八千工人製造修理火車頭與車輛外，還有紗廠、麵粉、造紙、洋灰等廠，純爲工業區域。郊外近山時有騷動的消息，雖火藥味尚不送進市區，却給數十萬居民有過慮的可能。這裏有兩句民謠：「一個兒子埋了沒有死，一個兒子死了沒有埋」，前者指煤礦工人，後者指作惡爲匪的人。吃的倒有二種名產，燻鷄和鮮胡桃。燻鷄售價只及滬上三分之一；而香嫩可口，鮮胡桃去壳下酒，色既晶瑩，味尤淸雋，如加油氽者，則又變爲香脆。唐山食物勝於風景，工廠又勝於食物。

昌黎簇新的風格

自唐山乘車北行一小時餘，過灤縣時，見車站市房傾毀數十椽，上月地震遺跡猶在。灤河枕於鐵路中間，火車自鐵橋行過，二岸風景不惡，惜以小站不停，未獲下車遊覽爲憾。抵昌黎站下車入城，沿城牆外攤販林立，小食、舊貨、蘇皮、烟葉、驢馬用具等，不下百數十起。鄉人牽驢馱雜糧、粉條之類，前後相望，兌換僞鈔者手持法幣，將銀洋互擊，鏗鏘有聲，香烟攤亦高掛兌換美金小牌。古老城市，亦有新的風格，應時商業，不讓上海。城內商肆整齊，反不若攤販之營業鼎盛。詢韓文公祠及其故居，則在城外二十里許，以交通不便未往。飯於食肆，口味習慣，與平津相同。飯後城中瀏覽，鐘樓巍然猶存。西南隅佛塔一座，形式古雅，惟已傾毀一角。繼往城外二里餘之小方山，及娘娘廟山農場間遊覽一週，回城時積雪未融，夕暉掩映，正鄉人騎驢歸去時也。

秦皇島世外桃源

昌黎上車，北行二小時抵秦皇島，出站時已在薄暮。旅店中爐火熊熊，坑上僅蘆蓆一襲，不供被褥，連投數家均如是。私忖今晚勢將圍爐待旦，再商於店夥，始允設法，少頃，攜二小花青布被來，雖粗陋不堪，而心中反欣幸不已。翌晨，詢當地古蹟，云有陶淵明避秦亂之桃源故址，意桃花源本係托辭之作，何來桃源故址，姑妄聽之，使導之往，則一片荒蕪，非但無桃可觀，抑且無源可尋，不知何所謂而故作附會？僱車赴港口，約里許即達，係自遼東灣轉折而成港，嚴寒不凍，確屬良港。南望隱約可辨對峙之島形，乃北戴河避暑處，海上白鷗上下，晴空映照，帆光艦影，意境超俗。港底耀華玻璃廠高矗水邊，倒影入水，漁舟正下網取魚，畫境天成，對此而稱桃源，始無愧色。



秦皇島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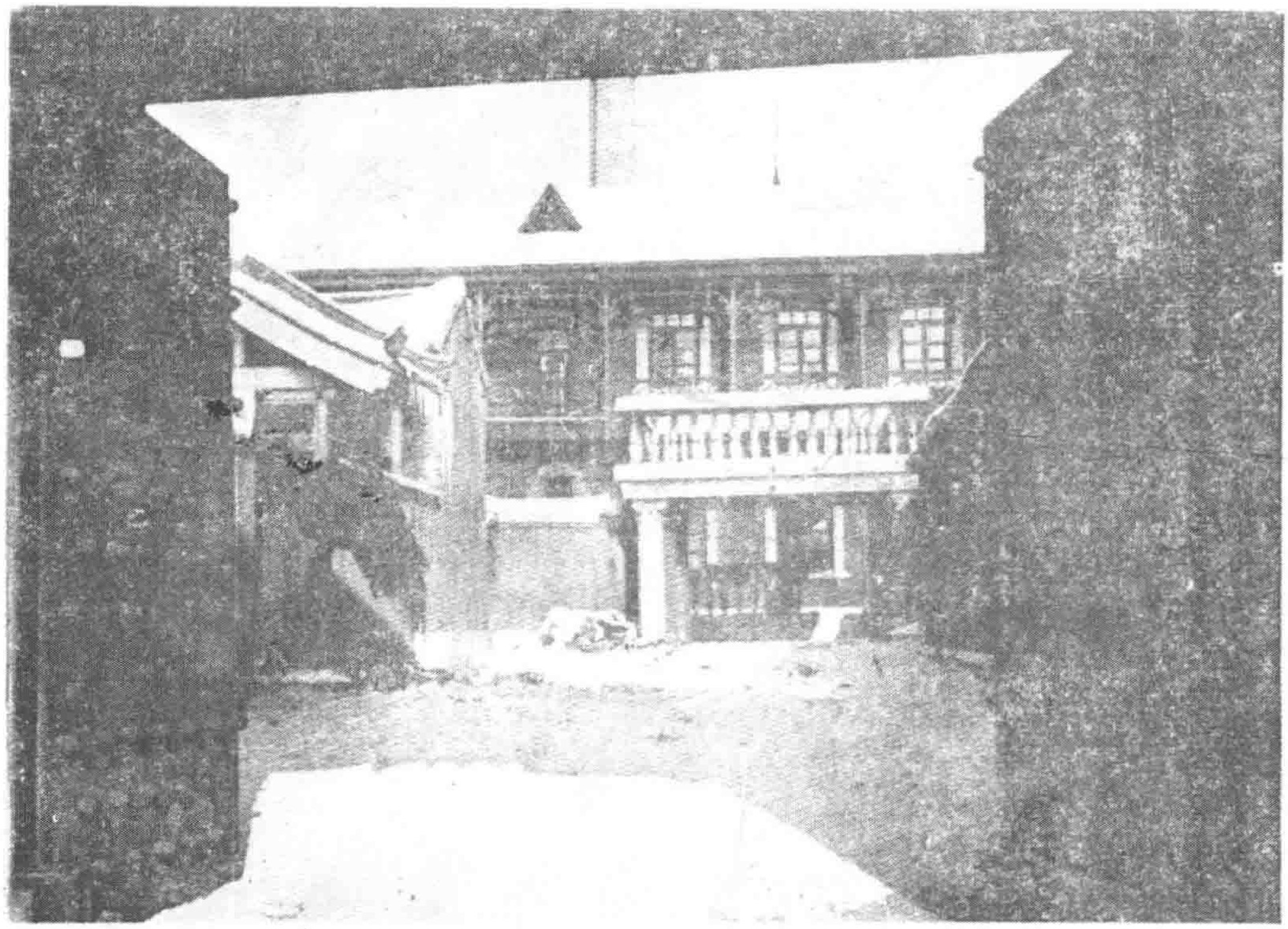
登臨天下第一關

清晨寒風中，於秦皇島東市口，乘驢車往山海關。車可容十餘人，縱橫雜坐其上，行隴畝間，風殊銳利，刺耳作痛，乃拉外氅領禦風，仍時時探首，領略風景。遠山起伏，大道蜿蜒而前，溪水二旁出交叉道上，水已成冰，淺黃日色，映照其上，閃閃作反射。上端大樹一叢，木葉盡脫，其旁隱約有茅屋三四椽，一幅絕妙冬景也。又經幾許村落，車已行二小時；三十餘里行程，已去十之九，足亦受凍作痛。山海西關於

山峯連綿下，頓呈眼簾，古老雄偉，自成氣概。進西關折南，止於站旁，入食肆進膳取暖，略事休息，訪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山海關檢查站王主任，飲茶味甘，詢之，方知水自井取而實係泉水也。臨榆縣府亦設城中，因道擬登山海關之意，王主任欣然願伴往。出門，天轉陰霾；雪花片片飄着，僱車北行折東，街道房屋，矮小古舊，無一現代化者。過文昌閣，在城闕下二折往東，巍峨之天下第一關在望，國土光復，關山無恙，此歷史上之名關，當亦暗自慶幸。城樓大書慶祝我國抗戰勝利，民族至上，國家至上，逼視之，其下隱隱有舊字跡，想係去敵僞字句而代之者。雪中見之，分外煥發。拾級而上，登城樓眺望，四週城牆，高與關齊，城不廣而牆殊堅厚。再拾級上最高層，天下第一關匾額懸此，下視則在四丈以上。長城東首起點，層毗連城闕，但見城齒依地之高下而起伏，蜿蜒逶迤，想見當年防寇禦胡之盛事。北望關外，原野無際，懷抱山林河流，此中蘊藏無窮資源，十數年來，被敵人攫去幾幾許許，思之緬懷無已！當地人言，「僞滿」時關內外人民，咸稱關爲「鬼門關」，過此咽喉，實非易事。下最高層，依城堞行，過箭樓，城牆內外屋瓦，盡成白色，折回時，不覺已白雪滿襟，與王主任相顧一笑，拂去積雪，了無寒意，北行豪興，以此爲最，歸旅舍，又作明日去錦州之計。


勝利後的山海關


錦州舊市街道



長春偽滿宮前一片凄涼

錦州人情緒興奮

出關而北，火車行程較緩。自山海關晨八時上車，迄薄暮始抵錦州。車站係偽滿時新建者，頗寬大，純為日本式之現代建築。投旅舍，火爐無煤，以木柴代燃，謂以交通關係，煤斤供應不暢。出被褥是絮薄而破舊不堪，茶役言，此間已數年無適量之棉布配給，此廿年前物也。翌晨，入市區遊覽，錦州原有城內市區，後日人設計於城外建新市區。為繁榮計，於中心處闢市場、機關、銀行、工廠之屬，均為新式建築。現破壞空屋，約占其半。街頭見「中國之命運」，每冊售偽滿幣十一元，始於三日前來此發售，與錦州市民初次見面。人民無論貧富，難見衣裘者，蓋前時皮毛均受統制，不可得也。人民情緒頗覺興奮，國旗與歡迎標語，滿街皆是。惟十數年强迫毒化，語句已略見日本味，顯著者如國人業醫，牌上均書漢醫，藥店亦作漢藥店，與旁貼之中華民國萬歲，蔣主席萬歲，形成對照，頗不相稱。瓜市與北大關二處攤販林立，營業繁盛，商肆之冷落，與此成對比。城南古塔，屹立上空，似冷眼旁觀錦州滄桑者然。逗留一星期，擬待車北上，以鐵道通暢，尚需時日，乃搭便機返北平，候機去長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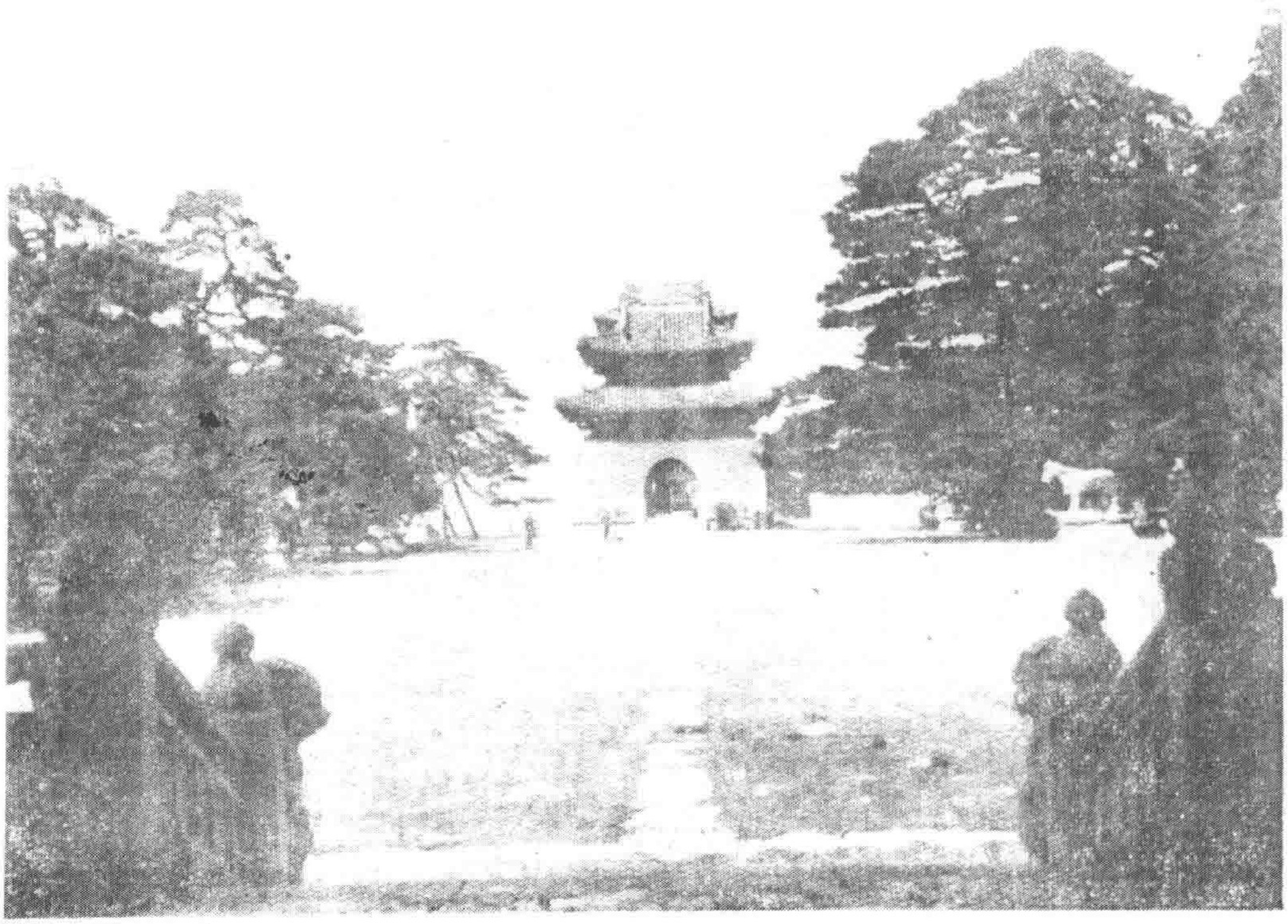
長春吸呼欠舒暢

北平乘機起飛，俯視地面，顯現一片白色，惟河流道路，可略見痕跡，片時已臨東北上空。三小時半抵長春，下機，雪厚數尺，耀眼欲眩。機場正在壓平積雪，蘇聯士兵守焉。預候之汽車，載赴行營大樓，係前之滿炭大樓，樓作六層，殊寬敞



長春護國寺

。舉凡東北軍事、行政、建設、各部門辦事接收人員，約近千人均移居於此，較安全也。大樓與空軍十四地區司令部相對，旁百餘步爲紅卍字會舊址，東北保安第二總隊駐在焉。街道冰雪滿地，交通工具，捨汽車外，胥賴馬車。車夫將頭部裹住，僅露眼臉，籠袖待僱，呵氣衣帽間，冰成白色，馬頷下流涎，成冰針數寸。僱馬車出大同路，孝子墳擋路中，石欄、牌坊、祀具悉備，一老道守焉，相傳僞滿時闢路，欲移此墳，被阻於鬼神，神怪之說，似未足憑，要亦保存古蹟，提倡孝道之意耳。前爲大同公園，小橋森林，悉成銀裝。更前卽大同廣場，市政府、警察局、廣播大樓、中央銀行等分佈四週，爲新市區之中心，場廣可容萬人集會，紅軍紀念塔矗立其中，上有飛機模型。前關東軍司令部距此不遠，直下抵頭道溝，係日人薈萃之區，戲院、咖啡館、舞場、酒店、商場集中於此，階前日人作小販者，成一長列。復興公園、兒玉公園、均近在咫尺。兒玉跨馬戎裝銅像，首級已被削去，皆積雪滿園。據云，夏時林間濃蔭，風味不減江南。僞滿宮殿，離此約二里之遙，因往觀光，遙見紅牆黃瓦，樹木雜立其間。屋作日本式，而略參我國宮殿式，鉄門虛掩，廢紙凌亂滿地，溥儀「御裝」像片捨地上，有足踏痕。入內宮，「登極寶座」亦被拆，僅壁間龍形木條而已。供奉之「建國神璽」旛，已撕成片片。折回入舊市區，三馬路四馬路熱鬧非凡，新設商場數處，四馬路具有露天之「上高」市場、食物、用具、舊貨悉備，蘇軍多於此處購物，紅軍票作滿天飛，此處頗有日中爲市之風。清晨與薄暮，時可遭受意外損失。



瀋陽北陵

五時後，已行人稀少。長春呼吸，殊欠舒暢，常疑非在國土中也。混亂消息頻傳，乃搭便機赴瀋陽。

乘機至瀋陽游觀

瀋陽機場在北陵旁，故名北陵機場。下機，待汽車不至，乃作機場瀏覽。場頗廣，可容機數百架，場隅置日機百數十架，視之，悉被將發動機焚燬。日兵在監視下，正拆卸前築之空防工事，起出砲彈。車至，出機場，將近小西關，遙見大廈孤立，云係市府。約半小時，抵住吉町中蘇聯誼社，乃長官部招待處，即前東北大飯店，計七層，純爲日本式設備。頂層有禮堂，殊富麗，可供宴客表演之用。本有鄭孝胥書之天下第一閣匾額，現已移去。住吉町、春日町，均爲日人商業薈萃之處，現亦變爲攤販市場，舞場、咖啡店、酒肆雜立其間。此間距車站較近，站前亦有高矗之紅軍紀念塔，其上有坦克模型。順道橫貫住吉町，春日町直下，爲國際街。二旁及中間植樹木，爲新市區街道之最富麗者，貫連大和旅館廣場，形式與長春相同而面積小數倍。警察局、十三地區空軍司令部、遠東銀行，分佈四週。大和旅館現由中國旅行社承辦爲賓館，爲瀋陽富麗之旅館。城內舊市區街道房屋舊式居多，中段亦有三四層巨廈，較長春舊市區爲佳，營業甚盛。東關外有馬戲雜耍，淸之十王亭，距此甚近，爲瀋市名勝，牆屋已顯衰頹。驅車赴北陵，入口拱橋，龍壁與北平相彷而較舊，二門前有木架擋道，掛一牌，書參拜處三字，據云僞滿時百官在此參拜，不能更入。北陵古柏參天，蒼鷹翱翔，益顯蒼鬱。歸途過衰殘之日陸軍醫院，櫻花盛開，殊豔麗，點綴於此時，當另眼相看矣。聞破壞之工廠，正在計劃整理中，不久之瀋陽，當有蓬勃氣象也。

戰後初游歐美

魏文瀚

第一篇 自渝飛印

我們到達珊瑚壩飛機場是上午七點，十一月七日，那時霧色籠罩着山城，早晨的冷氣拂面，吹醒了我們兩天來的疲倦。十一月五六兩日，我們以極度的努力和奔走，辦妥了所有的護照、外匯、機票、檢查各項手續，手續是如此之多，我們又性急着想趕上時間，不致躭誤會期，所以把照例要有十幾天才辦得出來的護照，請購外匯等，縮短到兩天之內完成，幸承各方面朋友們的幫忙，居然辦到了，但這兩天間之緊張，眞像是敵前登陸一樣。六日晚間，我們寫信道謝各位幫忙的朋友，到翌晨一時方才就寢，確已相當疲倦，但到達珊瑚壩時，清冽的空氣又使我們鮮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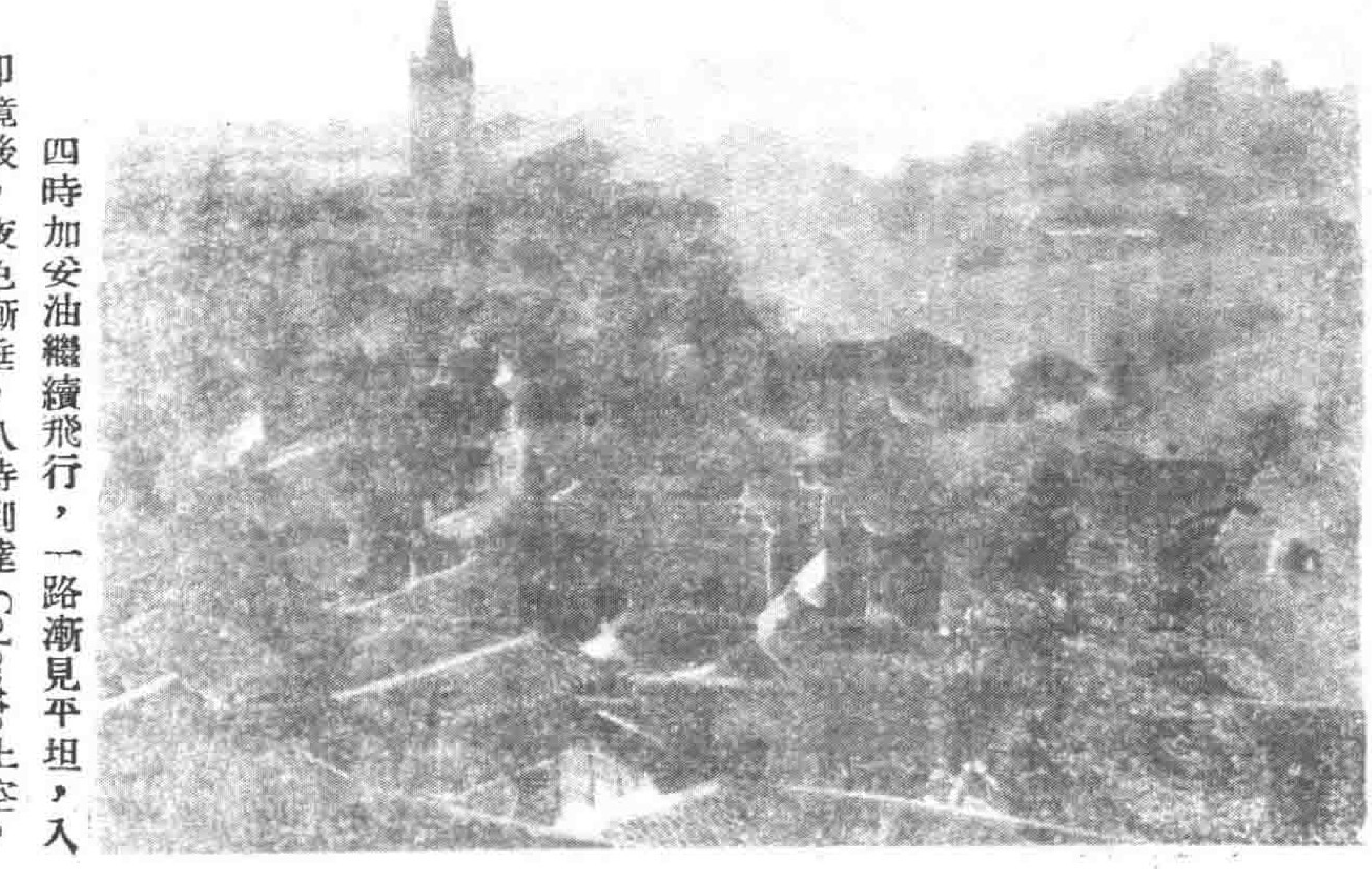
飛機原定八時起飛，因霧延到九時，勞送行的朋友們在機場依依久待。

我們坐的是C47式運輸機改裝的客機，機內是雙排直行的帆布椅。起飛時依然薄霧繚繞，到一千尺以上就不易看清山城形影了。因爲氣候並不很好，飛機頗爲震盪，有好些人都暈機嘔吐，但我們和同行的海員顧問王君，却並未暈機。同機的都是同胞，只有兩個美籍軍人，他們都只到昆明爲止。

紅土邱陵的昆明城

十二時到達昆明，天朗氣清，紅土邱陵滿佈的昆明附近，田廬房舍都在機身下迴旋傾斜着，着陸之前的側飛下降，使許多同機者都皺眉苦臉地暈眩着。停下之後，我們便搭一位熟識的飛機師的汽車到航空招待所的餐室裏吃了午餐，回機場於午後一時繼續起飛。大地山河，受午陽的照射，農莊林木，歷歷在望，滇池水色，盪漾機下，益覺祖國風景的可愛。雲南西境是多山的，雲嶺和怒山都縱貫南北，深谷高坑，野林遍山，除偶見一二羊腸山徑外，幾乎炊煙不起，全無居民。約二時半越過駝峯，三時半降落在密支那機場加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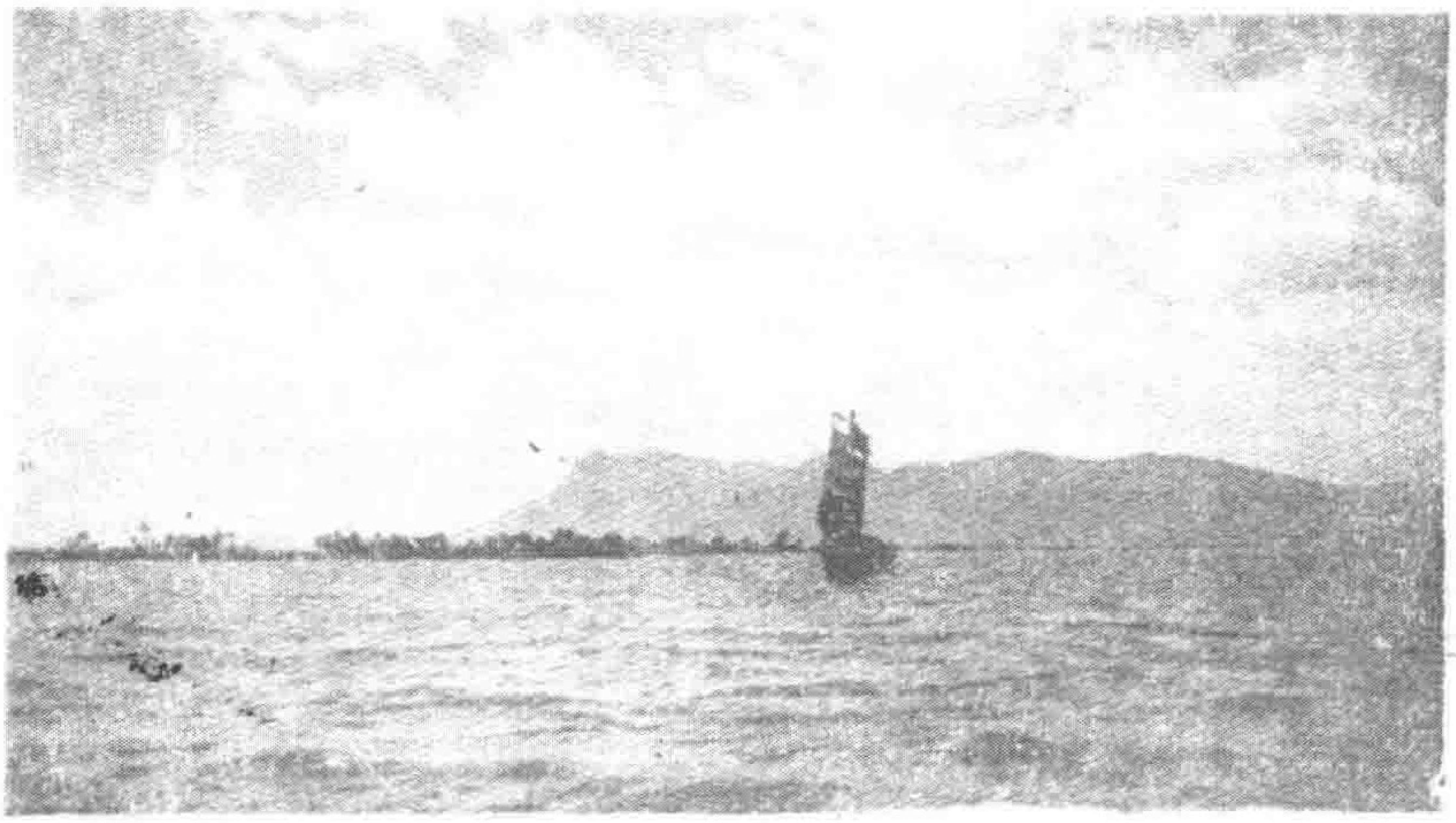
離別了霧城重慶



出了國境，地勢卽比較平坦了，密支那附近一片平原，南望無極，伊洛瓦第江曲折盤旋，沿江附近，林木徧茂，富庶之狀，顯然爲滇境所不及。我們在機上高空寒冷，都穿着厚大衣，但降落之後，脫衣下機散步，陸覺炎日蒸人，不堪久立，看那些來加油美國士兵和緬甸汽車夫，都赤着膊在工作，方覺氣候全變，秋末的氣候，在這裏還如炎夏哩。

四時加安油繼續飛行，一路漸見平坦，入印境後，夜色漸垂，八時到達 Calcutta上空，

盤旋下降於中航飛機場，即改乘汽車入城，在檢查站通過海關，檢看護照後，即僱 Taxi 至 China House（中國旅行社）停宿。



滇池在望

汽油和咖喱交縈着

在 Calcutta 的第二天早晨，我們先訪問總領事陳質平先生，知道外交部和我們離渝時拍的電報尚未到達。乃託由鄺領事即行接洽美軍空運司令部，代定到倫敦的座位。中午往訪中國銀行加城分行的經理林鳳苞先生，兌換美金支票。中午由林君招待至「中華」餐館午餐。飯後順便至街上略散步。晚間則應陳總領事之約，在Three Hundred Club晚餐。

加城氣候惡劣，但我們到達的時間，適爲全年最好的時候，因爲Bengal一帶，五月至十月爲雨季，炎熱不堪，溫度常高至一百度以上，加以多雨少晴，居住至不暢快，但自十月底至翌年四月，則爲燥季，且氣候較爲涼快。我們在加城中午單衫即足，早晚亦不覺冷，但穿着法蘭絨或薄質呢上裝，並不流汗。雖有許多店舖照舊開電扇，但也不覺得一定需要。

加城是一個大城，但洋溢着東方都市的特色，汽油味混淆着印度咖喱的氣質，隨處刺戟遠道而來者的嗅覺。街車上的印度汽車夫可厭地長着滿臉鬍子，每架 Taxi 坐着兩個印度人，一個司機和一個助手，大餐館 Firpo 中紅帽紅腰帶白色長袍的印度侍者成羣結隊地捧着杯盤，旅館中侍者之外還有助手性質的侍者，處處都在誇耀着這裏是世界上最低廉的人力市場。印度人在街側的棕樹下席地理髮，在不滿一立方丈的短小房間內坐在地上縫衣服，精瘦而紅眼的小孩在人行道側午睡。

加城步入衰落途中

加城給人的印象，是人的廉價。

但這裏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我們到達歐洲之後，方才明瞭，戰後物資缺乏，歐洲各都市的消費當然受了統制，但加城却什麼都可以自由買到，就連美國都購不到的東西，在這裏也可以毫無問題的購用。最大的商店



☞加城的鬧市中心克來夫街

Army and Navy 及 Whiteaway 的廚櫃內，是比歐洲最漂亮的大百貨商店更爲充實；餐館中菜肴的豐盛和食品的無限制，是歐洲人聽了

個個要欣羡的。

不過據說戰事結束後，加城的商業已低落了，因爲盟軍尤其是美軍的撤退，使商場失去了許多消費者，戰時特別繁榮了的 Calcutta，不免要對離去的盟軍的背影無限依戀。

曾記得於去年九月間在日本投降後，離美返國，道經加爾各答時，據說當地若干印度居民對於遠東戰事忽告結束，滿肚裏不大高興，第一認爲失去了憑藉日本的力量，驅逐英國勢力而達於獨立的地步，第二認爲從此中國物資的運輸改道，失去一筆大進賬，故當東京廣播某親日的印度領袖逝世時，若干加城的商店休假誌哀哩。

乘機仍受戰時限制

我們因爲急於起行，對加城無心欣賞，下午三點到總領事館去時，據鄺領事相告，尚未有何決定，大致明天或後天才能有飛機，我們着急之餘，趕到美國總領事館主辦旅行登記的副領事D. M. Coors君處接洽，據 Coors 相告，因爲我們的乘機優先權是"4"，倒底能否乘坐或有否飛機最好要直接問ATC (Air Transpotation Commoed)，我們即雇街車趕到Hindustanthal Bldg. 的美軍空運總部，詳問 Booking Office 的 Steveus君，Steveus君和藹可親，頗寄同情於我們急於趕赴目的地與會的心情，擬准我們即搭明晨的飛機起飛，但當其請示其上司 Seageant Danniel君時，Danniel君謂不可以。當即冒昧走入其櫃內與 Danniel 君商洽，據稱我們優先權太低，即使明晨走，恐怕中途仍受延擱，故勸余等設法提高優先權，我們即拜託 Danniel 君代爲辦理，電新德里總部請求。第二天果然辦到，提高爲"3"，排定當晚九時之飛機，並教我們八時半以前趕到機場。

加城至倫敦的全程機票爲美金663元，中途須經四次換機。我們辦妥手續，即回中旅社收拾行李，行色匆匆，無心遊覽。居停二日，對加城好像一無留戀處。

九日晚間七時，我們借王愼名君的汽車赴 Dam Dam 機場，原在中華日報館定印的名片，約好五時送到的，但至七時出發之際，猶未送來，無法再等，只好算了，但這種無信用的習慣，却敎人啼笑皆非。

八時到達ATC的 Air Perminal，這裏都是美軍辦理，只有我們和王君三個中國普通旅客，其餘的旅客都是軍人。我們所坐的飛機是 C47 式客機，橫排式的絲絨坐位，共26座，設備與國內中航公司C47 客機相彷，上機後即由侍應的 Sergeant 發給每人絨被一條，以便就椅上瞌睡。

在新德里留宿一宵

我們的機號是 3293 號，經常往來於 Karachi與Calcutta 之間的。九時起飛，侍應員於起飛前先來檢看是否所有旅客均捆好捆帶，臨空之後，則前來發給每人書刋一份，以供消遣，嗣又發給糖菓一盒，諄諄問候，態度極爲懇摯。但夜間飛行，無可看望，窗外惟見天幕深沉，星光燦然而已。少頃入睡，至三時許，侍應員來輕輕推醒，謂將到新德里，降落之後，入站小憩，站爲圓形的建築，中間是待機室，周圍爲 ATC 的票房，辦公處，郵局，零星紀念品之出售間，及英國航空公司 (British Airway) 的售票處等。我們坐了一二分鐘，侍應員即來問是否須用餐，旅途特別易於饑餓，提醒即覺須再吃點什麼，於是侍應員叫來一部汽車，送我們到 Officers dining room 去吃早點。計有咖啡，土司兩片，牛油菓醬，麥片，牛奶，鮮菓汁，及雞蛋火腿，取價僅1.5盧比，合美金半元，美軍在國外，所吃與美國一樣，這是安慰前線將士並保持其健康的設施，許多東西都是由美國直接運來的。其後我們所到各站，凡是美軍ATC招待所，都是同一標準，足見美國之富力，及其作戰中對士兵待遇及生活無微不至的愛護。

早餐後返機場，據謂飛機須略修理，且 Karachi 有霧，須待至明晨方能起飛，侍應員通知我們最好去睡一會，於明晨八時半前回到這Wellington 飛機場，我們允諾，於是站上派車送我們到美軍總部的宿舍Central Vista 去，指派一間房間予我們休息。

這Central Vista 規模甚大，在新德里的新市區中，矗立在濃蔭中，白牆連綿，如一大堡壘。

第二天（十一月十日）我們七時起身，七時半到餐間 (Messing Room) 去吃早點，所吃

與夜間一樣，且多一種罐頭菓品。飽餐後卽電話510號 Wellington 機場派車來接，我們卽在休息室抽煙等車。那休息室也很大，面臨走廊，可以看廣場那邊的樹影和往來車輛，室內沙發成簇，擺有各種新出書刊雜誌，隨意取閱，牆上滿掛着軍士們自己畫的印度人像，飛機，吉普車等等的圖畫，雖不是好作品，却活潑新鮮，充滿了業餘的生趣。

新德里市我們就汽車所經，覺得井然有序，道路整潔而有計劃，但這只是新設計之區，除樹木蔭深外，極少建築及住戶，更沒有市街。道路都是極勻整地圖案化的，使人一看覺這是繁褥地故意設計的。所以後來我們在Coplnhagen與印度代表們提起時，有一位Capt. Master很鄙夷地表示，這新德里一無可取，因爲太過做作了。自然這種態度中也還含有另一種情緒，因爲這是英國人在印的設施而不是印度自建的新都市。

到達沙礫上的機場

我們坐原機於九時起飛，天氣晴朗，機亦平穩，印度中部，盡屬平原，僅偶見一二小邱，但土地似不甚肥沃，多山土，少樹木，平原雖經種植，但似乎未施若干人工，看來只出產雜糧，並無稻田麥畦。有幾條小河流，也是自然流貫於平原上，沙漠顯現，分流極廣，似乎聽任山洪沖積，無人工整理之跡象。只有到印度河流域時，沿河兩岸極廣的平原上，才是麥田萬頃，田疇均呈有計劃開墾的方形或長方形，公路鐵道，像米突尺劃出的直線一樣縱橫其間。由此再西行，則地勢乾燥，愈近海岸，便愈呈沙漠性，多有乾去之沙河，橫流於貧瘠的沙原之間，情況與新疆戈壁相近。Karachi 近郊，沙漠性的矮樹稀疏散佈於石礫隙縫中，偶有數片開墾了的旱土，一二獨家的村舍，地方甚爲荒涼。Karachi 就是這沙漠與海水相接處的一個港口。

十二時三刻，我們所坐的第3293號機降落在沙礫上築起的 Karachi 機場。一出飛機，便覺沙漠的熱風，吹拂着我們的臉部，乾燥，然而爽朗。

第二篇：開羅兩日

Karachi 五小時的停留，使我們非常舒暢，在 British Police Station辦妥出境手續後，卽由 ATC 指定樓上第十四號房間給我們暫憇，我們到房內脫衣洗澡，浴後回房在臨窗處站着，沙漠性的乾燥的風吹拂着，爽颯無比。六個星期之前我由美國返渝時曾在此間候機達五日之久，所以站上隨處都是熟人，飯廳，檢查站及票房都還相識，笑語來去之匆忙。

Karachi 雖是舒暢，但在印象中並不是好地方，航空站上有一件事敎人討厭，提行李的印度小工，像蒼蠅一樣糾纏着你，追隨着你，行李交給他們時，却一個小工只提一件，小提包也須一個小工單提，我們合共只有五件小行李，在國內普通的碼頭力夫只一個人就够了，但這裏却來了一長列，好像故意在表白印度勞動力的無比低廉一樣。後來我們就只好自己提了，免得被大隊的印度人的行列跟隨着。

這次時間匆忙並未入市，上次我過此時曾到 Karachi 市內，都市像是很新式的，但剛一入市，卽覺幾條大街都充滿着穢氣，滿街馬糞和行人吐下的嚼爛的檳榔，混淆出令人難受的惡劣氣味。我不曾走到市中心就退回航空站來了。

我們問明飛機的時間後，先到醫藥室打過傷風預防針，檢看了防疫證書，就至 Messing Room 用餐，午睡，至五時下樓辦理續飛手續，由此西飛，所有飛機均爲C 54式之巨型客機，四個引擎，機身巨大，容四十個坐位，每一坐位均可自由放低，以便睡眠，機身內壁則爲軟綿之皮綳住，有紅色的窗帘，單人用以看書的壁燈，光線只限於座前的一方尺之內，以免刺戟目力和妨礙他人，設備和設計均甚周到細密。

波斯灣的烟影波光

六時起飛，已近黃昏，機場的遠端燃着作爲目標的燎火，晚風吹拂着遠處的熱帶灌木。侍應員先領我們所有的旅客在一小房間，說明救生帶的用法和應注意事項，諄諄囑咐，至感叮嚀誠摯。同機有三位赴美國的印度人，和一隊美國女子戰時服務隊的女孩們，和幾個美國軍官。美國準備在聖誕節以前撤退大部遠東駐軍，戰時服務隊的西去，亦是徵歸調復員的節

目正在推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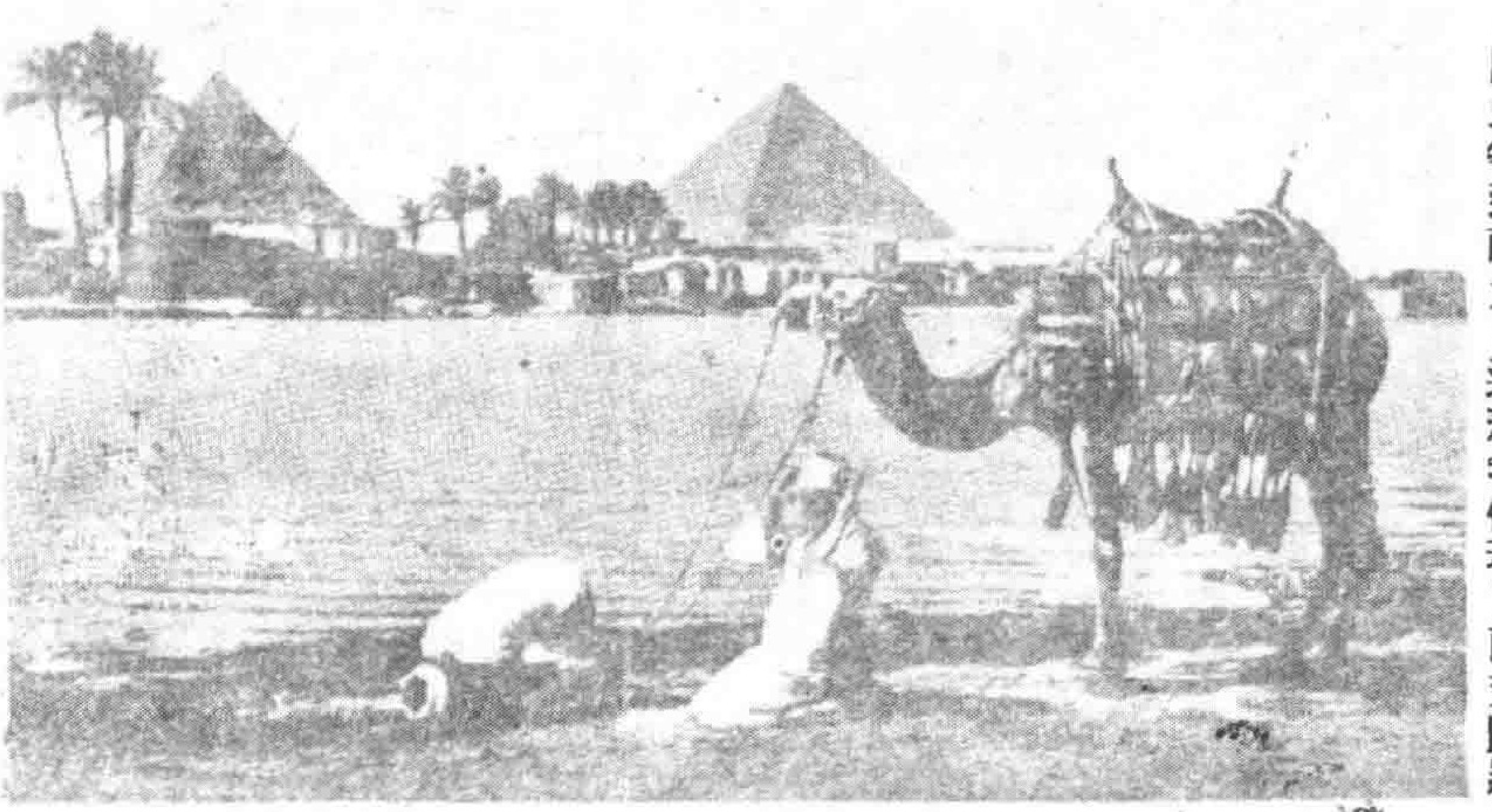
飛機起飛後，十分鐘即離開大陸，到達海面，恰見日落波斯灣，煙影波光，頓起異國之想。

我們所坐的飛機機號是49078，於晚間一時半到達Syria 的 Tigris河口新闢小站Abadan機場，計由Karachi至此，共飛行七小時半，旅客到此，即須下機用餐，我們即到 Messing Room 吃早點，侍應的都是歐洲女子，一改印度各地的風氣，經詢原來都波蘭籍的小姐們，戰爭期中避難流亡，由美軍收容派來此間服務的。由此間起，所有餐廳即改為自助餐，但所吃的東西還如他處一樣豐富而便宜。

二時半由 Abadan 繼續飛行，醒來看錶已七時半，窗外天色猶黑，蓋這一夜過得特別長，Cairo 與 Karachi 之間，時間差度計為三小時十分，所以照 Karachi 時間明明已是早晨八點十分，而到達開羅對錶，却還是黎明五時。晨光熹微中，我們降落於開羅東方的 Payne機場，飛機到此小停，即續飛 Casablanca赴美國，我們到歐洲的旅客，便須在此處換搭了。

Payne 機場完全建造在沙漠之上，規模宏大，工本恐更不小，所有跑道及場內宿舍及各建築間的道路，都是柏油舖築，房舍均係新建，單層平屋，空場極大，屋側則壘土種植花木，清潔美觀。其取名係紀念初來此間而在希臘戰場失事殞命的飛行員John Payne君之故。

我們的旅程到開羅後受到第一個挫折，原望到達之後當晚即有飛機轉赴歐洲的，不意歐洲的氣候也像歐洲的局面一樣不晴明，飛機來不了，因此等到兩天，逼着我們玩了兩天開羅市。



⇨尼羅河畔金字塔

尼羅河畔的金字塔

第一天進城是由機場派車送我們入市，到有名的 Shepherd's Hotel，市街不熟，言語不通，我們只能打電話給公使館，請派員引導我們，許公使念曾慨允派人，不久由林興華君來伴同我們上街，並到一回教館子Aelchimi去午餐，這裏吃的名菜是烤羊肉圓子，油燜雞，油泡的一種青色菓子，大餅，不多吃湯，雞味甚粗，羊肉油膩不易入口，青色的菓子沾黏而油，亦難下咽，但看着埃及人不論大人及孩子都吃得津津有味，且食量甚大，眞覺他們胃口之健。

午後雇Taxi去瞻仰金字塔，便道至公使館訪看許公使，金字塔在城西，過尼羅河後約行五十分鐘方到達，前此開羅會議的舉行地 Meua House即在塔下。

金字塔就在尼羅河草原的邊際邱上，狹隘的尼羅河草原，只有那末可憐的一長條，走出開羅市區到金字塔邊上時，就是寸草不生的沙邱了。但在開羅，却有着沙漠上可以種花的奇跡，金字塔下不到半公里的 Meua House，便以人工種着鮮豔的熱帶性花木，姹紫嫣紅，棕梠成林，這是一座陳設極華麗的旅邸，游泳池，草地茶亭等佈置得比五彩電影中還要鮮明豔麗，這裏擁集着歐洲來的富裕的仕女們和無所事事的埃及地主們。一出旅館的短牆，便是沙堆。

埃及終年不雨，蔚藍的天上無纖毫雲影，也不括風，沙漠性的烈日照在我們頭頂，我們在金字塔前只是汗涔涔地。現在來瞻仰這舉世

聞名的古跡的，有美國兵，英國兵，和一些歐洲人，也有埃及人帶着情婦爬在塔腰大石縫邊情話的。開羅的警察局爲了招徠遊客，在塔邊蓋了一個小茶亭，出售畫片及汽水，並由警察局的樂隊於午後三時來奏美國國歌和一些流行的舞曲之類。

因爲林君帶着照相機，我們照了些相片，到午後四時半返城，雇得汽車歸Payne機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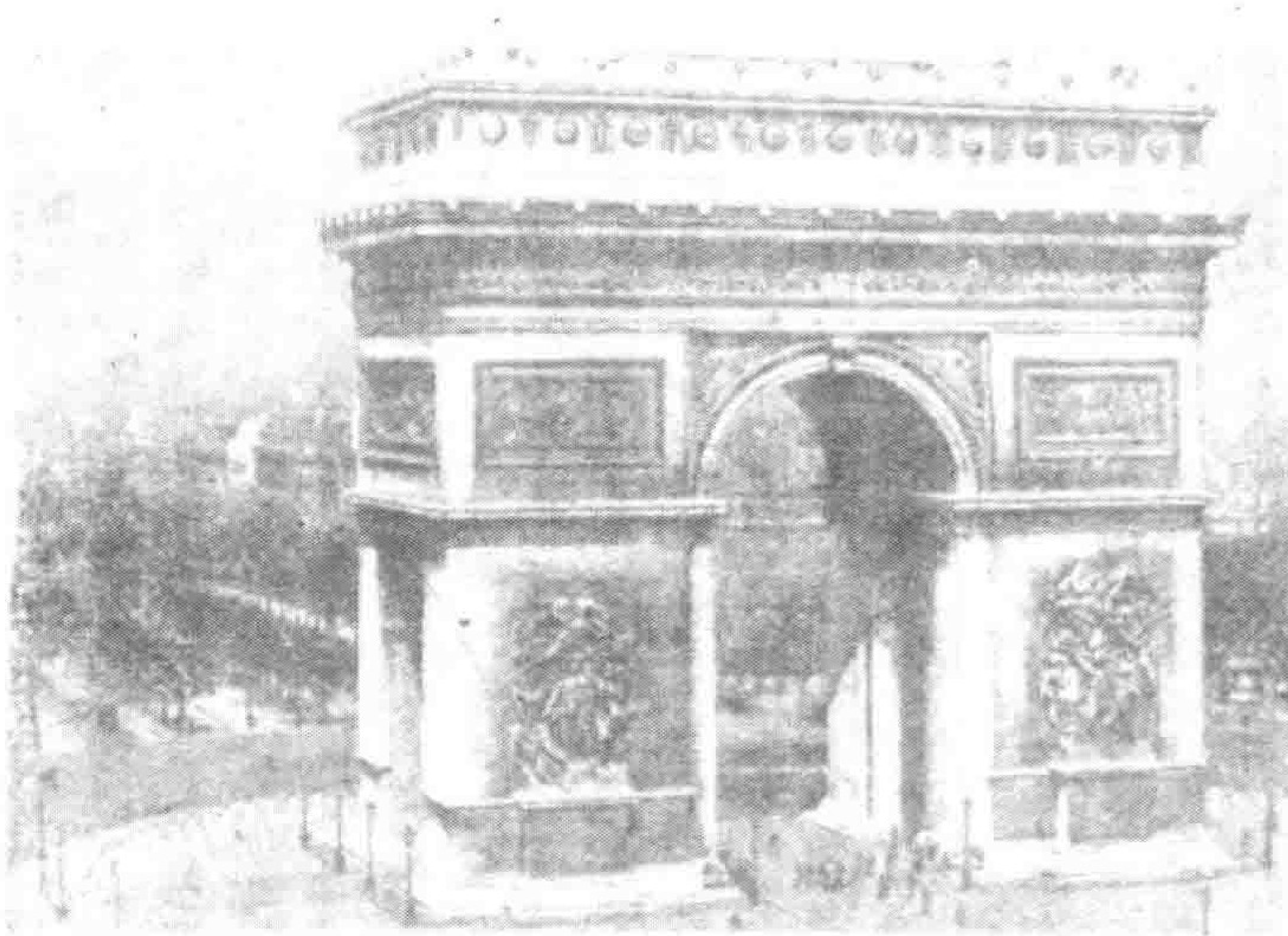
第二天仍無飛機，在場無事可做，早晨寫些信，午後祇好再進城。理髮，轉街，在一西餐館吃飯，那侍者却還是戰前的舊腦筋，把我們錯認爲是日本人。

晚間我們到一家名爲 Washington 的跳舞場去吃茶，看看當地流行的娛樂，這是一個二三等的舞場，先有一些表現，是魔術和草裙豔舞之類，粗俗而低級。我們坐到九點，即回機場。聽說歐洲來的飛機已到，明晨四時即可續飛，十分高興。

硬殼高帽子和蒼蠅

總括兩天來在開羅的印象，並不新鮮。市街上洋溢着殖民地同樣的汽油和胡椒味，汽車是多的，因爲這裏沒有統制，商品也可以隨意購買，據說邱吉爾因英國統制消費，在開羅會議時才能就地做了兩套衣服。開羅市街也還整潔，而建築及庭園則特別華麗，這裏是建築陳列館，各種建築都有，但却不是花岡石大理石的材料而是冒充的材料，這裏有世界上最講究的客廳佈置，而且有許多歐洲的貴族到這裏來揮霍，因爲這裏自由而不受限制。

開羅市受惠於兩個條件而臻於繁榮，一是古蹟，埃及古代帝皇的豪奢的大工程，終算是造福於埃及的子孫們，使遠道的遊客爲金字塔而光臨，其次是娛樂場所，旅館，酒，女人。這世界第十二三位的大城市，百餘萬人口能在沙漠中這一小片濱河綠土上生存，大半倚賴這兩重關係。馬路的佈置，建築的形式，市政以至治安，都順着這一條線發展。


⇨巴黎凱旋門

我們會到僻陋的街巷看看埃及小市民的生活，狹隘貧陋的地方也與印度相去不遠，這裏沒有工業，偶然有些織造地毯，編製小手工藝的小店舖，在娛樂的邊緣上求他們的生存。

開羅市最使人不忘的是兩件事，圓筒式的硬殼高帽子和蒼蠅，這種埃及人愛戴的紅色高帽子，不僅流行在行人的頭上，也一直流行到行道樹上，冬青之類都被剪成圓筒形，不知將來建築是否都會改成圓筒形。至於蒼蠅則無時無地不跟隨着，菜上，餅上，衣服上，頭髮上，以至於漆着白邊的Cairo Taxi上，金字塔上，尤其是駱駝的頭部，永遠揮不去的飛舞着蒼蠅。直到我們上了飛機起飛之後，彷彿還有飛蠅在耳側纏繞不淸似的。

第二篇：到了法京

由開羅北去，天氣便冷了，我們在開羅雖還可以在敞開的浴室洗冷水澡，但據聞地中海的對岸，已是寒冷的初冬，所以十一月十三日一早起身時，特別多穿了些衣服，四時上機起飛，天色尙黑，在機上倒頭睡去。那知我們又上了當，這邊飛的仍是C 54式巨型客機，機內暖氣設備齊全，反而熱得喉乾舌燥，口渴難當。醒來爲六時半左右，到後面盥洗間去找水喝，也已乾了，沒有水可以解喝。

那時天色初明，俯視機下，地中海澄藍的水色，茫無涯涘，點點浪花，如春後落英滿飄水面一樣。開羅暢晴的天，到這裏已變爲白雲無盡的雲海了。

八時到達希臘上空，因爲氣候不好，視線不够清晰，過了克里底(Crete)島後，機身升高至一萬一千呎，侍應員來通知裝好養氣筒。事實上我們並不覺呼吸有何困難，只覺乾燥想喝水，但也勉强裝上。到達雅典近郊時，機下陰雲密佈，尋找機場不見，有時雲影稀薄，則祇見童山濯濯，山上均爲岩石，連樹木都很少，想不到這古代文化發祥地，竟是如此貧瘠的一片石山，曲折伸展在愛琴海上而已。

體會到歐洲的貧苦

飛機在雅典(Atheu)上空盤旋至一小時左右，九時始下降，將着地時，見玻窗上雨絲淋漓，方知此間正在大雨。降落的機場名Elensis Airfield，憑臨海灣，與雅典尚相去十餘哩，隔山不能望見。地方似甚荒涼，附近只有沿海岸的幾個小鎮，此外均爲石山圍繞，海岸所抱的灣內，亦少見漁舟檣桅。

我們下機到ATC空運站內用早餐，這裏須用希臘幣Drachmas，因戰後金融混亂，據說黑市與美金比率爲1500至2000之間，我們以埃幣照官價兌換，每埃幣一個Piastre，尚抵得約30個Dranches，Piastre照官價爲美金四分一厘五，則確需750左右方合美金一元也。這裏的Snack bar由房子外面入內，坐位甚少，機上人多，祇好在微雨中站立等候，因未穿大衣下機，確覺寒冷如冬。Snack bar的早餐，每人須付125 dranches，所吃仍爲美軍所供給的東西，但除火腿雞蛋，咖啡，麵包，黃油，牛奶外，罐頭鮮菓或菓汁是沒有了。

歐洲貧寒氣象，我們一到希臘就覺到了這裏上機的旅客，有兩個南斯拉夫的軍官，是有兩顆星和三顆星的將軍，形容與衣着，已較美軍相去甚遠，航空站中雖冷而不生火，有幾位待機的女太太們，都穿着大衣縮手縮脚的樣子。

九點四十分離Elensis機場起飛，雨已停止，然雲霧漸重，看機下的石山，公路，漸在雲下模糊去，一直模糊到只剩下一團輕霧，我們對着這隱沒下去的岩峯，不禁懷疑到希臘有什麼復興的可能性。遠古的文化，不會再回到這些山峯下來了，希臘文明恐怕永遠只是歷史上的光榮了。

快十二點鐘時，我們在雲霧下可以看到偶一洩露的島影，這已不是希臘，這是意大利附近了。但侍應員又來通知我們裝上養氣筒，並要我們扣緊坐位上的皮帶，因爲現在要越過意境的Appinines山脈，飛行高度爲14,000呎，這敎我們失去了向窗外探視的機會。——不過雲霧濃厚之中，恐亦不易看到什麼罷。

飛航到意大利上空

越過半島南端的Appinine山後，天氣也晴朗了，最先入我們眼簾的，是陡削的高山，斜插在海中，我們想，倘使這就是古羅馬的京城附近的話，那怎能支持這樣大一個帝國呢？其貧瘠之狀是比希臘還有過之無不及的，除了偶然高山半腰有些大不滿一方里的斜面，有耕作的痕跡和稀落的一二小村莊外，連公路鐵路都是無法建造的。幸而這並不是Tiber河口，只是半島南端的荒山之區。我們這才放了心。飛機因爲氣候關係，由雅典出來是繞道意大利半島南方，於到達西海岸之後，再沿海岸向北飛的。十五分鐘之後，我們卽飛臨了Naple海灣上空，掠過溶岩橫流，至今還冒着煙的Veswius火山山頂，直視了那噴口的深口。歐洲古時的人常說："See Naples and die," 以形容其欲一見那不勒斯城的願望與遊歷之不易，於今我們却『鳥瞰』了這古城，但是雖See而不願die。

由Naples城往北，漸展開一片平原，Appinine山脈退向東側去了，麥田由遙遠的山脚邊鋪展到海岸，美軍都指點着說"Anchion Beaeh"，"Anchion Beaeh"，一齊探頭貼窗下視，那是羅馬南側的一處濱海平原，美軍於1944年初在意大利登陸時，在這裏遭受德軍猛烈的反擊，第五路軍在這裏犧牲極大，苦戰至數月以上，方將德國軍隊擊潰，當初在這不到三英里的海灘上苦掙之際，確可說是歐戰勝敗取決之先機，所以美軍過此，特別注意。

Tiber河口的羅馬城，是被大片平原包圍着，東望Appinine山脈，連綿的山峯都已積

雪，這是我們此次旅行最先看到的雪峯，因爲一路都是熱帶或亞熱帶的氣候，到歐洲時才感到確已在秋末冬初了。

飛機上看到的羅馬，不是古代的帝都，而是甫經戰亂後的一個現代大都市，簇立在地平線上的建築，都探出紅色的屋頂來，像擁擠着探頭翹望一樣。被炮火轟殘的危牆和無頂的孤壁，滿圍着機場的四周。歐洲的殘破，羅馬是最先向我們這幾個旅人告白的。

在羅馬停留一小時

因爲在羅馬只有一小時的停留，我們進站用餐後，即不便走動，這裏氣候寒冷，然而燃料缺乏，機場的站內火爐裏沒有煤，只燃燒着一塊門板來取暖，那塊門板太長了，燃燒着的一頭塞進了壁爐，大半節甩在爐外的地上。來往的人似乎看慣了，並沒有人對這門板投以睍線，只有我們外來者才注意到它。

馬羅的機場是用鋼板舖的。那鑿着圓洞的鋼板，每塊約有一尺五寸寬，四尺長，側面可以互相勾連。這想必是當時美軍佔領後應急的辦法，因爲這種鋼板便於運送，舖築迅速，在軍事緊急時期，是最有效的建築臨時跑道的工具。就在這種機場設備上，也充分表現着當日美軍進展時的緊張和設計之周密。當德軍撤退時，機場定必先予破壞了，如照平常的水泥舖築或地瀝青舖築，恐怕緊急利用的可能很少罷。這種機場構造，這次旅程中我們看到兩處，一是羅馬，其次是德國南部的Frankfurt-on-main附近之 Hauan 機場。都是當日戰事中進展迅速時間的佔領地。另外在巴黎也看到同樣的鋼板堆積在機場附近，數量不多，巴黎站內的 Snack bar 的櫃台後面，也用這種鋼板來做隔牆，可見巴黎當日也許亦曾作過同樣的臨時修建，其後才改修爲永久機場的。

戰前我曾於1937年到過羅馬，那時正是墨索里尼戰勝了阿比西尼亞而積極備戰之際。此次我們雖不能進城來作什麼今昔的比較，但機上所見的殘垣頹瓦，已足說明墨索里尼所求得的結果了。

意國的幣制也在混亂中，所用的 Lire，非特對美金有黑市，即對英鎊也不能按官價作對比，在開羅時，盧比和英鎊可以按官價略高百分之五左右換取埃幣，美金則可較官價高約百分之十五，但希臘幣和意大利貨幣則不能在埃兌換。到意大利之後，乃知埃幣在此也有黑市。比率如何，則以未進城，未能探聽。希意兩國幣制的混亂與財政之不穩，已大可想見了。

雲海應在飛機上看

飛機飛離羅馬機場爲午後二時，由此沿意大利的西海岸北去，平原既盡，山峯又復逼近海面，礁岩海灣，參錯相抱，意國風景是名不虛傳的。三時以後過 Geuoa 上空，鐵道沿海岸畫着圓孤，海港房舍，油棧及 Vills 等歷歷可數。從上空下視，歐亞之間，區別至爲顯著，亞洲是荒山大谷，羊腸曲徑，歐洲則淺邱斜坡，畝隴多呈人爲圖案形，而鐵道公路之幾何線甚多，不若亞洲之卽有稻田麥畦，亦均爲非幾何線式的自然曲折形體。也許正是科學文明愈發達之處，卽幾何式的線條也愈增加之處。

少頃，我們橫越過意國北部的 Alps 山脈附近，過了大片的石灰岩曲折層的山地後，便到法國境內了。這時機下雲層漸厚，慢慢的蔚成一片雲海。四時以後，行經法境阿爾卑斯山的近側，舉目瞭矚，但見蒼穹如蓋，機下白雲萬里無垠，只有那最高的「白峯」(Mt. Blanc) 的雪頂，像汪洋中的孤島一樣，矗立着半節峯頂，突出雲上。

國內常愛談峨嵋金頂看雲海，實際雲海是應在飛機上看的。有無盡的蒼空下，無邊的白雲上，除自己所坐的飛機外，六合皆空，四望無着，人世已遠隔，這時如設想到倘使不是坐的飛機而處身此境時，勢必萬念俱集，同時又萬念皆空了。

這時我們的飛機好像急於要逃出這空寂的恐怖境界一樣，鼓翼猛晉，螺旋槳後的通氣囊發着龐然巨音，向西北方猛撲着飛行。然而前面祇是白雲，白雲，白雲，夕陽反照着時顯得異樣地潔白的白雲……。

六時，我們到達巴黎的上空。落日下墜到白雲下方，天色暝曚，但無法找到機場，盤旋摸索，直到天色全黑之後，七時半了，我們方能將機身逐漸低降，穿過雲層，巴黎的燈火，像雨後初晴的蜘蛛網上的水光一樣，密佈在大地上，一直佈到目力所不能及的遠處。

我們降落的是巴黎郊外 Orly 機場，到站問明因氣候關係今晚及明晨均無飛機可以到倫敦或Copenhagen，我們只好權聽機場的指導，先坐公共汽車到城內的ATC辦事處，暫且住一宿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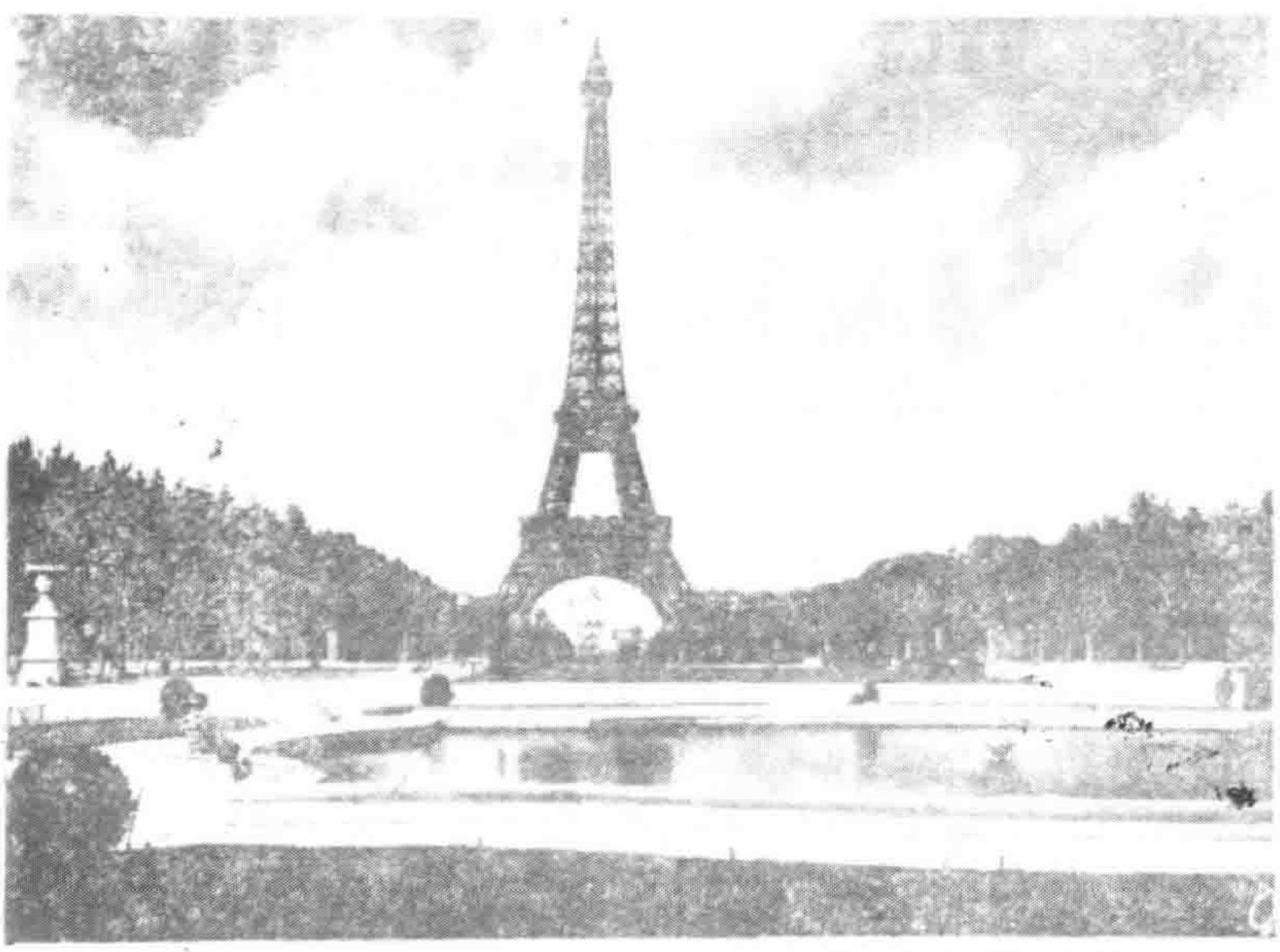
第四篇：如此巴黎

巴黎似乎是完整的，法軍要保持這文化城，德軍似乎也有心無心地在保持這美的都市，巴黎的確沒有破壞，從 Orly 飛機場到城中心的公共汽車上，我們用手套抹去供人瞭望的大玻璃窗上凝結着的水汽，向外觀望，暈黃的橙色街燈，零散的花店和郊外別墅，以至進入市內後的兩面逼近了來的市街建築，別緻的街燈設計，都隨處還呈顯着昔日的光輝和溫暖。然而巴黎却在嘗受着戰爭後極深的痛苦。

當我們由ATC 辦事處 Billet我們到他們的特約旅館 Hotel B hy 之後，時間大約是晚上十時，巴黎市區已很沉寂，窗外很少行人，寒風吹得倍感黯澹。我們要吃晚飯，旅館回答是已經過了時間，但因我們是在美軍管下的遠道外賓，特別想法送來了幾片夾肉麵包，沒有熱水，更沒有咖啡和熱茶，只用冷水吞食了，旅館雖也生了火，但洗臉和洗澡却只能用冷水。

電火不靈黑市流行

第二天早晨起身不久，電燈突然熄了，因為七點鐘天尚未亮，連忙叫侍者找蠟燭來，回答是蠟燭的缺乏與煤炭同樣的狀態。我們便只能摸暗洗臉。非特蠟燭難得，紙煙也是買不到的，火柴如此珍貴，因之我們連紙煙也不敢再抽。巴黎每天都分區停電，吃晚餐時突然電燈熄了，為怕潑了湯，你只好執着刀叉坐等



巴黎愛菲爾鐵塔

一刻鐘或二十分鐘，然後電燈又開始放出黃色的微光，於是再繼續進餐。電話也同樣，說到半中間突然對方沒有回音了，那不是話筒發生故障，而是停電了，於是你得再過一小時之後重打。

這裏購買任何東西都是 Coupon 制度的，無論麵包，衣服，以至任何東西幾乎都要有 Coupon，然而你拿了 Coupon 依然買不到東西。因為物資如此缺乏，商品珍貴到可驚的程度，人民以至商店不得不收藏物品，於是黑市流行，有了 Coupon 不一定能購到，但沒有 Coupon 而有美金或者以高於限價幾倍的金錢，則有時反可以買到東西。巴黎的情形與重慶某一時期的情形確有異曲同工之妙。

兌換法郎價格懸殊

最困難的當然是法郎的兌換率了。據我們這一次旅行的經驗，世界貨幣大致有三個類型，這不是經濟學或貨幣學上的分類，而是經驗的分類：

第一類是美金或保持和美金有直接匯兌比率的貨幣，這佔着首席穩固的地位，全世界的商品在暗中（黑市）都跟着這標準走。凡物力充裕，買東西不受限制的國家，其貨幣是只與美金保持對比，用其他貨幣是不能兌換的——當然經過政府的兌換是例外——在這一類貨幣之下的，歐洲只有瑞典一國。

第二類是英鎊集團下的貨幣，這些國家國



香柔聲色街

內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受政府嚴格管制，有錢買不到東西，貨幣有相當穩定，但這種穩定完全是人爲的，眞正的價值如何，因爲不能自由兌換美金，無法估定，遇到有美金時，在這些國家中偶然也可以以高於法定比率的兌換率售出。這一集團中的國家，就我們經過者而言，有印度，埃及，丹麥，挪威諸國。

第三類是戰後幣制不穩定的國家，商品缺乏，其貨幣價值極低，雖然也定有與美金的比率，但這比率是徒有空名，實際上黑市盛於官價，黑市較之官價高出達數倍至數百倍之多，一個旅行者拿了這類貨幣，一出國境便成爲廢紙，無法兌換其他貨幣。這一類國家中，有希臘，意大利，法蘭西，和我們中國。

我們到巴黎之際，正是戴高樂剛當選爲第四共和國的總統，而議會裏最佔勢力的三大政黨共產黨，社會黨，及天主敎派勢均力敵，使戴高樂遲疑着商量不定那統一內閣的人選的時候，報上同時載着法國與英美談商穩定法國幣制和財政的辦法。這確是水深火熱的時候。巴黎的民衆，在這不定的局面下，過着混亂到無法控制的生活。人民是窮困不堪，如其手上有一些法郎，法郎的價值又是處在極不易確定的狀態中。我們在美軍總部時，按官價一個美金合五十個法郎，但當時就有一位法國靑年願意以一百法郎對一元美金的比率兌取我們的美金。第二天我們在大使館，聽說比率應在一百五十法郎換一元美金左右。第三天我們在Grand Hotel的李平衡君處，據告黑市是一百七十五法郎換一個美金。

少女墮落到處貧困

巴黎的物價則約舉一二如下：中級旅館一天一間的房金約五百法郎，一頓普通的午餐約七百法郎，一件中等質料的大衣約一萬七千法郎，一套女子的內衣約八千法郎。

但公務員的薪給，高的只有不到二萬法郎，普通商店職員或中級公務員每月約一萬法郎。於是民衆無法維持，加以工商業經大戰的破壞，多數人沒有工作可做，當然沒有收入，黑市便流行起來。少女們流於買淫的當然更多了。

我們有一天午後在 Louore 前方的林中散步，和一位法國人談起，我們問法國目前到底希望些什麼，預備怎樣再建他們的國家，他的回答是很足以表明法國的心情的，主要的困難，不在鄉村而在巴黎（大都市的代表），現在

是缺少燃料，缺乏衣服，缺乏食物，而最缺乏的還是工作，煤鑛和鐵鑛都破壞了，工廠沒有了，交通不曾恢復，於是巴黎在受着極大的痛苦，但是如果工作起來了，便自然可以有煤，有食物，有衣服，有交通。法國人需要工作。

在人民的立場上，或在巴黎市民的切身利害上講，法國的政見與思想流派問題實在都是多餘的。人，需要工作，工作然後可以改善生活，免除目前的飢餓與凍餒。法國是富有的國家，然而不工作的時候，物產便都擱着沒有辦法利用。

住在巴黎的熟識朋友沒有一個不咒罵法國，據說法國的確把人民生活弄得一團糟，的確是不做事而只講戀愛，玩女人，地下電車道的站口就有少男少女擁着接吻，但我們總覺得法國還是大國風度，政治的紛爭與政策的錯誤雖然存在，這在一個顛仆後再起的國家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在經過戰亂後殘破的歐洲地圖上，法國究竟還佔着人力與地力很優厚的那一部分，而人，依然是向進步方面邁進的人。

渴了沒有糖的苦茶

我們因時間匆促，沒有到那些著名的名勝去觀光，像 Notre Dame，像Mout Marten，像Luxumbarg 宮，或臘人館等，都不曾去，臨走前一天的傍晚，走進Louvre宮去時，已是四時三刻，進門走完兩間中世紀的油畫陳列室，鈴聲震響，閉館時間到了。不過我們却在著名的香柔聲色街Champs Eelysis林蔭道上走了一長段，直走到凱旋門下一家咖啡店吃茶。咖啡店還是戰前的佈置，堂皇富麗，然而沒有火，沒有糖，也沒有咖啡，只有茶。法國的仕女們似乎還沒有失去當年的興緻，冰冷的店堂中照常坐滿了人，喝着沒有糖的劣質的茶。

窮困的法國並未將窮困顯示在市民的身上，男女的衣着還是相當的整齊漂亮。我們到歐洲的最大感覺是社會生活的一致，貧富的懸殊不若中國那樣相距過遠，也許富者的富是並無限度，然而貧者的貧却有最低的標準，窮得連褲子都沒有穿的情形只有亞洲才可看到。巴黎的街頭，縱然有人吃不飽，每個人都還是衣着齊全，僅不過不像戰前的爭奇鬥豔而已。

一個民族從滅亡之中拯救過來，復甦的那一刻是苦痛的，國家前途究竟是否光明，在這疲弱的病後也不易預見的，他們只是手忙脚亂地在替這死而復醒的病者療瘡敷藥，患處太多了，一時總也來不及敷完，瘡口還常常在潰爛，也許有許多人失望而自暴自棄，然而僅僅這能由死亡中再甦醒過來的一點生命力，似乎總說明着法國的底層裏還有一點什麼力量存在。

這是我們不能輕視法國的地方。



中・華・民・族・始・祖 黃帝陵的展祭

何正璜

　　霪雨如絲，不覺又已是清明時節，滿以爲在勝利後的今年清明，可以回到故園一掃母墓，不料交通困難重重，仍舊羈留在長安，悵然無緒中，决心移小孝爲大孝，去參加致祭黃陵的隊伍。

　　黃帝陵在陝北中部縣，（近改黃陵縣）離西安雖不甚遠，但因交通不便，旅途頗不安適，可是軒轅黃帝崇高的感召，使我堅定了這必去的决心，因而去進行省府的允許。

　　四月三日清晨，省府送來通知，祭陵人員定於今日午後五時，在長安車站集合，請屆時攜零星各物，共乘專車出發，我們因即匆忙的準備了一下，於五時抵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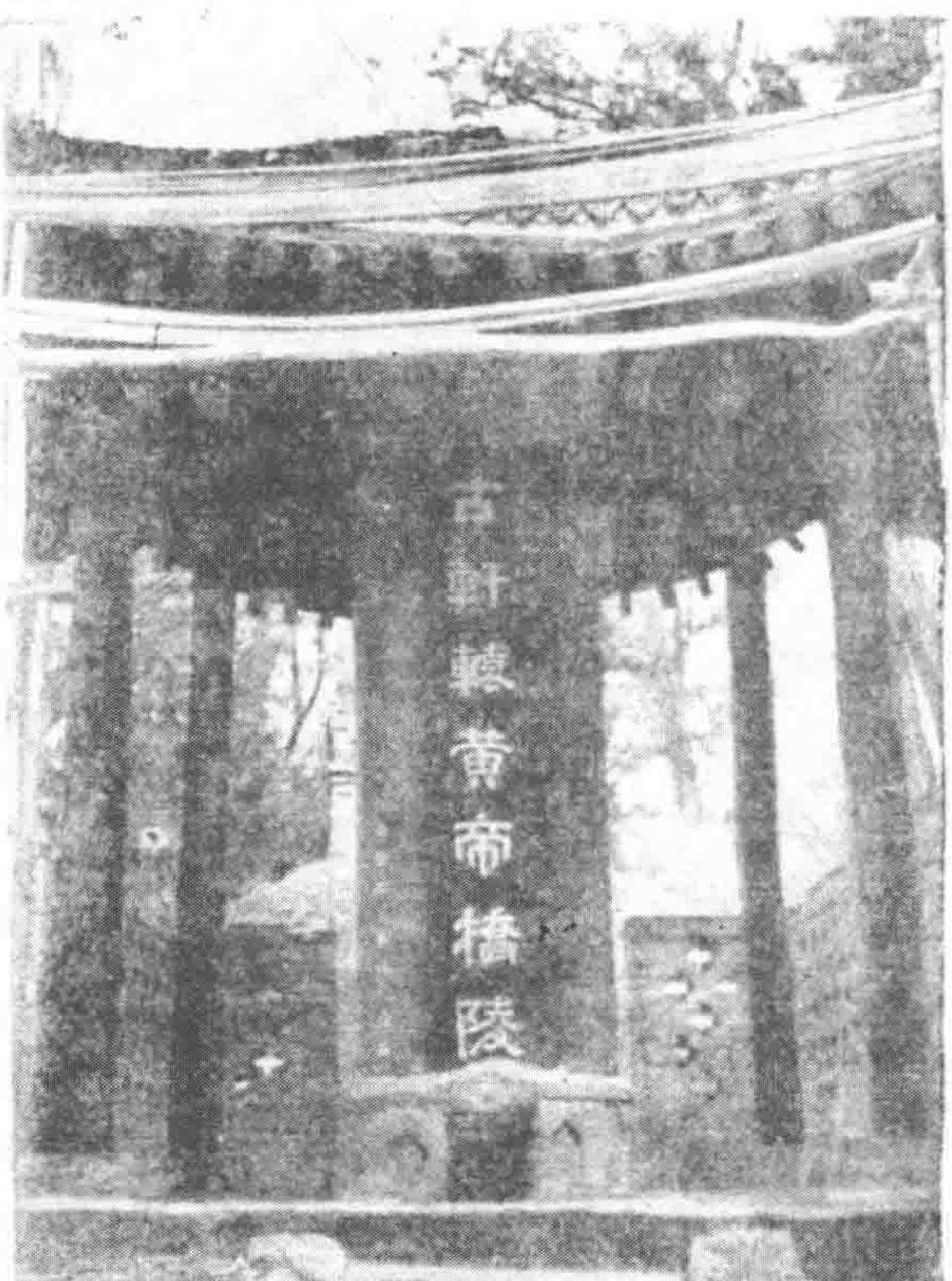
　　因爲是專車，故站上別無閑人，頗爲清靜，臥車上已預先貼好姓名，不勞選覓，並且一切設備較爲闊綽整潔，所以雖然疲倦，却還安適。

　　七時車開，窗外景物皆入溟濛，但聞呼呼風聲，掠車而過，少刻，抵咸陽，樂隊排列站上吹奏，乃歡迎主祭的王議長及祝主席的，車須在此換軌北上，一陣很久的喧嘩後，才離咸陽一逕北行，隴海路之副局長一行，並特以主人資格到列車各室中握手致候，意殊殷厚。時已九時許，我們亦即入睡。

　　經過三原時，因車未停，所以不知道，當我們醒來，天色已微明，問茶房知已停在耀縣，時正三時半，因即起身盥洗，並吃着隴海路局招待的早點。

　　大家下了火車，在站上集立等候換汽車，時已六時，天雖晴而風極大，沙礫撲面，但除有小汽車二輛爲主祭人員用者外，餘三輛皆爲無篷大卡車，省府隨帶之祭陵樂隊，即有一車之衆，所餘二輛，幾不敷分配，車少人多，人家不免現出爭擠本色，秩序殊爲不佳。

古軒轅黃帝橋陵碑



　　耀縣爲我們重來之地，頗似一晤故人，臨上車時，遇見縣府段科長，知縣長已換，耀縣風光依舊，不過此次爲歡迎主席等，民團特以武裝姿態出現，裝束頗爲特異，束腰緊袖，首披長巾，各執槍矛刀戟，極似武俠影片中之俠

客，亦似當年義和團的打扮，更有人妙喩爲單刀牌香煙之廣告，此種全付武裝的雄姿，在科學已進化到原子時代的今日，若令外人看見，到也吓一大跳。

日薄風勁．氣候特殊

七時許，各車陸續開行，日薄風勁，愈行愈冷，較之昨夜，實有二季之感，陝北的氣候，同它目前政治上的劃分，都令人覺得是一特殊地帶。

二十里至黃堡鎮，有水泥廠及磁廠，規模雖不大，但以在陝北尙有此工業雛型，亦頗難得，且水泥與建國有關，更覺可喜。

沿途風沙之大，難以忍受，不惟口目不可開啓，即呼吸亦時受阻礙，黃沙隨風捲起，如大海怒濤，一陣陣向車上撲來，車每因此暫停，待其稍散後，方能辨路前進，人民皆居於高低的原穴中，十數里不見一房屋，若非稀疏而瘦弱的農作物，說明其地尙可耕收，令人眞以爲已到了沙漠地帶。

車行經的雖爲公路，但因平日只有公路而無汽車通行，祭陵汽車一年僅一度經此，故路面之荒涼崎嶇，實不可形容，碎岩石堆滿道旁，似乎是尙未完竣的工程，人乘車上，跳盪特劇，時時有被拋下的危險。

三十里，至同官，這是著名產煤的地方，車未停，直馳宜君。

過同官約十餘里，景色忽然改變，矮弱的麥苗，已不再見，居人的土穴，亦不再見，惟見漫山遍野，均是深深淺淺的桃花，一望數十里，極目粉紅，它們不惹蜂蝶顧盼，不受任何毀譽，在這漠漠的荒山中，享受它們鮮豔自由的青春，車中人多爲這一大片粉紅看呆了。

十時，車抵宜君城，城門之闊與高，恰同一車，故乘客都得暫時低頭。

在宜君中心小學內午餐，因早有通知到此，故特備盛饌數桌，菜肴之豐，與環境大不調和。

飯后，竟漸漸下起雪來，想着這正是江南十里菜花香的季節，而陝北竟在雪中，南北氣候之異，眞是太懸殊。

幸雪片不大，車也仍在斷斷續續的小雪花中開駛，七十里抵中部縣郊外，此行一路盡是禿山荒原，無可觀述。但在這將近的郊外一山上，竟是蒼綠叢翠，青鬱茂森，面積之大，約有十里，即有人歡呼遙指，說是黃帝陵到了，全車人皆不覺轉身相向，同聲歡呼，這裏面有驚歎也有贊美，因不僅陝北不易有此濃蔚綠林，即在他處，也很少有這麼多這麼大的柏林，其整齊幽美的遠景，令人萌生一種極其安恬崇高的情緒，一路被黃沙蓋悶了的心情，爲之驀然一爽。

不一刻，車抵中部城下，城亦低小，市面也很冷落，大家至此下車，上一很長的陡坡，到一較爲整齊的建築內，大門上紮滿了柏枝與紙花，並貼了一些歡迎的標語，在此秩序較好，洗面拂塵，各有定處，餐桌上也放好名條，這周到的安排使大家受惠不少。

夜宿中心小學中，街上因天黑不得觀覽，又以過分疲倦，在到郵局去蓋了一個郵戳作爲紀念後，即撲被入睡。

次晨（四月五日）四時起身，天已漸明，且紅紫璀璨，知爲晴朗天氣，昨日大家對風雪的憂念，至是盡爲一掃。

五時，匆匆吃過早飯，祭陵大員即準備開始登陵，我們因欲拍照，特先去陵上。

古柏參天．陵地幽美

黃陵一名橋陵，因在橋山上之故，現在陵前來看：橋山並不高，只是一個高丘，沮水環流山下，成一半圓，使山成了橋形，地勢頗爲特別，山後又有華蓋山的三個高峯高聳，好像帝王用的華蓋，俯衞着這橋山，而與沮水合抱成一圓形，就在此一半山一半水的圓形合圍中，植有六萬株蒼翠參天的古柏。在這多古柏的叢繞正中，即是軒轅黃帝的陵地所在，高山與流水隔絕了外方，而使這十里方圍之地，自成一翠綠的島。誰知道在陝北這樣荒涼枯燥、黃沙漫天的地方，會有這樣幽森美麗的仙境。沒有來過的人，又誰會知道中華民族的始祖，中華民國的奠基人就長眠在這一小塊土地中！是因爲埋了他，這地方才如此美麗的？還是這山水奇特的形勢，原是爲這偉大的人而生成的？我不能知道，我也不再想，我的心非常沉重，一步步向陵前走近，好像一個佛教徒看見了釋迦，回教徒看見了眞主，基督徒看見了上帝，

感情充沛到極點，也嚴肅到了極點，待走近碑石時，熱淚再也忍不住直滴了下來。

黃帝之可敬愛，不應該是一些人們向他堆砌的神秘性，而相反的，正因爲他是一個眞正值得尊敬的「人」，他勇敢，他聰明，有毅力，有計劃，有政治眼光，有科學頭腦，舉凡戰蚩尤，作舟車，製冠，造屋宇，定曆法，正五音，律度量衡，試作六書，改良醫藥等，無一不是奠定國家民族萬年的基礎，都是將整個民族由野蠻原始推進到文明幸福的不朽功績。他南征北伐，披荊斬棘的爲萬世子孫開疆拓土，更在辛苦開闢的土地上，爲民族後代艱難而愼重的播下了各種生活必需的種子，使這一民族能承繼光大，而生存得光榮，生存得幸福，生存得永遠！

他自已終於有一天睡下了，但他的血液，法規，發明，制度，希望和精神，應當是永生的，永生在我們每人的血液中，行爲上，和思想裏。

今天，我這個在他血統遺傳中四萬萬五千萬分之一的一個渺小的承繼者，來到民族始祖的墓前，俯念內亂無已，萬方多難，繼往維艱，開來不易，我悲傷，我慚愧，我感動得超過了理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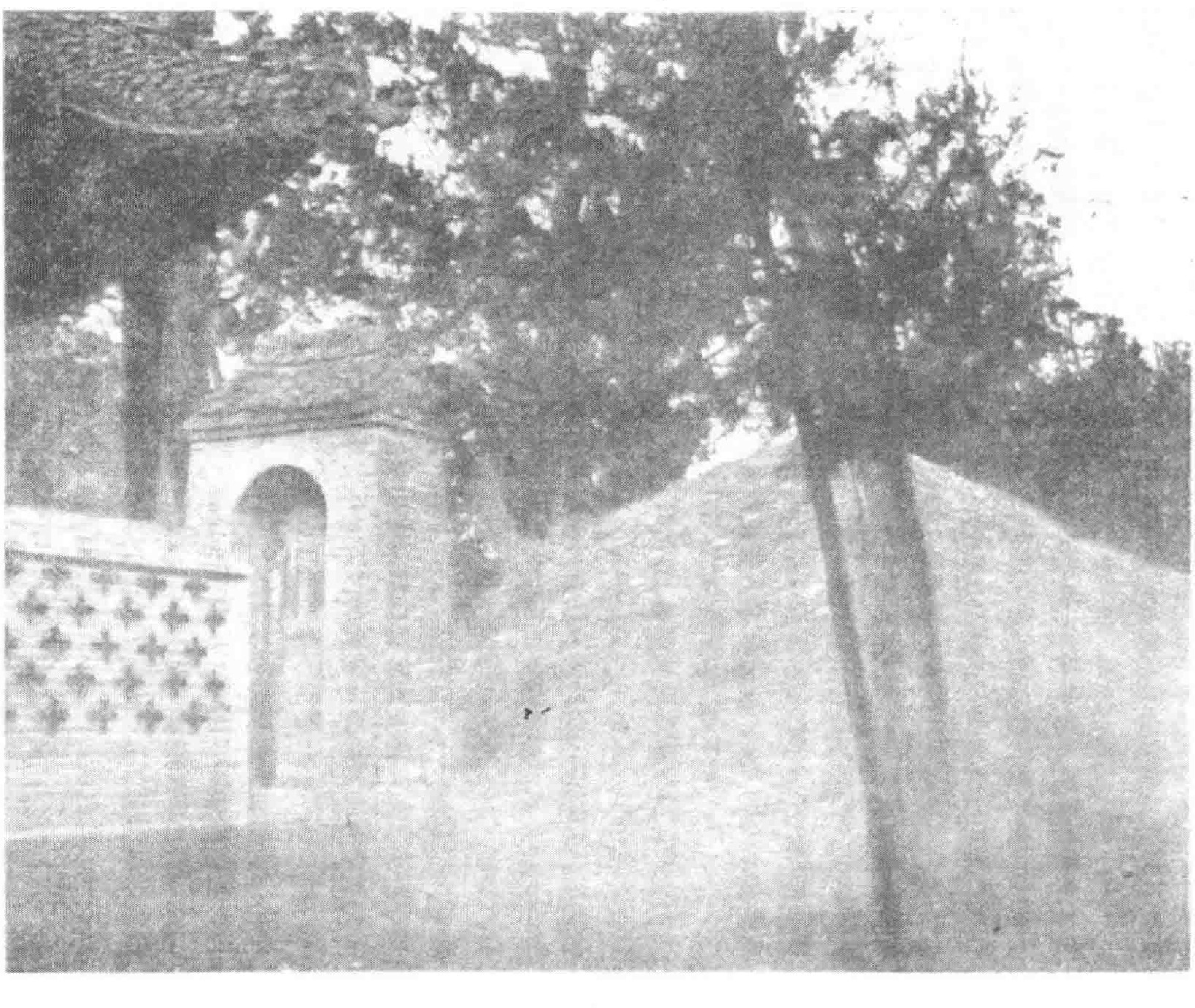
繞墓一週，得見墳丘低小，較秦漢各陵之龐大修整，適成鮮明之對比，我國遠古本主張葬地不樹不封，黃帝墓因當時萬民感戴又加歷代培修，才有此小丘規模，也可見古代的質樸了。

墓前有一小亭，內置畢沅所立之巨碑，上刻「古軒轅黃帝橋陵」。碑後近陵處，新立一碑，刻「黃帝陵」三字，乃委座親書，今年方樹此者。陵中人與書碑人在中國史上可說是異代同輝，此碑立陵前，眞是相得益彰。

祭陵典禮・莊重肅穆

天已大白，祭陵隊

黃帝陵『橋山龍馭』碑



伍也走上來了。主祭官和陪祭人員都佩帶了紅黃各色的綾條，緩緩的引導着縣中同來參加的學生軍隊及民衆們，都在陵前依次排列好，音樂隊則在陵側排立，亭上紮滿白花，亭前擺了供案，案上陳設酒醴、果品、祭菜、杯箸、香爐、燭台及麵製花供一副，案旁分置二花圈，一爲國民政府獻，一爲中央黨部獻，上欵同爲「中華民族始祖黃帝靈鑒」。六時三刻，儀式開始，全體肅立後，即由樂隊奏哀樂，樂聲飄曳在萬株古柏間，嫋嫋環繞，復被高山送來哀微的回聲，人皆肅立若塑，音樂在此已盡到它最大的使命了。接着全體向陵行三鞠躬，墓上黃草颯颯作響，一時情緒至爲嚴肅，接着恭讀國府中央二祭文，讀者音調不錯，很能配合此時的空氣，再由主祭人獻香、獻帛、獻酒，獻畢又奏樂，於是禮成。由主祭人領導繞陵一周。

祭後，大家沿汽車路徒步行至半里外之黃帝廟，廟背山麓，臨沮流，舊建已毀，此爲省府新近所修，首爲大門，過石道爲辦公室，又過長甬道，爲一捲棚，再過一坡道，爲月台，後即享殿，勢頗軒敞，據云殿中昔祀黃帝像，風后力牧諸臣配享，現已失，僅供一黃帝木主而已。這一點，我認爲最可惜，因爲這對於黃帝的實際性及尊嚴性，都有很大的損失，黃帝之在中國，本來其本身即是一崇高之偶像，他是一切可尊敬，可欽佩，可愛戴的總和，因爲時間的遠久，他已在傳說中「神」化了。他不僅僅是一個英雄的神，並且成了整個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所以我希望以後能在此塑有一尊不朽的彫像，以增加他在國人心目中的「生命感」。

黛色參天・廟中巨柏

廟中共有古柏十五株，眞是「黛色參天」，又高又茂，它們所經過的興衰滄桑，假若它們能說話，眞應當是一言難盡，尤其是其中二株，更異同列，一株在大門內，幹可十圍，皮堅如鐵，並不比別的高多少，只是特別茂，一大片地都被這一株巨柏遮滿了，立在樹下，抬頭看，即像在一片深綠的森林裏，眞是感覺得一個人太渺小，樹下立一石碑，上刻「黃帝手植柏」五字。究竟是否黃帝手植，因未敢輕信，但以此樹之外表論之，縱非黃帝親手栽下，也應是那個遠古的時代所植立的。我們今日既無權力將柏鋸下以察其年齡，又復爲其巨大外表所驚倒，也只好不再敢胡思亂疑了。並且此柏之存在，是極可慶幸的。第一：可以做一表率，鼓勵人們植樹，想起每年都有植樹節，每到節日，大員們率多親手植樹，但植至如今，毫無分曉。此柏或可刺激今後大小人員，懸想到千百年後，我一鋤之勞，也能蔚成巨木，錚錚不朽，而都樂於眞心植樹，一人一株，中國之綠化當可不遠。第二：歷來中國每當朝代變換之際，前朝文物，必遭破壞，古代建築體制，僅能於文字中得見，列祖列宗們，於開國時的殺人放火，使五千年文化古國，一物無存。此柏今矗立於此，正不知逃過了多少次的刼難，總算活到了今天，秉承着四五千年來的春秋雨露而繼續繁榮，眞是元老，眞是祥瑞，眞可慶幸。另一株在享殿前，巨細與其他古柏也無甚差異，只是幹皮皺裂，有如釘痕，樹下也有一碑，題「掛甲柏」，旁註「漢武帝征朔方還掛甲於此」，不知武帝有何異甲，竟經一掛之後，樹上即留下釘痕，經二千年會不見愈，眞是奇異。若作正當解釋，自是柏中本有此異種，不足爲怪，但這傳說是很美好的，漢武帝是中國有數的英主，遠征朔方，凱旋歸來，特到黃帝陵前來告祭，其事其人其意義，都是完美之至。我們又何必一定要分辯絕無其事來作此焚琴煮鶴的笨舉動？漢武帝一代怪傑，肯在此解甲下拜，黃帝一定九泉含笑，能在柏幹上留下永久的釘痕，實是那次致祭的最好紀念。

陪陵靜坐・追懷偉蹟

參觀既畢，仍返陵上，祭陵人員均早離去，亭前案供亦已撤掉，四顧風聲中，只見萬株古柏與一丘古陵在朝陽中靜對默默，柏林縱橫成行，日光斜射林中，黑影遍地，其嚴肅陰森，一如無頂之敎堂，我登上陵後橋山，靠一柏根坐下，念萬方多難，一息倖存，能在今日陪軒轅黃帝靜坐一刻，實是個人生命史上可紀念的事，就此小暇，來檢討一些關於黃帝的事蹟：

首先，這陵是眞的抑是僞托？就是應當考據的：

史記黃帝本紀：「黃帝葬橋山」

黃帝本行經：「黃帝冢在坊州橋山」

皇覽：「黃帝冢在上郡橋山」

雍勝略：「橋山在中部縣東北二里，其山形如橋，沮水環繞之，即黃帝葬衣冠之所，周圍城塹五里餘，樹柏萬餘株，橫順成行，參天傲日，數百里外望之猶有烟霞霏微青翠玲瓏之狀。」

因為近年來疑古者之勇敢，不相信世上曾有黃帝其人，以為一切都是神話，既然掘地遺物無所得，刻辭銘文無可徵，是有無黃帝大成問題，所以對陵的眞僞不必說，根本對人即有疑問了。但實際上，不論從那種觀點來說，這種見解都是錯的。周易繫辭，大戴禮記，爾雅，說文，漢白虎通，史記，國語，這些書籍都不是說謊的冊集，周代去上古未遠，其記載不宜謬誤，應屬可信，並且國族元祖，聖神文武，學術事功，傳之歷歷，我們今日求謀統一，對之敬崇擁護之不暇，怎還能加以否認？日本為了發揚大和魂，鞏固其民族，不惜憑空造出一個神武天皇來，而我們一個眞正的始祖，却要不加承認，一定要將自已列為空桑之子，殊無道理，至於陵是否在此，亦係根據漢魏晉人之記載，只要黃帝其人不假，葬此當無他說。

其次，陵中所葬是黃帝本人還是他的衣冠？又是問題，我們知道黃帝在生時，戰阪泉，殺蚩尤，後又披山通道，東至於海濱，西登崆峒之峯，南抵江湘，北達寧夏，最後合符釜山，（察哈爾）鑄鼎荆山，（河南閿鄉）可見一生奔波，未嘗定居，崩於何處，實不可知，據幾種野史所敘，黃帝乃昇仙而去：

封禪書：「黃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墜，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列仙傳：「軒轅自擇亡日與羣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唯有劍舄在焉。」

劍經：「黃帝鑄鼎，以疾崩，葬橋山，後五百年，山崩，惟有寶劍赤舄。」



黃帝手植柏

為了這些神話，令人疑惑此陵中但葬黃帝衣冠，黃帝本人實已得道升天，可是，假若人類還不能確證能有成仙的事實時，黃帝亦人，應不能有此仙術，頂好的解釋，應是黃帝崩，羣臣不忍言其死，葬於茲，而言帝已仙去，但葬衣冠，如此說法，尚能近乎人情。

最後，黃帝究係中華民族的始祖，抑僅係漢族的始祖？這問題在民族意識澎湃的今日，實應有詳加討論的必要：

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按國語魯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禹姒姓，黃帝玄孫）

晉書記載十六：「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為羌酋。」（按國語魯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舜姓申屠，黃帝九代孫）

晉書記載八：「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風俗與匈奴略同。」

魏書序記：「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德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此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黃帝以土德王，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爲氏。」

路史疏仡紀：「黃帝元妃生昌意，昌意有子三人，長田乾荒，次安，季悃，安處西土後曰安息。」（漢書西域傳：「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東一千六百里。」黃帝功德紀：「安息在今波斯阿剌伯土耳其，爲同叡發祥之地」）

一脈相承・共固邊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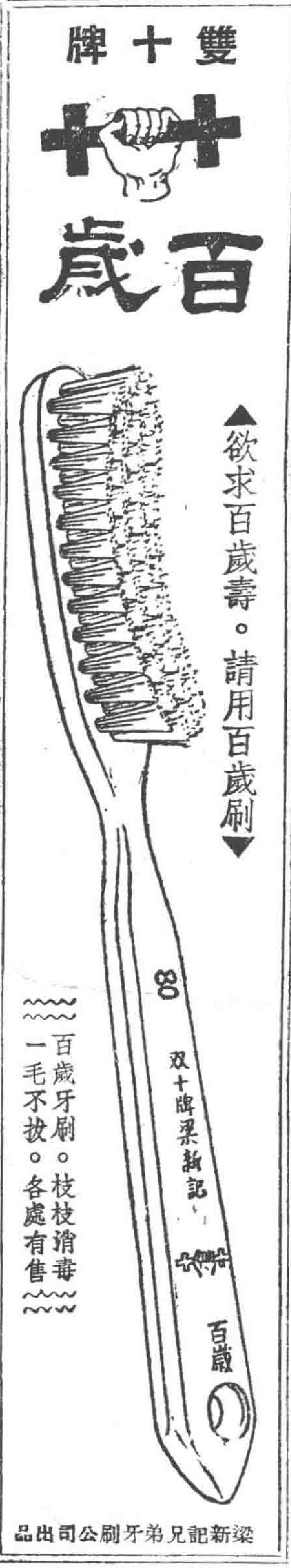
由以上各記載觀之，則黃帝不僅是漢族的始祖，亦同是藏族（羌），回族（安息），蒙族（匈奴），滿族（鮮卑）的始祖。（據山海經所載，苗黎族之禺號亦黃帝之子孫）。今日民族主義，在强梁者分化政策下，正作畸形的自主，一組組有血統密切關係的弟兄們，都被誘迫脫離了祖國，歷史的證據，才知道各族原是一系相承的親手足。自應互相提攜，關護，傾誠相愛，交流文化，共堅邊籬，組成一個眞正完美的中華民族，向世界光明幸福的前途邁進。

想到這裏，幻覺的看見人類美麗的遠景，自己不覺啞然失笑。四望陵園黯黯，寒風穿林作響，天氣又已轉陰，空山古陵，鳥語蟲聲一時並絕，我只得肅然起身，準備過陵下即拾道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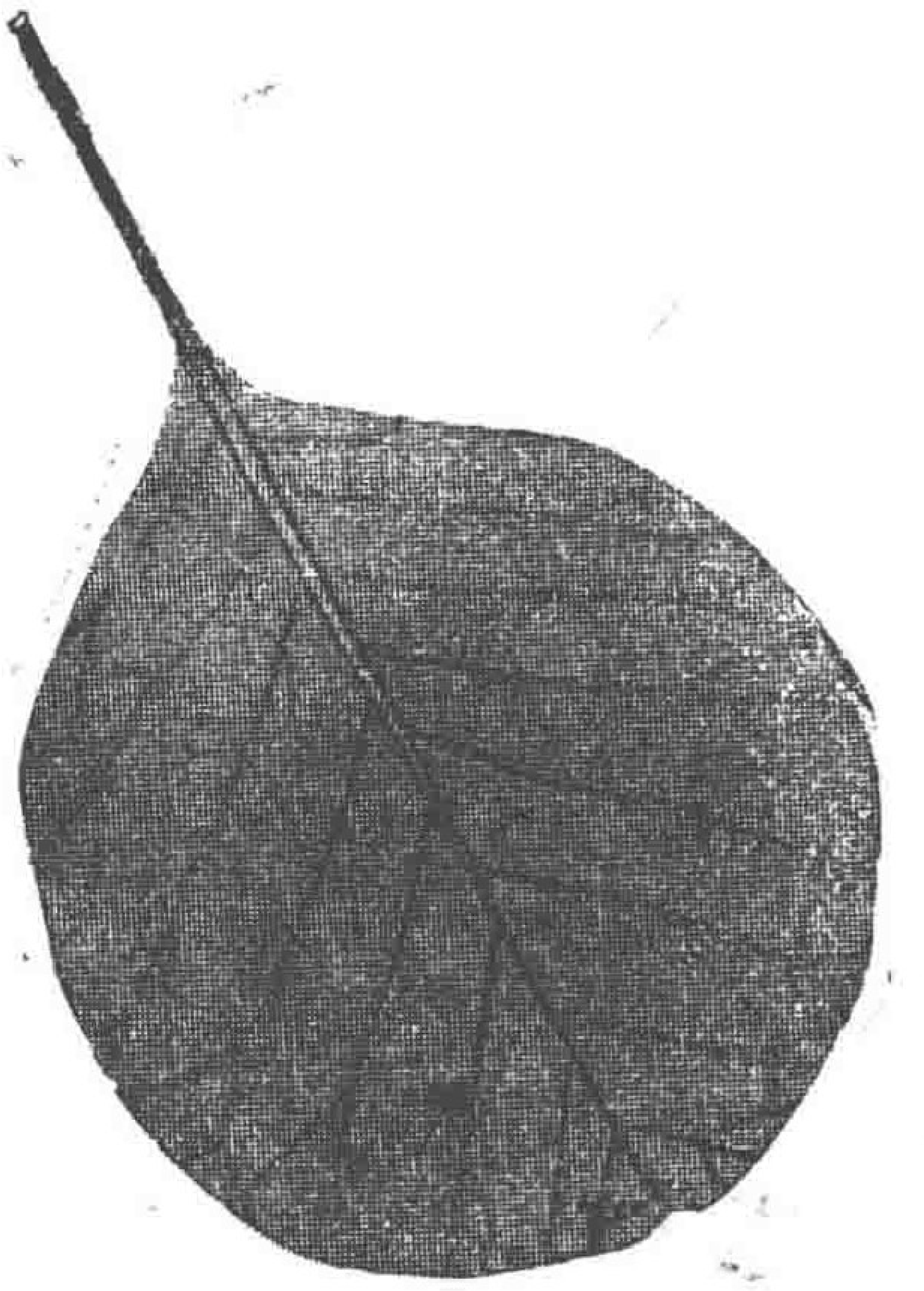
在陵前再度撫碑小立，因念路途多艱，今生恐不易再來憑弔，是以戀戀不忍驟去。細審墓土，實無異處。可是我眞羨慕這坯黃土覆蓋時的那個時代，那種新興蓬勃之氣象，樸素原始的人情，眞是可愛，當此土覆蓋時，中國的社會制度，人民生活，都已稍具規模，試比並世諸邦，尙在何處？除埃及已建國外，巴比倫尙未奠基，印度亦未定型，千年後才有希臘與亞述，及至西方聖人摩西出世，已是一千三百多年以後的事了。更無論猶太羅馬與波斯了，這是我們可驕傲處，却也正是我們應慚愧處，我懷着這兩種矛盾的情緒，撫摸墓土再三，才低頭拾起了一枝柏葉，依依的辭陵尋路走下山來。

最後，借唐舒元輿橋山懷古七古來結束這次的謁陵：「軒轅厭代千萬秋，綠波浩蕩東西流，今來古往無不死，獨有天地長悠悠，我乘驛騎到中部，古聞此地爲渠搜，橋山突兀在其左，荒榛交縰寒風愁，神仙天下亦如此，况我蹔促同蜉蝣，誰言衣冠葬其下，不見弓劍何人收，哀喧叫笑牧童戲，陰天月落狐狸遊，却思皇墳立人極，車輪馬跡無不周，洞庭張樂降玄鶴，涿鹿大戰摧蚩尤，知勇神天不自大，風后力牧輸長籌，襄城迷路問童子，帝鄉歸去無人留，崆峒求道失遺跡，荊山鑄鼎餘荒邱，君不見黃龍飛去山下路，斷髯成草風飀飀。」

回到長安，雨中無聊，翻出祭陵的稿子，一片柏葉滑落了下來，我眼前不覺立刻又泛起了那民族的聖地，那翠綠的柏島。



五六—一二二一



靜宜園 新秋尋楓記

趙 文

一年容易，又屆新秋，勝利週年之八一五，瞬將告臨，北平社會，頓呈活躍之姿態。適逢其會的學友童君，冒着熱浪過訪，約在五日試車之首日，周游香山。童業汽車廠，該廠平香長途車定期試開。這次承他好意，只得應邀。屆期，筆者身揹帆布囊，並帶水壺，前抵西柳樹井，童適與司機閒談，他說：「七點一班車已經開走，可喜的九點車很鬆動」我說：「正好一道談笑攬勝」他一壁說，一壁翻我背袋，我微笑攔住：「別忙，待我取下你看」他翻到一條游泳褲，他說：「我忘了，你稍等，待我找去」說着去了。此刻一羣人全都注目幾個碧目黃髮的盟友，這些遠涉重洋的異客，也正打量着周圍，一會兒童君覓回，一同上車，車行甚緩，時針越過十二點，才到萬壽山。車停，下去一半，另一批候補者，又由此站堂堂的列隊上車，人沒有前站多，車裏熱度並未稍減。童君請他夥計休息，這少主人要自已操機，我也毛遂自薦的說：「上下坡我替你搬閘」遂坐一旁，這一調動的剎那，車身已到青龍橋，迤邐行來，道旁兩行綠柳垂蔭，遮掩了。上面的藍天，小風由車窗掠過，車中人精神大為一振，我說：「老童，你把車勁使勻，別老那末顛波」他不慌不忙用手拂汗，輕輕轉動那圓柄，轉幾道彎，過了玉泉山，西山已經歷歷在望，舉目遠矚，久想重游的香山第一道山門，在我們急駛之下，已映入眼簾。這路是碎石舖成的，據傳先前也是黃土質，雨後路面坑窪不平，輪胎時常深陷泥淖，無法行進。嗣經外人建議，始改用碎石舖成的。一會兒車子過橋，像拖不動的駝子，立刻戛然而止。我便搬閘助威，叫它鼓其餘勇送我們遠行客順利地抵達終點。三點車停靜宜園門前。老童拉我山前小館便飯，菜是西紅柿炒蛋，還有肉片冬瓜湯——這盛筵相待，算是離校後二次會餐了，飯後下榻碧雲寺外的老童家裏，傍晚小浴，稍有倦意，僅着小褲，披着長毛巾，躺在藤椅上昏昏睡去。

第二天方一睜眼，由林隙探進一縷秋陽，這里氣候最多不過華氏八十度，可是八大處一片童山，當午日麗中天，游人則殊感燥熱。早餐後，一同踱進靜宜園(香山)，進門處有一高台，這就是勤政殿遺址，磚基高可過膝。稍左，有小型瀑布緩緩下流成池。此為山叢乏水環境中之有趣點綴。我們欣賞一遍之後，童君堅要利用「短跑」上山，我也不肯示弱，拖着青皂鞋，努力前趨。怎奈兩年沒走長路，一下子累得筋疲力竭，老童却已先我到站，在那兒汲水呢！這山道一側的洋灰水池，面積不大，水源是雙清別墅流來的，我也取下空壺，灌些飲些，事畢，穿過林叢，直搗「雙清別墅」推了門，向東沿着魚池前進，在流泉之側小坐，卸下布囊，取出牛肉、鷄卵、饅頭，開始飽餐，童也加入接收多餘的食料，狼吞虎嚥，頃時都完。緊接着我們實現次一步游程，就是上鬼見愁。

鬼見愁高峯，在園內西北。據聞在民國三十一年夏，某測量學校會動員二百學生，為靜宜園繪製新圖，內容頗為詳盡，把園內垂垂湮沒的名勝古蹟，依照各處風景，妥為測正方位，以比尺千分之一繪成，圖面有四張「對開報紙」大，該圖尚未付印。假使攬勝者得此一圖，周行巡覽，當更方便。原圖現存某接收大學中。鬼見愁在香山圖的位置，却相當於新疆省阿克蘇之在全國地圖。是日筆者偕童君漫步登臨其上，手扶峯尖，坐對天邊夕陽，不覺脫口唱道：「相思恨緜緜，夕陽照峯尖！」童打趣的說：「放棄你那雅調吧，現在你看國事紛紜，人心杌陧，你我却有閑情逸致來登臨唱歌」。我道：「國家是有辦法的，前途一定樂觀，登高越險，才

顯出我們第二代的勇敢、進取，永遠不忘記肩上責任，打破一切艱難困苦，我們不顧左右，一鼓作氣的向上向前」童面上顯出同意笑容，表示默許。這時頭上一片片秋雲，變幻着形式游走，想起故鄉的一句老話：「七月看巧雲」却是不錯。六七月來此避暑者，在乍陰乍晴天氣下，峯尖上密佈着層雲霧，起滅無常，這種奇觀，頗堪欣賞呢！下山走過孤松面前，極目下望，下山亭台屋宇，盡收眼底，童笑指老樹旁宜另植「俯瞰大千」石碣以示遊人。我說：「保留你的建議」，這時斜坡上瀰蔓着綠色野草與小朵藍花。——除非這裏，人們纔有這種享受。

我們看雲以後的事——就一直往訪闊別數年老友「楓」。油綠的面龐，宛似微笑迎人，在你臨近樹側，就可聞到花椒一樣刺鼻氣味——這是它的特徵。可惜春天怎樣發花，沒能目睹，大部人們只知深秋賞葉了，香山的楓林，對北平以至世界，是很負盛名的。因此在萬紫千紅爍爛絢麗的十一月（陽曆），它大量吸引着舊都仕女來此觀賞，情況至爲熱烈。香山收入之豐，也以此時爲全年最旺季節。門票售出額可達最高峯。據說一天能賣好幾本票子。這些單人或是團體游山者，都不空回，兩手滿擷紅葉枝。下山駛歸之兩輪車，車架前後亦密佈許多紅紫誘人的新點綴。悅意的緩緩驅車進城。在同一情形下，東方島國男女，一入深秋，亦喜賞葉。它們盛行一種所謂「紅葉狩」maple-viewing。紅葉確是一種具有魅力的尤物。楓樹之外，柿葉經霜也變紅的，據黃休復茅齋客話載：「柿有七絕：一有壽，二多蔭，三無禽巢，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本固，七霜葉紅而堪翫」楓槭不同，字典有於maple字下註作「楓槭」者大誤，按此二種，並不同屬，槭作Acer，楓（maple）係歸在被子植物金縷梅科楓屬。是落葉喬木，書載：「楓在春天開黃褐色花，樹高達二三丈，掌狀三裂，本材供建築用」，春天開花一事不詳，高度頗可靠。香山楓樹有的長在山窪，人在山上平坡一看，不量也有二三丈，楓的形狀，有如手掌，也有三裂的，賞葉的游人最好請到「寫秋容」附近一觀。秋深霜降之後，平坡上紅紫一片，遠觀有如朝霞四射，蔚爲奇觀！讀者如能偕友二三，蒞此燔柴炙肉，小作美餐，既「賞秋」而又歡聚，兼得野趣，眞是美事。

筆者留居三月，兩游雙淸別墅，蓋此處景物之佈置，爲全園之冠，殊值得留戀也。下山返平途中，適值薄暮夕陽，秋蟬唱晚之際，車內人數寥寥，而童又先我而返，自己心靈上若有所失。時間苦短，未能盡興。待秋深當再一往。到家已然萬家燈火，可是熱氣流依然充滿了古城。

此行因時間過短，預想在八大處附近泗水亦未實現。其次，未邀董君同來，至未攝取風景，寫稿時遍覓前拓之香山二字，竟告不翼而飛，該字係摹自「西山晴雪」碑陰小詩，惜不能找到，抱歉之至！



縉雲山探勝

黃大受

大風吹我到巴蜀，正好游山友麋鹿，熏風聯袂縉雲山；鎮日清游眞幸福，吳侯方子兩師徒，吾道西來德不孤；我亦儒冠儒服者，慚愧無聞不丈夫。行行笑語穿雲霧，石道嶒嶝千萬步，觀音巖上百花香，小立徘徊口占句。數里縱橫大竹林，迎頭甘露濕衣襟，傳聞此處多文豹，祗尋狐鼠不傷人，盤旋繞上山門路，　松柏蒼蒼千萬樹；山頭紅豆酷相思；沿革今稱縉雲寺；升階禮佛轉精舍，良朋社友共僧話，漢碑掛壁自精良，論詩蘇幅堪稱霸。此寺恢宏唐代中；由來儒佛早溝通，漢藏師徒與學校，願言悲憫紹宗風，林泉展玩九峯面，千葉蓮花罕曾見，雙峯老幹起龍鱗，欲讀唐碑文不現。伊誰雙跡紀游踪；迦葉傳奇獅子峯，登峯履跡心相印，神足與我將毋同。下山還適北泉去。濯纓濯足原隨意，那堪男女浴同池，紅情綠意恣游戲。歸途擊楫嘉陵江，江上層巒引興長，陰隲文篇勞解註，龍光閃灼映斜陽。散步北碚聊小憩，茗敍移時始歸去，回頭遙望縉雲山，冥冥渺渺知何處。吁嗟呼數十年來一夢間，故園東望路漫漫，曾經滄海欲迴瀾，芒鞋踏遍萬重山，何當嘯傲須彌頂，仙佛叢中任往還。　近人黃介民游縉雲山詩

縉雲山是東川名勝之一，位陪都郊區，抗戰時間，曾誘致不少遊屐，前往攬勝。現在先談它的地勢勝蹟和它的物產。

縉雲山，在方輿勝覽上，叫做巴山，在巴縣壁山兩縣境內，在巴縣西北一百卅多里，在壁山東北百餘里，發源在劍門山脈綿亙幾百里到嘉陵江的溫泉峽，山上有九個峯，不過有幾峯不能上去，山下有兩溫冷泉，把山頂來分界，東邊巴縣，西邊壁山，前面北碚，後面澄江鎮，都在山下十多里地處上山，山頂最高拔海約九百公尺；獅子峯，太虛台，高出海面八百八十九公尺；縉雲寺高出海面七百九十三公尺，高出北碚五百三十七公尺，山上雨量很多，氣候常常比山下相差十多度，在獅子峯聚雲峯前有古寺，從這裏東北走五里到紹隆寺，更東走五里，便到溫泉；轉向東南走到金剛碑到北碚，西南走五里到白雲寺，西接杉木園，西北爬過山走三里到石華寺，再北行便到轉龍寺接運河，而到澄江鎮了！

山上的物產，昔時最著名的，是相思樹，但現在是看不到了！山上出產一種甜茶，小樹叢生，四五尺高，味道帶點甜味而濃厚，據說長飲可診胃病，縉雲寺裏有賣。山裏另外有野生茶，可做清茶，味道有些像龍井。

雜樹全山有一百多種，松杉最多，縉雲寺前有「杉柏」幾株，最爲名貴，葉子像杉葉，幹像柏樹，質地堅細，顏色紫紅；埋在土裏，可經過千年不朽，竹子的出產也多，有藍竹，斑竹，水竹，金竹，平竹，㳽竹，毛竹等十多種，慈竹藍竹最多，也最適用。

在春夏兩季相交時候，杜鵑盛開，滿山都是紅色，有些白色，據說可以合藥，山巖溝壑裏面，常常有幽蘭放香，不過不易遇到而已！漢藏教理院成立以後，也栽了不少的花草。至于菜蔬，因爲山上的氣候冷，較山下出產得要遲些，大底土裏的產物比土面產物要好些。如山芋，紅薯、蘿蔔等都大而味美，其他五穀稻粱，四季蔬菜，也應有盡有。

動物也相當多，虎，豹，猿猴，野猪，狐狸，松鼠，常常可以看見，春天早晨，出太陽的日子，百鳥爭鳴，夏天午睡時候，黃鶯妙轉，非常美好，昆蟲裏就以蝴蝶類頂多，成羣結隊，有手掌般大的，有蚊蟲般小的，形狀複雜，花紋美麗，許多人年年到這裏來採集做標本。

松林周游

從北溫公園出發到縉雲山麓經過澄江鎮，有一片大松林，這地方也就叫「松林」。

松林，滿滿地長着松樹，恐怕已栽種了十幾年，有一丈多高，松林裏也沒有什麼佈置，枯寂的黃土山，就靠這幾千株的青松來點綴着這單調的情形。

上松林，要經過一個陡坡，這陡坡可以對山下俯覼，看遠山近水的風光；松林龍岩的尖端，有一個夕照亭，每當夕陽西下，紅霞射影，眞令人有奇異的感覺。

沿山麓另外有一條和公路平行的小路，道路曲折，路旁有一個白鳥亭，當到朝陽初上或暮色蒼茫，可以在這兒望白鳥一羣羣掠空飛過，于右任先生題額，叫「綠水青山白鳥亭」；飛來閣，也在山高處，十里路外，便可望見。從這裏可以俯覼公園全景，像圖案也似的，每當季節變換，花開花謝，這圖案就要換一回花樣。

原來有計劃築條公路通縉雲山，但只做了一半，通到黛湖，便停止了，不過上山的人，仍是取道小路，比較近些。這裏山麓一帶，有很多私人別墅，專供避暑之用，點綴在山間水畔，頗有園林之美。

從這裏上去，便是上山的大路了！



山光水色說黛湖

從松林時而沿公路走，時而走小路，漸漸走入山裏，樹木也多起來，景象清幽，引人入勝，遠遠望見山間林屋掩映，廟宇隱約在樹林裏，不遠幾步，便到紹隆寺了！

紹隆寺是在牛山，離山麓七里，山頂八里，廟宇寬敞而清潔，可惜處在山谷裏，比較陰寒。

出紹隆寺，又上公路，遠遠望見山谷盡處，有一個屋頂也似的，走到近處，才發現是一個水閘，用石頭一塊塊砌成，有五六丈長，閘頂上面是橋，橫過這個山谷；閘前面鑲了一塊大石，上面有黛湖兩個大字。

走到橋上，正望着前面碧水一湖，向四面山谷裏伸去，這就是利用水閘擋水所造成的黛湖，湖四周全是樹木，對面也有幾家人家，兩旁的小路，繞着湖，沿着山，穿到樹林深處，據說水清的時候，可以碧綠得見底。

這黛湖，縉雲山的鏡子，山光水色，縉雲山在這裏，是顯得分外的雅緻。遠遠的幾個山峯，白雲在頂旁飄來飄去，有時候偶而吹來一陣微風，湖面輕輕地起了些縐紋，我們在湖谷中高歌，感覺到十分的輕鬆而愉快。

在晚上，月亮正照着天空，反射到這湖面上，眞是碧玉晶晶瑩，涼入心脾，山間裏微風

吹動了樹葉，就像濤聲似的，草根下的秋蟲，也在唧唧地叫着，山野上，現出濃厚的蒼老的色調，都像和那一片汪洋的黛湖碧水，作對照，作陪襯！啊！美麗的黛湖，靜穆的黛湖，這黛湖給予人無限的安慰和樂意。

雜話縉雲寺

快到縉雲寺前，道路平坦，兩旁雙松夾道，氣象萬千。在兩株高大的松樹旁邊，廟裏把它們當作頭山門，上面懸了對聯，叫「萬木參天嚴佛國，雙松夾道護山門」。眞描寫得入微妙了！

要到山門前，有個洛陽橋，到這裏便可望見右邊有廟宇了，橋前面有亭叫衡亭，走上去可以遠望山前平野，亭基是石砌的有像城門洞一般，穿洞有一條石級路，下去據說可以通到北碚。

轉右邊便是石牌坊，上面題了迦葉道場四個大字，據說是明代建築，一層層的台階，不高峻，但是看來也顯得雄偉，廟前的石照壁上雕了一個獸形，身有鱗甲，旁邊有芭蕉，很像南方熱帶景物，故老說：是豬化龍，但有人說是這是中世期所刻的麒麟。台階走完以後，便看見一排粉牆，上書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十個大字，進門國旗飄揚，便可見到這廟是不同於一般的佛寺了！

一進門就是大殿，殿裏法相莊嚴，地上蒲團有六七十個，樑上掛了六十多幅綢製的六字眞言，色旛彩鮮明。殿前擺了六盆菊花，分成紅黃白三色，點綴得分外清靜，殿前的寶塔松，碧綠蒼翠，使人如在春天。

殿右是客堂，專門供招待來賓的地方，裏面佈置得非常雅緻，許多現代名人鉅公的題對和詩文，還有許多宗教團體的相片，四周的坐椅，乾乾淨淨，並且專門派了一名小童來招待游人，廟裏因爲運輸困難，所以對于游客概不招待吃飯；好在游山花不好多時間，大可下山吃飯，或者是帶些點心，充作乾糧，也就方便了！

再右邊是雙柏精舍，現在充作漢藏教理院教員的宿舍；教育部廿七年撥欵，設了編譯處，請法尊法師主持編譯漢藏教科書，也就設在這精舍裏，雙柏精舍的後面，有一棟新樓，樓上面是圖書室和法物陳列室，法物陳列室全是陳列太虛大師從南洋帶回來的各種經典和紀念物品，游人可在招待室內請求和尙招待開放參觀。樓下有一個圖書閱覽室和兩個教室，向左邊去是舊的房子，便是院生的寢室了！

廟裏大殿東北角，建八角亭叫華昌亭，東南角建了方形瓦亭，豎立院碑，雙柏精舍的西北角，鑿池蓄水，池中間建了一個湧泉亭，廟外東北一百多步鑿了一個長方形的小游泳，池旁邊也建了一個了一個小亭，叫涵碧亭，廟南白虎嘴上面建了攬勝亭，再前百多步建了一個觀峯亭，這些亭上，也多少可以流連觀景一下，點綴在許多森林和花的中間，到也增加了不少的風光景色。

縉雲寺的名勝古蹟

廟右邊聚雲蓮花二峯的中間有個洞叫海螺洞，很小，但形狀像海螺而已，沿洞走過山向西邊走三里，便可到石華寺，廟後面有石笋，高十幾丈，挺秀獨立，在土山之中，到也算得奇觀，相傳有一個軒轅洞，在廟南五里白雲山，不過很少有人到過！

縉雲山有九個峯，叫做朝日，香爐，獅子，聚雲，猿嘯，蓮花，寶塔，玉光，夕照，由東到西，依次排名，取名的意義，都是因爲形狀相像的緣故。通常人可以上去的，只是獅子峯，香爐峯也可以上去，不過因爲有人看見豹子，上去的人不多，其他諸峯，游人上去的很少，也許只有採樵的人，到過山頂能了！那幾個頂上，是不是有什麼奇蹟，因此也就不得而知了！

獅子峯，是從縉雲寺廟左邊上山經過幾層陡坡，螺旋似的，大約二三里，便到了一個城門似的石洞，穿洞上頂便到了獅子峯，上面築了一個台，叫太虛台，是漢藏教理院的僧衆紀念太虛五十壽辰的，而且立了石碑來記述這回事情。獅子峯上有兩個足印，長一尺多，深一寸多據說是迦葉尊者，在九峯頂上顯示了十三個足，印這就是其中的兩個。土人却傳說這是眞武祖師的足跡，說祖師曾在獅子峯上，一跳跳到重慶南岸的眞武山，所以留下了這雙脚印。

太虛台是石砌的，站在台上，四顧茫茫，有時也可看見雲海，望望兩面的八峯，高高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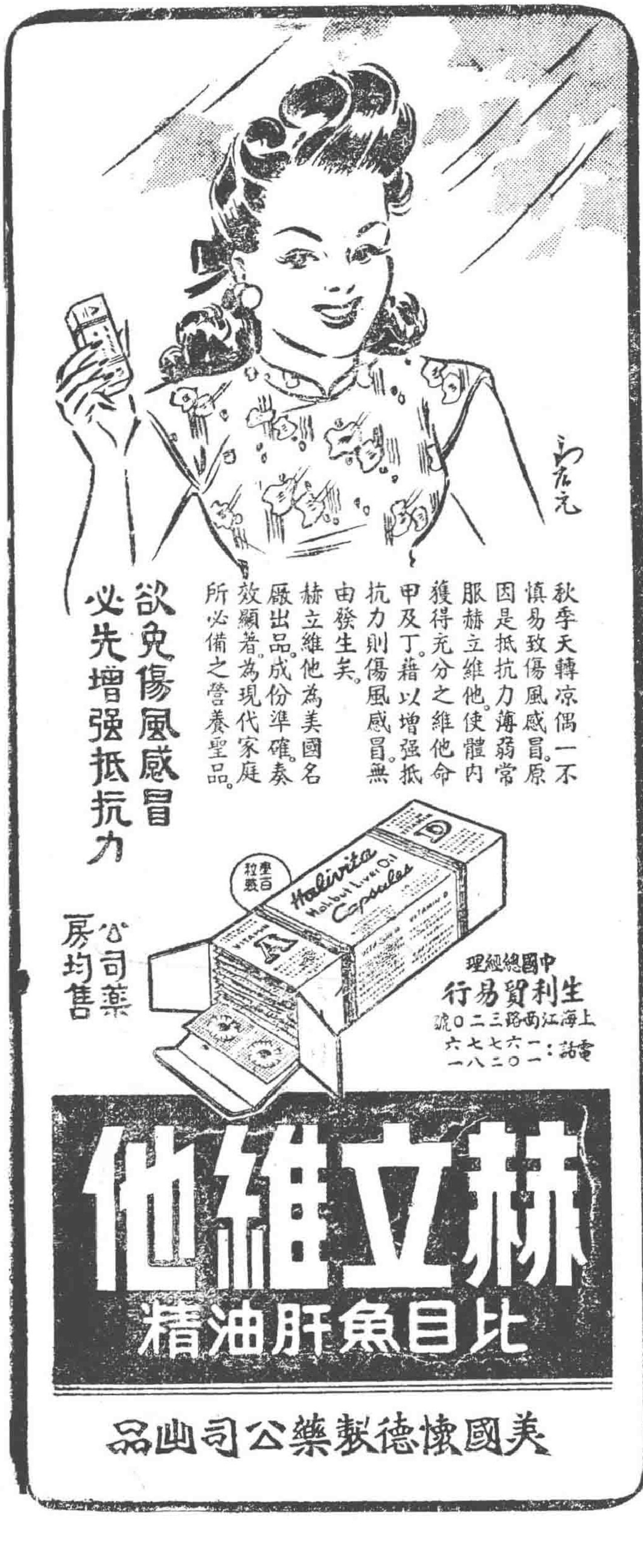
矮，白雲繞來繞去，也令人有飄然之感，九峯樹木葱葱，秀麗得很，太虛台上，望香爐峯，最是清楚，還可以看見香爐峯上的寨址，據說在台上曾經常看到豹子在峯下打架。

香爐峯下面，可以從廟左走六七百步便到，在石巖壁立的地方，刻了有凹龕貼壁佛像好幾處，形狀很古，不曉得是什麼時候刻的，左右刻了很多的塔形，下面掘了方窟埋藏骨灰，有字可考的，是宋代元祐三年所刻的，更右邊走百多步，有個突出的石巖，下面鑿了圓窟，窟裏石刻了塔像塔當然是埋骨灰的，周圍可容七八人，二十九年發現，恰好是刻了一百年，太虛法師題做佛伽窟，也可算是一件古物。

在廟的西南十多步，有一個蟒塔，周圍三丈有六尺高，四周圍繞了石刻的龍甲蟒身，有人說這是過去一個和尚的墳墓。另外在廟外東南一百多步，竹樹林裏，有個鷄塔，也是用石刻的，頂上刻成鷄形，但是頸足都已經斷掉，僅存有翅膀了。

至于廟西南的菜圃裏，有一個八角井，是石地鑿成，有幾丈深石隙裏可以進水，宋朝馮時行狀元曾經在這裏洗過硯台，所以又叫洗墨池，縣志引王志說：「八角池，在縉雲山上，相傳有龍甚靈，又名龍王塘，明萬歷時封龍爲康濟候，土人遇旱禱雨輒應，其上常有雲氣蔭之」。但不曉得是不是就是這個八角井。

在廟背後，這幾年和尚修理空地，在土堆裏掘出石雕四天王像，僅存胸以上一截，形狀很古，據專家考證，是古時期的雕刻品，同時期的產品，在北溫泉也可找到。溫泉寺內石橋橋欄，有芭蕉麒麟和縉雲寺前石照壁上的相像，一定是同時代的遺物，又雕有極樂鳥圓花圖案等，也和唐代雕刻相近，至于溫泉寺後巖下，曾經就巖雕有羅漢像十五尊，形態也很古樸，這些石像都可以供考古家研究，對于研究文化史美術史，是都有價值的，應該好好照管才對！



新生中之台北市

陳其英攝



⇦台灣省植物園之椰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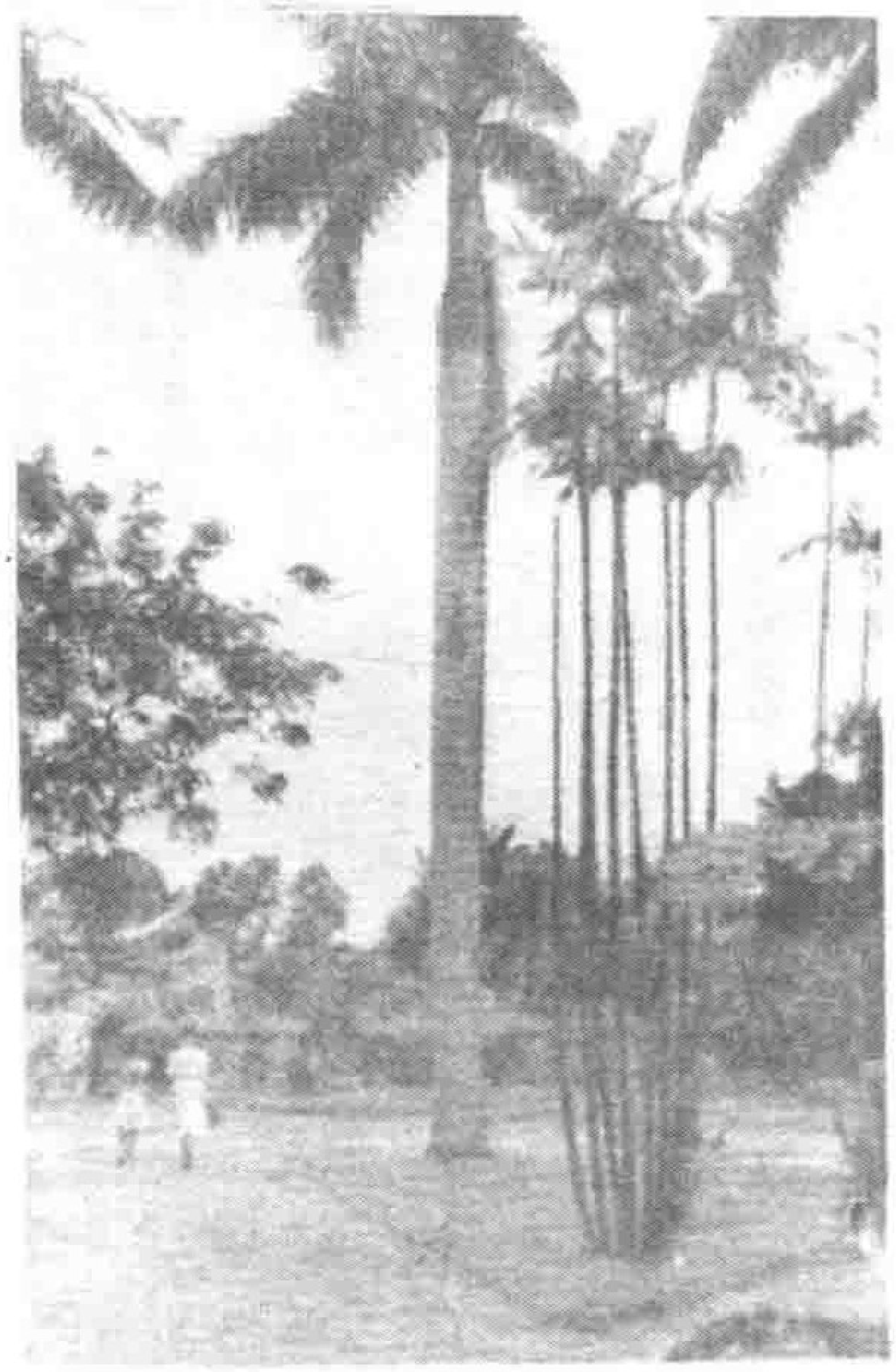


⇧台北市中山路火車站對面中航公司辦事處



⇩台灣省圖書館博物館

⇩植物園一角





⇦橫跨淡水河上之台北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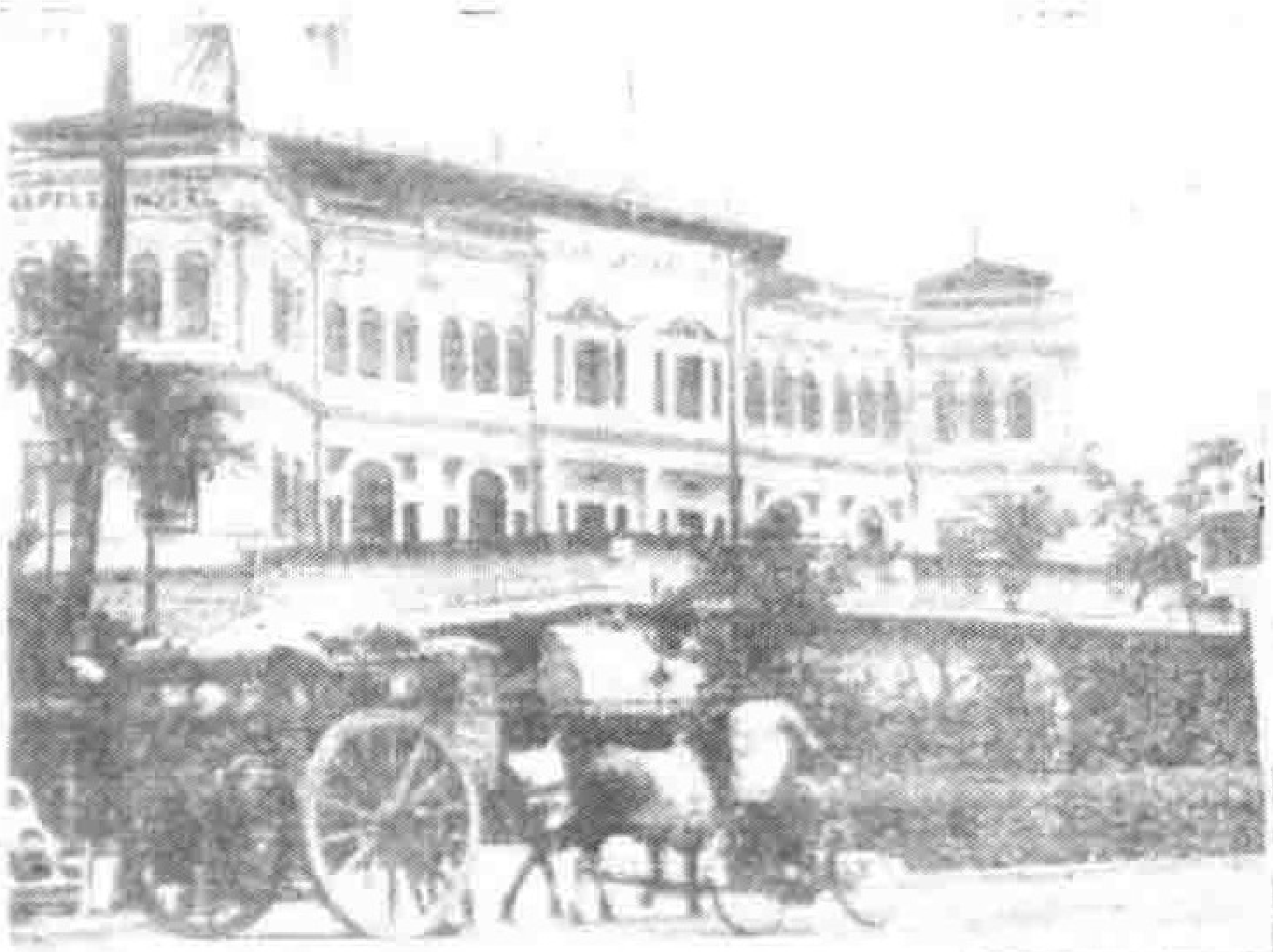
⇩淡水河一名基隆河風光佳麗此爲經流台北市之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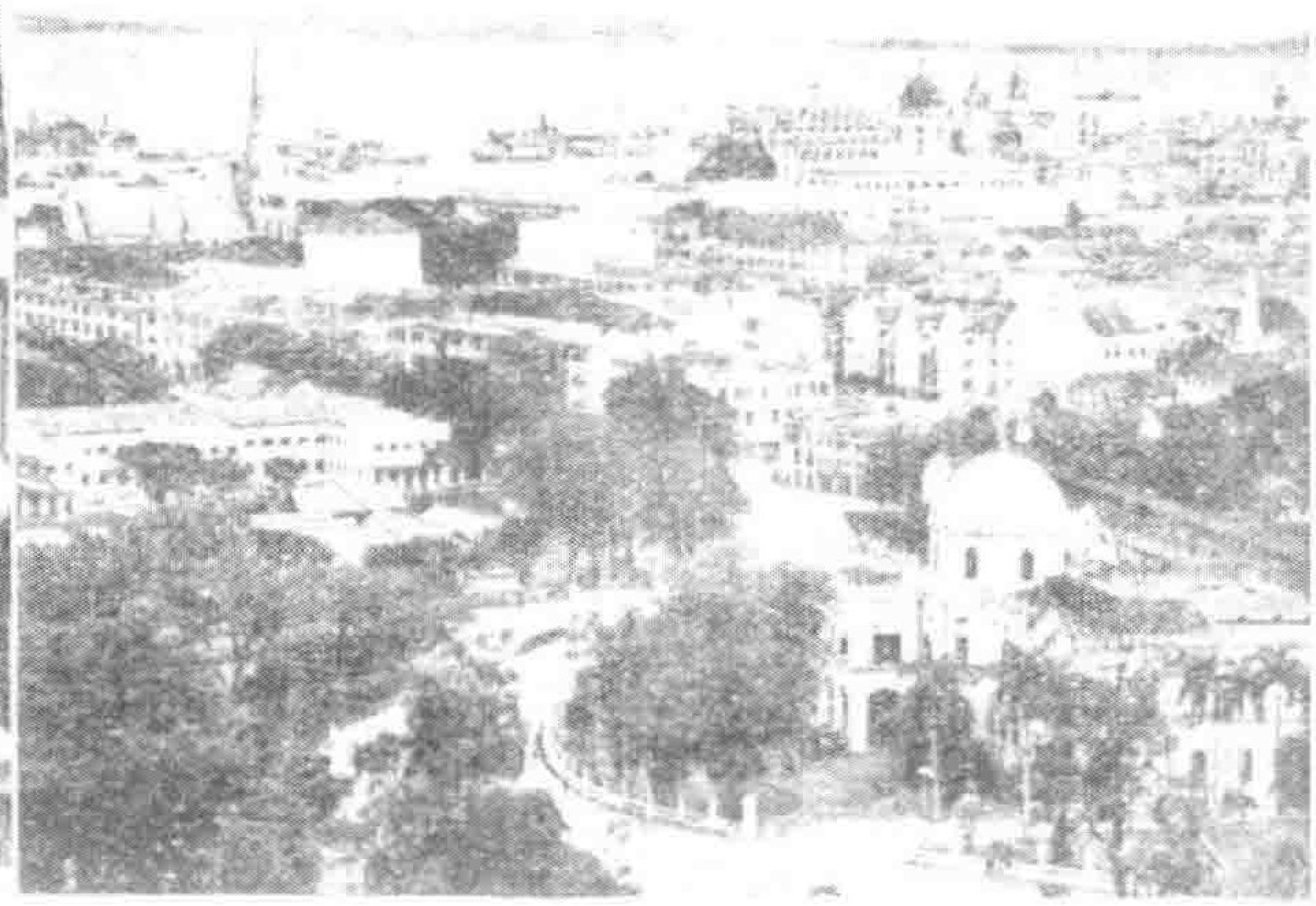
⇧台灣省長官公署（前台北市政府）

新加坡之旅遊景色



⇧極盡奢華的新加坡拉忽爾斯飯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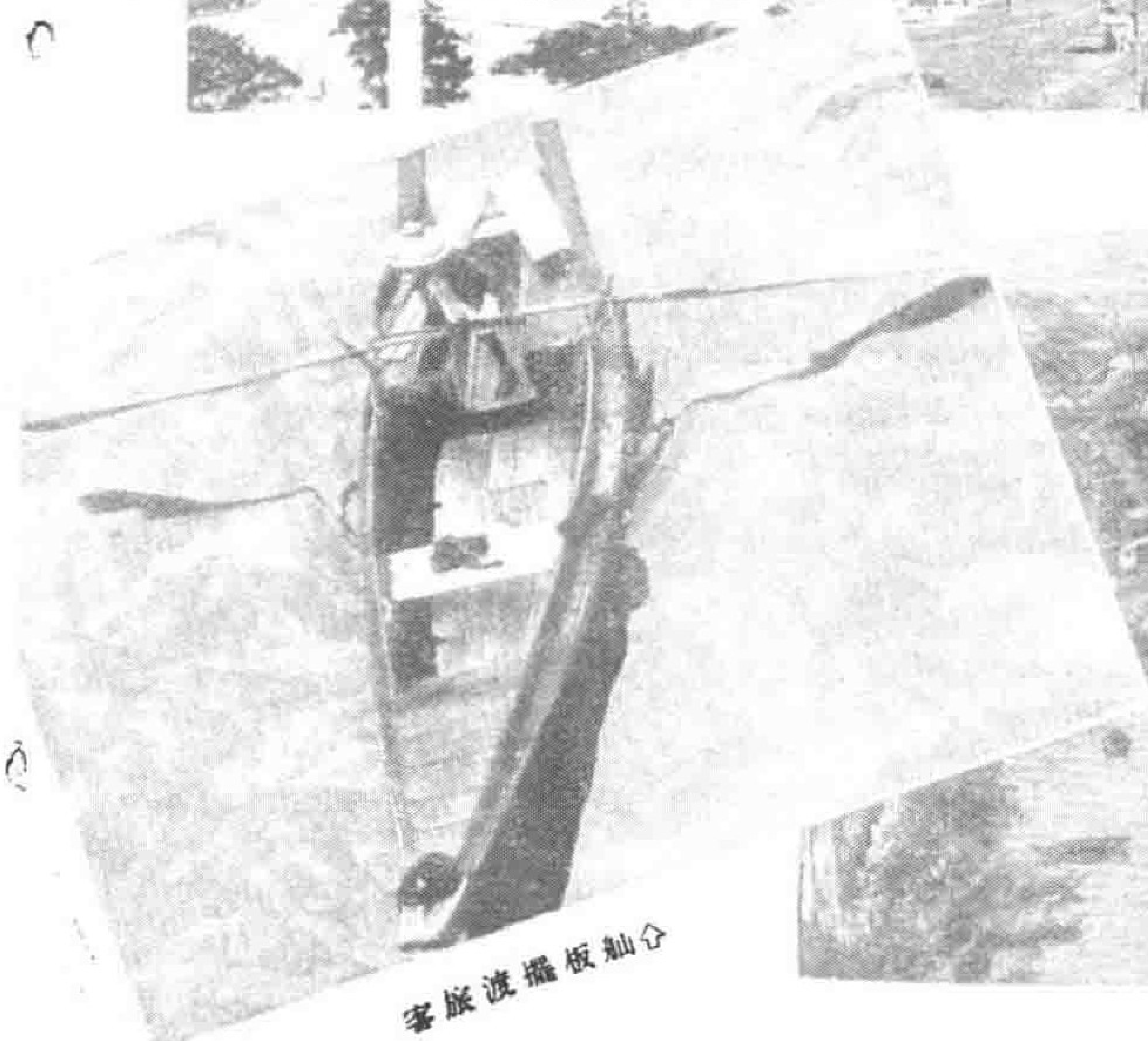


⇧新加坡島瞰



⇧新加坡主要道路之一——北橋路

⇧新加坡維多利亞紀念堂右爲最高法院



⇧舢板擺渡旅客



⇧新加坡港內的舢板羣

勝利後的香港行

透視中國裏的英國

周尚

坦克車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原子彈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十二點零一分，第三顆原子彈落在長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日本屈服，我們勝利。於是大家準備還都，我是早把冬衣連被殷一齊賣光了好久，才於十二月十四日眞的踏到着首都泥土。

在南京靜靜的候了二個月，政府首長似乎遙遙無期的來，我幾乎寂寞得發狂，雖然，天天在寫衛生稿子，但煢煢孤單，不免顧影生憐。夜深人靜翻翻石頭記，翻到二十回：「賈環因和鶯兒睹輸了錢，吵着哭了。寶玉正跑進來說道：『哭什麽？這裏不好，到別處玩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我看了這幾句，頗有領悟之處。登在中國南京不好，到中國裏的英國去吧。

中國裏的英國是啥地方？老實告訴你吧，是香港。有人說香港是亞洲中的歐洲，我不以爲然，因爲亞洲中的歐洲太多了，澳門、印度、緬甸、越南、東印度羣島、馬來半島，何一非歐洲化！如今中國裏英國化的唯有香港首屈一指，說香港是中國裏的英國，誰曰不宜？

重視活力

是二月四日，我自南京到上海。上海到香港間的交通十分困難，輪船無期的駛行，大約一個月內平均一艘開行，但休想在船公司直接買得到票，非請教黑市寄生虫，行不得也哥哥。滬港飛機每星期一次，每次僅載客十一人，登記者已登到十二月下旬，我要挨到吃過年夜飯後才得啓程，豈非令人焦急，幸得友助，讓出一個空位，隔了十天，便在二月十四日的清晨上龍華起飛，直向南國而去。

機行四小時多，到達九龍啓德機場，晴空萬里，春陽灼人，一開機門，通進一股熱氣流，大家馬上脫去冬季大衣，下機後迫得毛衫也卸下，接客的港友早就是初夏的打扮了。當時機場上並無什㢞檢查，只瞧見許多戰爭的瘡痕，破壞的戰車、炮台、殘垣、電網，似乎在向旅客們訴苦。日人打香港時，我全家妻子十人剛剛適逢其會，曾爲日人的打靶之的。今日舊地重遊，一些回憶的雲烟，像火花般一幕一幕地閃着。

一踏進半島酒店，光景便不同了，十足表現着紳士的色彩。眺望對岸香港，從海邊遍佈到山頭的橡棋格似的建築物的白牆襯現在碧綠的海水和蒼鬱的青山間反映出活力。然而我也永不會忘記它身上斑斑血痕。！它美麗的面孔，就在那次狂炸中喪失了，從此，它帶着憂兀的憤恨苦鬥着，而今它恢復了笑臉，迎着流浪的人，敎人怎不生今昔之感。

公務員苦

香港在光復時有二萬二千日人，平民佔四千，二月底可全部送回日本，惟戰犯岡田、野間、柏木、金澤等惡魔尙留港待審。他們的情況只有狼狽，沒有頹喪，隔些時候，我們對他們仇恨或已淡忘，而他們尙無悔悟，則禍變叵測。有的民族是健忘的，俠義爲懷，不太記仇。有的民族是麻木而富於妥協性的，就極容易自滿，苟安現實。他們的肚裏對我們是驕傲的，也許還是輕蔑的，我從心底裏湧起無限的危懼。

因爲有日本人，有日本兵，因爲一切還是未入常態，所以香港先來一個軍政時代，一切皆由軍人來治理。香港海面停泊着三十八艘英艦，其中最大的「安遜」旗艦，有三萬五千噸。在艦類噸位上，比星州多一

倍，但軍事上或經濟上的價值，香港遠不如星加坡，可是英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部卻設在這彈丸之地，够人玩味了。不過總部從澳洲雪梨移到這裏，艦隊司令福拉塞上將招待記者時曾巧妙地聲明過：「原因是香港為一個良好基地」。

軍政府的組織簡單的敍述一下吧。最高長官也稱『港督』，英名Commander in Chief，由D.BrigM. Mc Codougall担任，港督下設（一）最高行政長官部，有民政官和副行政官（二）祕書處，有書記長，一等書記，總務和財政顧問官長以及高級官員SO F SO II SO III SO是Staff Officer的縮寫，自中校少校至上尉的階級。（三）普通行政部（四）中央行政部，此部甚大，包括農林、航空、教育、播音、漁政、郵政、新聞印刷、房屋分配、電政各署。（五）警察部，（六）休例部，（七）財政部，（八）進出口部，（九）立法部，（十）醫藥部，（十一）義勇軍軍部，（十二）華民司，（十三）勞工部，（十四）供給、運輸、實業部，（十五）軍事運輸部。

這裏所指的公務員待遇是華籍公務員。他們的薪給以原薪加四年「年功加俸」，另加復員津貼男六十五元，女四十元，另加生活補助費自七元起三十元止，薪多補助費尤多，如其職位為SO，即所謂高級職員在上尉以上者，則享有下列的配給物（一）可購平價罐頭食及烟酒等，（二）贈送蚊帳一，軍毯三，軍服一。上尉以上皆以金鎊發薪，發津貼，最低月得約合港幣八百元。

他們有廉價膳食辦法，一月十七起施行的共分ABCD四級發給膳食票，凡公務員或軍人都得享受，A種係發給香港、牛島和告羅士打等酒店的軍人及公務員。B種係發與享有配給的軍人及為服務於必需事業的戰時俘虜，早膳收費一元五角，午膳二元五角，晚膳二元。C種係發與「無資格」的個人，在戰時未受俘虜的平民及非服務於必需事業的戰俘以及過港的人士，早膳二元，午膳三元，晚膳三元。D種是發服務於必需事業的僱員，其薪水在二百五十元以下者，早膳五角，午膳一元，晚膳七角半。迨後BC兩種合併，午膳較前B種減五角，C種早膳減五角，午膳晚膳各減一元。凡超過二百五十元一月收入的公務員則不得領D種膳食票。各種價格雖不同，而菜却是一樣。中國餐在金龍酒家，六人一席，每人七角。大菜在香港牛島兩酒店，價目雖不同而膳食均無異。每天早晚的忙着，身穿一套草青色的『戰服』，在街上急忙忙的跑過，黝黃而深陷的眼睛，放射出無限悲哀的情調，苦難的臉掛着無量寃痛，人家一望而知其為香港華籍公務員！

小偷大劫

我留港三個月，差不多每天有一宗或多宗的刧案發生，兇刼勒索的角色戰前十九是華人扮演的，而今西人也來客串了，外國水手也不甘華人包辦，報紙上登得很大的字，這也難怪，他們的收入，不够飲酒啊。他們飲醉了在灣仔沿海一帶入夜常去敲老百姓的門，大家害怕起來了，於是一個文化機關出來結合當地人士，來了一個組織，對付醉士，各人吊桶似的一顆心才放得平穩。

我住在高高的羅便臣道，入夜敲過了九點鐘，歸途中就提心吊胆了，把鋼筆手錶港紙放存友人家，才敢啓行。因為我親眼看見兩個小癟三搶一個坐轎的朋友。上海人叫剝猪玀，香港人曰「燙死猪」。上山的公共汽車未嘗開，房子又因炸得七零八落，小弄破屋內很容易藏躱不肖份子。陸軍總司令菲士廷少將說過，現時港島新界和九龍的警衛工作，多由警衛執行，以前港地常備警力達二千七百人，目前則遠低於此。我知道印警受日人的宣傳，已不可靠，預備送回去，而代以葡籍的混血兒。可是混血兒究竟不多，於是匪徒乘隙活躍，何況在兵連禍結民窮財盡之秋，堅道、灣仔、跑馬地遂成了最恐怖的區域。二月十七日夜，三個外籍人士到灣仔一家住宅偷竊五千元，後來全部落網。還有一家中國人餐室每受水兵經常假意喝醉了酒，不給餐資，計先後逮捕水兵十四名。

香港的扒手，一向著名於世，扒手在當地稱作「小手」，碼頭、戲院、車站、酒樓、旅舍的公共場所，便要提防。近來小手猖獗得很可以，警局虛懷若谷的籲請市民作自衛。賣風景片的小童，人羣中的閒漢，

徘徊道左的光棍都是大演出手的好漢或是幕後的指使者。每在一個擠的地方，男也擠，女也擠，擠得不可開交的場面中，他們也擠在裏頭使你銀夾擠了出來。有的童匪手持三四張風景片，向外國阿木林兜售，童匪將風景片高高一遞，你小袋裏的寶貝便不翼而飛。

據說從九龍城到尖沙咀的巴士（即公共汽車）中便有四個組織，一個是屬於九龍城的，兩個屬於油麻地，另有一個是「老雀」。前三個組織擁有七十來人馬，都為年輕小夥子，名曰『插友』，三五成羣各有其『業務區』，各顯神通。下手那個可得雙份純利，助手派到一份，他們的頭目稱『老四』，可以坐分一份，餘一份是繳作會費之用。『老雀』的人數最少，資格最老，手段不單是插，還要割開你內袋。『老雀』所穿的服裝不比前面的常穿時襟短衣褲，他們有穿西裝，有長衫，有類乎軍服的黃衣，可稱色色俱備。我們甚盼當局重肅警蹕，洗滌妖氛。

港外海盜猖披，時出為患行旅，大小船舶被劫者時有所聞，港軍事當局曾嚴予緝捕，但海盜利用沿中英邊境的海面出沒，此剿彼竄，為患依然，他們乃商諸我國軍事當局合作會剿，尤注意於湃亞士灣，以期永久安全。

牧民之道

小偷大刼雖在香港層出不窮，然而表面上照樣見得繁榮而安定，有些人很頌揚統治者的本領。說道一萬的英國人統治一百萬的中國人，井井有條。戳穿了西洋鏡不足為奇，他們還是抄了中國的老文章，就是史記上所載的『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於為非，『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穩定是統治者的法寶，奠定殖民，由物價入手。香港米公價每担二十元，與太平洋戰前一樣，而近在咫尺的廣州餓莩載道，中等米每担八萬五。由倫敦到香港的運輸費每噸一磅六先令，由上海到香港要十磅以上。

他們有澳洲來的各種罐頭食物，又有緬甸暹羅的米，印度的織物，外加救濟總署的特別幫忙，儘够一個小島百萬人口的享用了。日用品的配給種類很多，油和糖三月間也開始行配給制。白米的配給量由每人每日一斤減至十二兩八，二月十八日起，又減至六兩四，另搭配麵粉四兩八。可是麵粉南方人不喜吃，公米比重慶的更糙更壞！有些闊綽人家賣去公米公麵，買黑市白米吃，黑市米便漲得駭人，但儘管的漲，儘管有人買。

戰爭之後，繼以飢饉，似乎是歷史的慣例，好像人們所受的戰爭的災難還未滿足上天所應予的懲罰！此次配米減少原因，由於越南暹羅等米庫歉收。三月八日港府穀米統制官已宣佈，各地入港的人，除非有充分的證明，在港陷前居港七年以上，或現在服務於政府統治下各機關或其他必需事業機構，概不發給新米證。

麵包也是公價的，託糖果店麵包店代售，每磅四角却不如初起時的擁擠爭購，時見公價麵包放在櫥窗內無人顧問，原因是數量多，普遍發售，又不是主要的食物，而最重的原因，還是麵包不能躉存運銷異地，并不能摻入雜貨。

其餘配給的食品有牛奶、香烟、香皂、罐頭牛肉、麥片、糖菓等。是由配給店依照手續向政府價領物品後，在市面零售，例如好力克牛奶每聽五元，克寧奶粉一磅聽裝三元，六磅裝牛肉六元半，鷹牌牛奶六角半。惠羅公司因為沒有英國貨賣，只好改為平賣場，每天每天排列着長蛇似的人，等待一天或兩天購買平價的布、皂、盆子等等，英印籍的警員，拿了木棍像牧羊似的維持治安。

美貨入倉

港府施行配給制以來，物價雖仍不免波動，但究竟波動得不大，大概較戰前高漲到五六倍至十一二倍。美國貨在香港反比上海貴，例如五十一號派克，二月間上海售七萬一枝，而香港要三百港紙，約合國幣十四萬，幾高一倍，我在三月間向美國水手直接買了一枝，計價二百四十元，也要十二萬國幣。玻璃絲襪到後來高到二百元一雙，衣服也貴得可

忄，一件舊西裝褲也得要八十元。

香港的商業和航運有人譬喻為紅血球和白血球，它從日人手中解放後，雖現着貧血狀態，但美國總統船『格蘭』號在我未到時已載來了千餘噸的貨物，却封存在深水埗的倉庫，幾被政府凍結了。「格蘭」總統號第二次又開到了，載有千餘噸貨物來，大都為化裝品布匹之類，商人們即在船上貿易，但受政府限價通常均為貨價百分之三十以下，洋酒則祇准加上利潤百分之五，而貨價照官價美匯辦理，卽每美金值港幣四•〇二六元，可是黑市美金恒在五元以上，商人太不合算，美貨無法充斥市面。有一個時候，美貨不來香港，直往上海，商人由上海購來，因此美貨不得不高過上海。對美貿易便成一場春夢。美貨既不能暢銷香港，英貨產量少，又不能運港，我友黃松適自英歸，講到英本國衣着日用品尚在配給統制期中，他穿的土老兒襯衫還是路過印度買的，港商購買英匯及向英訂貨雖然容易，但英方何時交貨，貨何時到港，英出品商絕不作合約式的保證，去年定貨，尚是遙遙無期。

對滬貿易，早在去冬。上年十一月間永生輪首先開港，裝來棉紗，棉織品及食物，為數雖不多，却刺戟了市面，棉紗棉織物一度見跌，并影響了呢絨、衣着、雜貨等趨疲，人心一致看淡，不料今年一月初祖國突然禁止棉紗和棉織品出口，這一炸彈幾窒息了滬港貿易，一刻兒紗由四千元激漲到七千元，弄得港商心灰意懶。走私的朋友在滬由陸路運紗至廣東，然後設法偷運香港，做一筆好買賣。

暹羅物價低過香港，黃豆、綠豆、淡菜、白椒、生油、猪油、糯米、臘味已滔滔來港，因此國貨便有支持不下之槪。從港運土產赴星州本有利可圖，從星州載回樹膠胡椒等，也可賺錢，不過星州限制土產輸出，商人亦愁眉。

各路交通

英、美、澳、荷、新嘉坡、暹羅、安南、馬尼拉、孟買、廈門、汕頭、廣州、澳門、上海和天津等地的航行都已恢復，外國輪船公司初時有聯合辦公之舉，今已各自分開，渣華公司航行南洋各地的郵船，亦開始復航，我國僑民出國復員都聚集於此。不過水上交通比戰前還差得多，例如一九三七年，海洋和內河輪船出入香港的計達三萬三千七百八十二艘，目前一月僅不過百艘上下而已。三月間到上海的船一個月內不過一二艘，旅客不易搭乘，今則加多，行旅是方便了。赴廣州的佛山輪為最大，由中國旅行社主辦，可稱價廉物美。廣九路火車辦得還不行，而且流行黑市票。往澳門的只一條大船，餘皆機帆，途中還有搶刧之事，機帆上常備槍砲自衞，近來情形已好得多了。

香港復員在時間上並不快，有人羨慕香港交通已恢復戰前的利便，其實竚立在每一車站的搭客，十分擁擠，公共汽車只有二三路開，上山的幾路還要等待時日，有開的車輛也太少。公共汽車的賣票員往往毫不留情地把車門一關，車中的搭客固不覺窒息，車外鵠候的人却未免大殺風景。五六月間電廠工人罷工，電車沒有開。這裏除三輪車外，另有別開生面的『單車尾』，卽普通脚踏車後裝一坐墊，價格便宜，操此業的單車計有二千多輛，這是最近的新興事業。港九間的海上輪渡依然故我。所有舟車的價格略較戰前高一倍或半倍而已。

三月十一日，他們舉行『安全』運動，仍照英國的老習慣向左走。『安全第一』是依不安全而來的。從去年十一月到這天因汽車失事而死亡的共卅一人，重傷的一一二人，微傷的四十九人。這些可怕的數字毫不留情地强調指出在馬路上的行人和司機必需有靈敏一點的行動。據警局報告，過去四個月內汽車肇事案中，百分之四十三因行人隨意亂闖，百分之三十八因司機不謹愼，百分之十五是搭客從走動中的車輛內跳下來，此外有十六宗駕駛速率太高之故。他們提倡，無論軍民應盡力遵守交通則例，車輛司機人及行人宜牢記十誡。

行人十誡摘要如下：（一）橫過馬路前，看淸楚才好走動，（二）有行人路的地方不要行車路，（三）靠近車路而在行人路行走時，亦應左上右落，（四）橫過馬路時須直行，（五）落車時，須望淸兩旁，（六）橫過馬路時應盡量利用電車月台及規定行人的過路處，（七）須緊記在行走中之車輛制止需時，（八）由行人路踏進車路時應存戒心，（

九）車輛見紅燈確定停止後始可追行，（十）勿站於司機不易見之轉角。

文化教育

淪陷期間香港物資損失達一千萬英磅，賠償委員會正在進行調查。華僑學校的損失亦不可以數計，我祇調查得二十四校共計損失在三，八六〇，一三〇元港幣以上，最高的一校損失七〇〇，〇〇〇港紙，最低的則為五〇〇〇元，尚有三百多校未嘗復員不得實情。他們精神上的損失無法量測，更沒有什麽可以贖回來。教職員們艱苦重叠着艱苦，戰爭鍛鍊了他們的身心，現在已經有更勇敢而年青的僑校，巍然挺立於島上，對此新生的教育，我們願伸出熱忱歡迎的雙手。

港地文化水準本來不高，心理要買的書街上是買不到的。最好的圖書館是馮平山圖書館，那裏的書籍本賴陳君處置有方，全部保存。

報館在日人控制期間多數仍開辦，甘心附敵者究屬不多。戰後報館林立，新興的時事日報、新生報、人民報、正報等國內政治分裂深刻地反映在這半島上，這裏變了言論逋逃的出路。

表面的繁榮

金融市場每以謠言而波動，最利害的一次是傳說祖國發孫幣。勝利初，僑胞信任祖國，看重國幣，紛紛將外幣調換國幣，結果國幣不爭氣，一天天的每况愈下，僑胞中有傾家蕩產，富翁頓成窮鬼的，頗不乏人。四月二日港府宣佈：日軍佔領期間追簽的一萬一千三百五十萬元的「新港幣」一律通用，國幣報起，物價亦漲，幸新港幣在未通用前，已在上海用國幣收回了四千五萬元，港地也收回一千多萬元，不致大礙。這事解決了，但日軍所發的軍票及日人強迫清算銀行債務諸問題，與僑胞有切膚痛癢，迄今仍爲懸案。

港幣美鈔都是在香港便宜，外埠較貴。帶國幣千萬牢記須攜關金，因爲關金市價高，普通國幣要打折扣，此乃「銀狗」「銀蝨」在作祟。他們剝削勒索，都是眼光注在鈔票上，廉恥道義，丟得乾乾淨淨。告訴你，銀狗銀蝨是黑頭髮、黑眼睛、黃臉皮，和你我一般無異，但他們每天把紙幣顚來倒去，貶值了國幣，剝削了僑胞，蹧蹋了祖國，而他們則優悠建立起萬世之業，令你我哭笑不得。

交通商埠，紙幣也像人們面孔，各式各樣都有，你要調換便有出入兩價，找換該有手續費，若不貫出平入，誰願做這勾當。假若你掏出大洋要換的話，這獸籍式的柜檯裏的傢伙先投以一個冷淡的眼光，再來一個迅速的檢閱，斬釘截鐵的告訴你：大洋以關金爲標準此外是雜鈔，雜鈔照價低一點子以上，假若你有關金的話，可以照標準價了吧，朋友，且慢，那傢伙的撲克面孔沒有改變一點，再拿來一看，數一數，藝術的手法把關金分爲兩起，他另一套告訴你，關金也有大細關之分，大關可照標準價，細關要低半點子左右，這第二次的「經濟壓迫」，不愁你不動火，然而，你怒髮冲冠到他處去，碰來撞去脫不了他們的天羅地網。

拿大洋到香港來活命總是不上算，然而香港做什麽賣買好呢，有良心的人目前都是一愁莫展。所以香港的繁華還是表面的，紙醉金迷是走私人幹的，半鹹不淡的夜天便是着深藍和咖啡色軍服外國朋友的主顧。一面飢寒與死亡，一面荒淫與無恥，自古已然，爲之奈何。

三五，七，七於首都。

中國旅行社
莫干山臨時招待所
地址・崗頭路二五三號
竭誠爲旅客服務一切

太湖夢痕

朱偰

江南巨浸，首推太湖。太湖三萬六千頃，縹緲靈峯七十二，孕吳吞越，氣象闊大。余昔游宜興，嘗見其一角：『茫茫復茫茫，中有山蒼蒼』，朝夕懷想，心嚮往之。三十五年暮春，遂再度往游。登小箕山，臨黿頭渚，升萬頃堂，陟犢山，泛舟三山，登縹緲峯。玆略記印象如左：

小箕山

太湖有小箕山大箕山，與黿頭渚遙遙相對，爲湖濱勝地。十八年間，榮氏就小箕山建爲錦園，由梅園前往，四里可達。入園爲長隄，垂楊萬縷，臨風婀娜；隄盡爲半島，兩側闢荷池凡四，有荷軒別墅，聳臨其上。島東南端爲嘉蓮閣，三面臨湖，遙對黿渚；外則水天一色，茫茫萬頃，僅三山馬蹟，浮沉洪濤巨浪間。浩渺闊大之中，別有幽遠淡泊之意，此太湖之所以爲太湖歟！

黿頭渚

無錫太湖之勝，盡在黿頭一渚。蓋雪浪山脈，自東南來，聳爲寶界，落爲鹿頂，其未盡之勢，則一石橫空，迴出里許，深入湖中，俯瞰洪流，形如黿頭，此渚之所以得名也。餘脈渡水，爲中獨山，亦稱犢山，山脈蜿蜒，斷而復續，則爲萬頃堂之管社山，與小箕山脈絡相連，而總歸宗於惠山。黿頭渚當太湖之口，每値南風，巨濤澎湃，怒峯壁立，水石相激，驚心盪魄。石壁上有巴江廖綸摩崖書『橫雲』及『包孕吳越』，字徑及丈。倚壁而望，三山隱現，千帆出沒，如對滄海溟渤，不復知在湖濱矣。



黿頭渚

萬頃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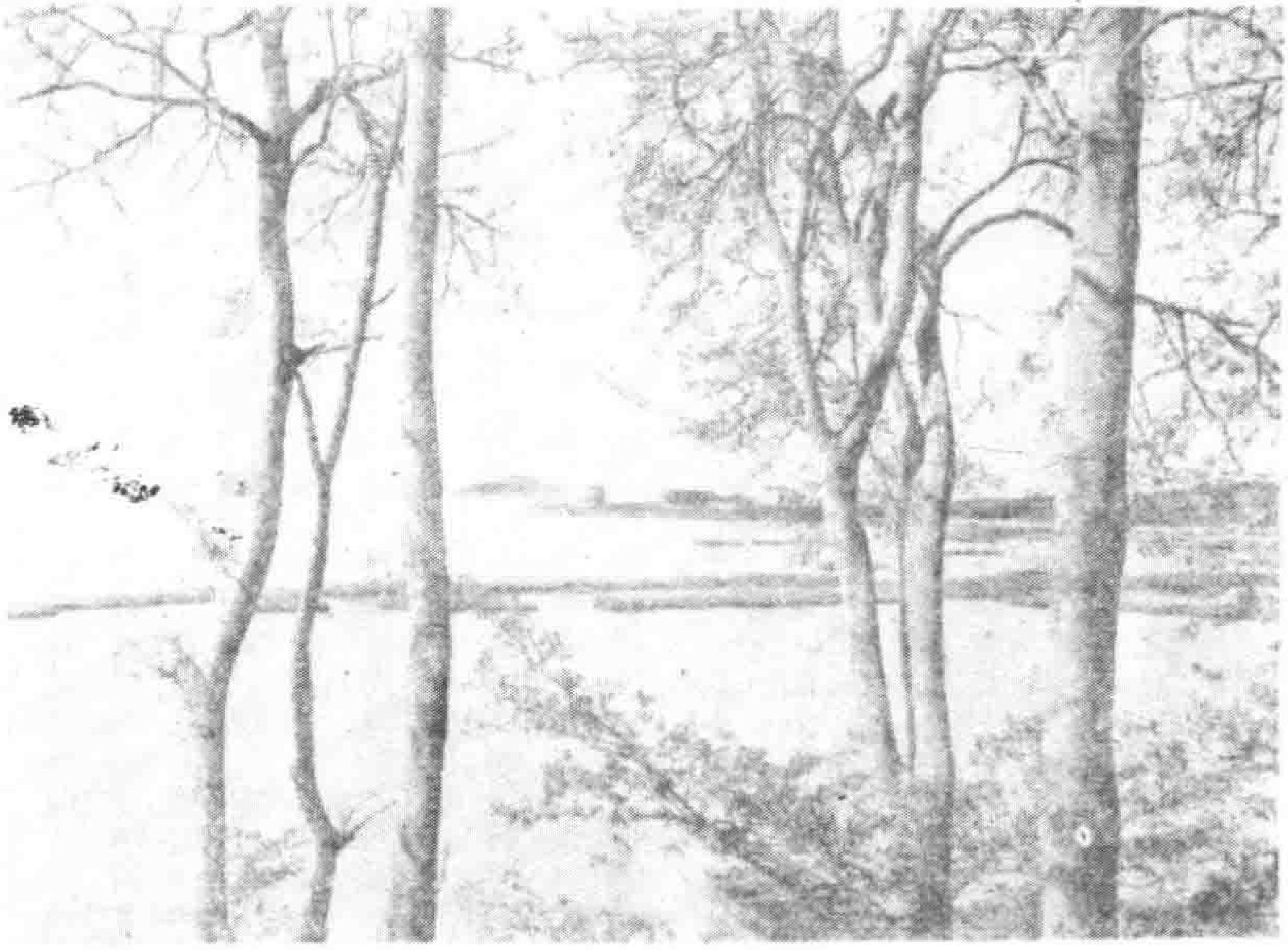
萬頃堂在管社山，山壁臨湖，洋洋萬頃，恰當其名。謁項王廟，祀楚重瞳。登萬頃堂，門對三山，下臨澒洞，窗前松栝拂簷，風帆隱現，實登臨勝地。有聯云：

如上岳陽樓　望萬頃湖光　重憶希文椽筆

遙瞻吳越界　指一帆風影

可來蠡湖扁舟

推窗而望，山光水色，如在几席。尤以從古柏叢中望小箕山，隔岸樓臺掩映，悠然似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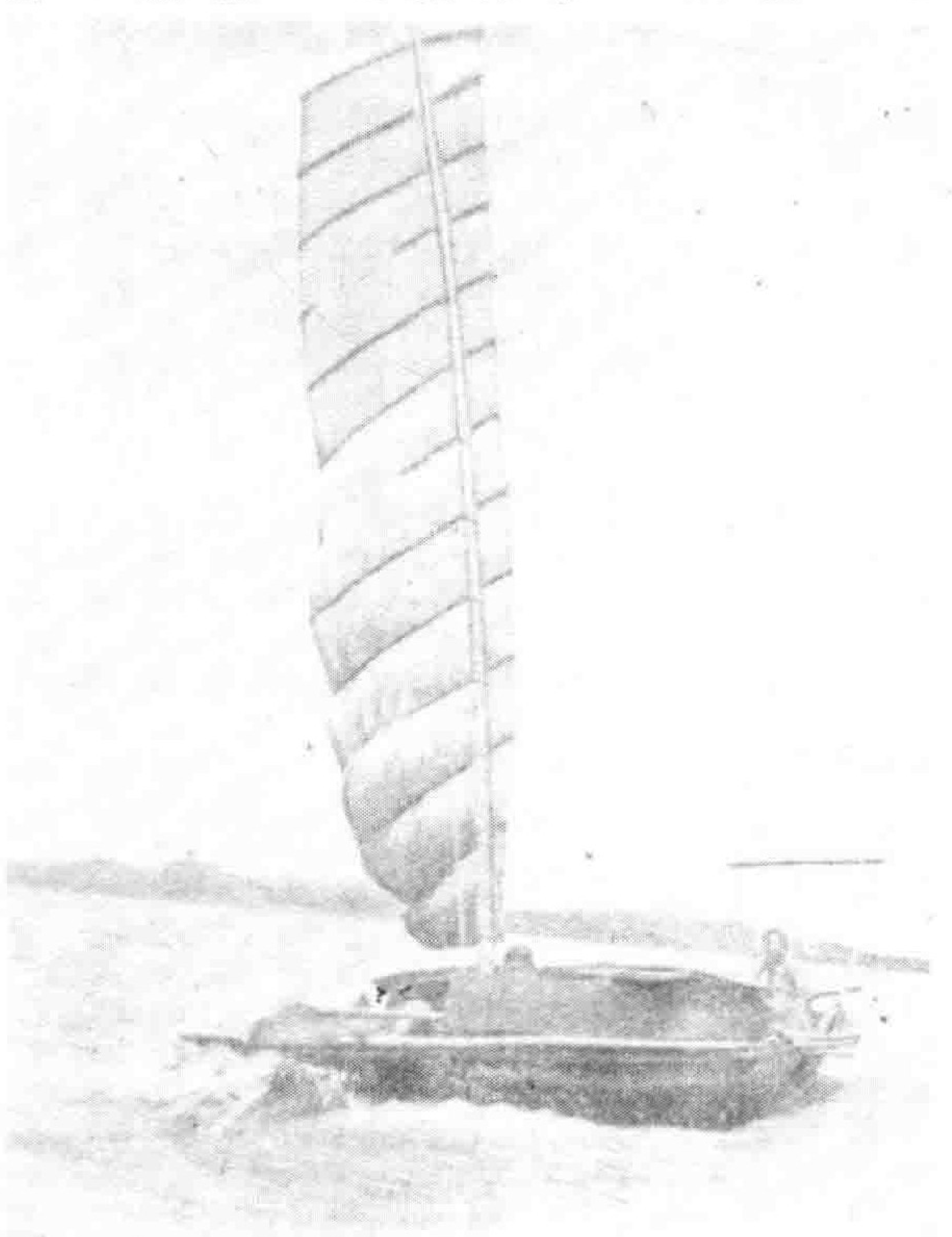
從萬頃堂望小箕山

犢山

從萬頃堂擺渡，橫渡犢山門。東望蠡湖，西接具區，煙水迴環，汪洋萬頃。登犢山，游陳氏山館，一帶迴廊，軒敞豁達，右顧蠡湖，左臨震澤，太湖諸峯，羅列如屏。於此嘯風傲月，何殊蓬萊仙館？館後上山爲萬安寺，一稱天后宮，當犢山絕頂，青峯拱揖，煙水迴環，亦登臨勝地。下爲小蓬萊山館，正對三山，外則水天茫茫，渾無際涘；洪濤澒洞，直撲山脚。於幽靜之中，別有壯偉之觀。

三山

由犢山駛黿頭渚，轉向三山。三山深居湖心，當小箕山外，東爲東鴨，中爲西鴨，西爲鼓山。自錦園或小蓬萊山館望之，一沉二浮，羅列湖心。時晴空一碧，萬里無雲，放舟中流，心曠神怡。至三山，則爲荒島，週圍里許，滿山無樹木，僅生蔓草，間有櫻花，自開自落，嫣然孤島岑寂之中。登三山頂，四顧蒼茫，南望馬蹟，北對龍峯，東當黿頭，西瞻雞籠，羣峯縹緲，隱現湖際。下臨具區，煙波浩渺，風帆隱現，漁舟可數。遙望隔岸樓閣參差，梵宇掩映，如置身世外，不復人間矣。



太湖帆影

重·遊·越·北

陳蔚平

紅瓦綠葉，棕樹參天。整潔寬坦的柏油市街來往着頂籃赤脚的安南勞働婦；這伸入南洋海中的支那半島全屬熱帶地面的北越兩個重鎭——河內同海防，原是經過滇越鐵路出入國境的必經之地。在戰前也曾是往返數次的舊遊所在。二十九年日本封鎖我國際孔道，占領北圻，維琪屈服，河內海防陷敵，別來已是七年光景。停戰後九個月，由昆明去上海，擇海道而行，舊地重遊，停留半月。山河依舊，世事全非，憶前瞻後，感愴叢生。船中孤寂，乃走筆記述，以誌不忘。

昆明復員路線

先說一下昆明外省籍還鄉的路線。戰鼓停歇，人人歸心似箭，誰知復員喊了半年多，交通始終不能暢通。昆滬客機停航，公路又無客車，海運航綫未開，滇越鐵路修復尤其渺茫。田園將蕪胡不歸，叫昆明的外鄉人有家歸不得的叫苦連天。北方鐵路未修通，怪內戰黨爭，西南自由區的交通至今一如戰時，甚且比戰時還壞，他們要怪誰呢？可是雖如此，除了神通廣大的要人巨商可以很快的直飛上海跑來回的以外，一般還鄉的義民或復校的員生仍然冒着千萬的困難，離昆東去。南方人先到上海，北方人也要先到上海後再說。這現象自還都以後，特別普遍。五月以後在昆明街上遇着遠近生熟的各階層人們，見面時都互問着：『你幾時走？怎樣走？』

怎樣走？離昆的人各有看法，各有選擇，各有利弊，第一條路坐飛機到重慶（或者沿公路經貴陽到重慶）由重慶順江而下。這條路到重慶雖然簡單（如果是坐飛機也不太簡單）可是到了重慶就未必立刻能走。非政府要員，無還都任務，休想坐上渝京航機，渝宜渝漢的輪船有限，而且有政府復員的機關管制，欲速不達，說不定在重慶擱淺。等上一兩個月才走得成。第二條路是沿滇黔桂各省公路到梧州或到長沙，由梧州坐船到廣州香港轉滬或由長沙坐火車到漢口轉京滬。這一條路公路旅行辛苦還是小事，公路上匪風特熾，許多消息爲報紙上所不刊載，例如土匪用機鎗掃射行旅，洗刦卡車行列的，人言確鑿，談虎色變。少數旅客搭軍車比較安全，商車都是結伴白天行車。離昆的人冒險選這條路線的很多。第三條路是由昆明坐飛機到越南河內，再由海防搭船到香港轉滬。離昆明的人走這條路的並不多，他們耽心到海防以後沒有船開港，所以不敢冒然赴越。我因爲有許多友人在河內海防工作或來往，事先周諮博訪，認爲此路可通，而且便捷。便於五月初決定採擇這條循海道的路去滬。

取道河內海防

五月十八日一個陰雨乍晴的中午，在昆明巫家壩機場踏上中航公司的客機。未半小時起飛，再會了居住九年的昆明。掠過楊宗海，飛入雲層上端，機身平穩如居室內，同機客友沉沉入睡，不覺已到滇越國境交界的上空。回想三十一二年間，敵機從越南空軍根據地嘉林機場起飛空襲昆明，一入此處領空，昆明已放空襲警報，那時我們那些含辛茹苦的義民，正扶老攜幼狂奔疏散，寫下了多少筆慘痛的血債，如今我却安穩的過此領空，飛入敵人投降了的異域，撫今追昔，不禁興奮感慨，萬念交熾，難以描述。

下午二時半飛抵河內。下機後頓覺溽暑蒸人，中航公司派一輛卡車來接客人兼拉行李，等到原機載滿了返昆的客人行李起飛以後才開這輛卡車進城。

河內的景象已然遠非昔比，斷瓦殘垣和炸去屋頂的倉庫，遺留着戰爭的跡象，沙包堡壘，到處站着法國，安南或中國的士兵。柏油路多年失修，可見日軍蹂躪糟踏之一般。商店公司少數開門營業，市場蕭條，物資貧乏。街上疾駛着架着機關鎗的法國軍車。入夜時聞鎗聲。這情形，在海防也是一樣，可以在表面看出整個的安南，是被動盪不安的情緒所籠罩着。

雖如此，仍不減去我對河內

印象的好感。馬路兩行紅花綠葉的樹木，濃蔭一片，一陣風雨過後，滿地落英繽紛，一個紅衣的法國女郎騎着脚踏車轉灣而過，消滅在一所小洋房的鐵門之內。越覺美景幽然！劍湖的綠水，平波如鏡。襯托着湖岸上的花市，艷麗芬芳。像鳥語一樣的安南少婦們的言談嬉戲，依樣風姿，別來無恙，她們已經很少是口嚼如血的檳榔而一嘴黑牙的了。日本投降，號角息鳴。像蘇聯之於東北一樣，這個地區是由麥帥指定由中國陸軍受降和接收，然後依照中法協定，再由中國交還給法國。目前，中國陸軍第一方面軍受降送俘，和接收的工作完畢，勝利品物資運往上海，部隊陸續撤退回國或開往占領日本。原設的中央銀行和中央通訊社也都結束撤離。在青黃不接的過渡期間，中法軍隊發生幾次不大不小的衝突，頗值得一提。

國軍揚威海外

在海防，五月初由北非到了兩隻法國軍艦載來了預備駐紮安南的法國陸軍。他們滿懷着又可以到殖民地來剝削發財的一團高興，趾高氣揚的開進了海防港口，不依照中法協定所規定的交防日期，提前兩日就要登陸進駐。這時守海防港口的是中國第五十三軍的王理寰師長。他嚴詞拒絕了法軍的登陸要求，一面下令官兵鎮靜防備。法軍氣燄萬丈，學習了日本在珍珠港的慣技，一面派專使在岸上與我軍交涉，一面鼓揚軍艦駛入港內前進，開炮掩護登陸。這時師部下了命令：「凡在射程以內卽予還擊。」於是雙方開了火，法軍未料華軍會武力阻止登陸，一時措手不及，軍艦已開抵岸邊，遠射程大砲失去效力，岸上有掩蔽處所的華軍，却正好描準了軍艦的每一個目標，步機鎗鋼砲齊發。艦上的法兵死傷落水，狼狽不堪。一隻軍艦被打中，搖搖欲沉，法兵舉着雙手，躲到艙底。艙面上升了白旗。另一隻艦則升上白旗，鼠竄而去。結果法軍承認賠償因開砲起火的華軍倉庫損失，華軍允許他們登陸集中郊外，不準攜武器進市區。

不久，法軍開到河內，又因爲兩方軍用卡車相撞，引起了巷戰的衝突，華軍士兵鎗法準確，作戰機警巧妙，像演戲一樣，結果又是勝利占先，法兵死了四五十名，華軍死傷一二十名。這些衝突，每次都是法方理屈，野蠻，畏戰，失敗，掃臉。華方每次都是理直氣壯，揚威海外，爲國增光不少。華僑談起這些故事，都非常興奮，認爲國際地位是提高了。

在中法衝突之中，安南的革命黨，自衛軍，地下工作者，每次都乘機暴動，這使法國最頭痛。法越之間關係迄未調諧。安南青年爭取獨立，反抗法國的統治如火如荼，他們希望華軍不要撤退，好協助他們反抗法國的解放運動，同時他們又懷疑和恐懼中國對他也許有領土野心，在越南，中法的感情惡劣之極，原因是法國人依舊以過去的觀念視中國人，而中國人自抗戰勝利以後，多少增加了些自尊心，反認爲法國是早已投降給納粹德國的戰敗國，瞧不起他們。法越又鬧着殖民地解放的鬥爭，而越南政府又分着南越與北圻的黨派糾紛。其中關係微妙複雜，所以前面已說過，整個的越南是被動盪不安的情緒所籠罩着。

關切華僑經濟

越北的金融流通着新越幣和老越幣，國軍入境後又行使着國幣關金，關金對越幣的比率，由駐越當局規定關金的價值很高，一般接收的官員，挾其優越的關金游資，大量購買廉價物品帶回國去，或者酒食逐樂，盡量消費。一般華僑，認爲中國打了勝仗，國幣當然有信用價值，所以特別歡迎關金，他們貿易經營的現款以及銀行的存款，都一律改以關金爲本位，誰料到國軍撤退，市面交易改爲越幣，國境又禁止關金入口回國，國外又缺乏越幣外匯的基金，通貨繼續膨脹，種種原因，關金只便利了投機家在越南發了勝利財，一天一天的跌價，由一元關金折合一元五角越幣慘跌至一元關金只折合到二三角越幣，顯然是關金在信用和流通上已失却了規定的價值，且已由通貨一變而爲商品了。因而嚴重地影響到華僑的社會經濟，和華僑經營與生活。華僑原來抱着對祖國幣制的擁護和信心，結果弄得他們傾家蕩產，欲哭無淚！國軍撤後，法國人對中國人的仇視，與華僑經濟的瀕危，都是當局應該對海外華僑最值得關切和注意的問題。

河內的氣候，雖是嚴歷四月天

，已是汗流脊背，溽暑蒸人的難熬難過。一天到晚要洗冷水浴四五次，要開着屋頂電風扇睡覺。要吃冰菓子水還是喊熱。住在美宮法式旅館，侍者安南人，職員有中國人，有法國女子，每天房開四十元越幣，每餐十五元越幣。同住的旅客十分之九是法國人，他們攜帶家小，生活都很簡樸，比起在昆明的美國人那樣豪華奢侈，眞是不可同日語。晚上，爲友人約往大都會舞廳跳舞，音樂舞池，都比昆明好，安南的舞女，體態輕盈，舞藝亦佳，穿着花花綠綠的綢衫，隨風起舞，別有飄飄如仙之態。住居昆明，九年沒有吃到的螃蟹，鮮蝦，西瓜一類東西，到河內全都嘗到了。

海防搭輪轉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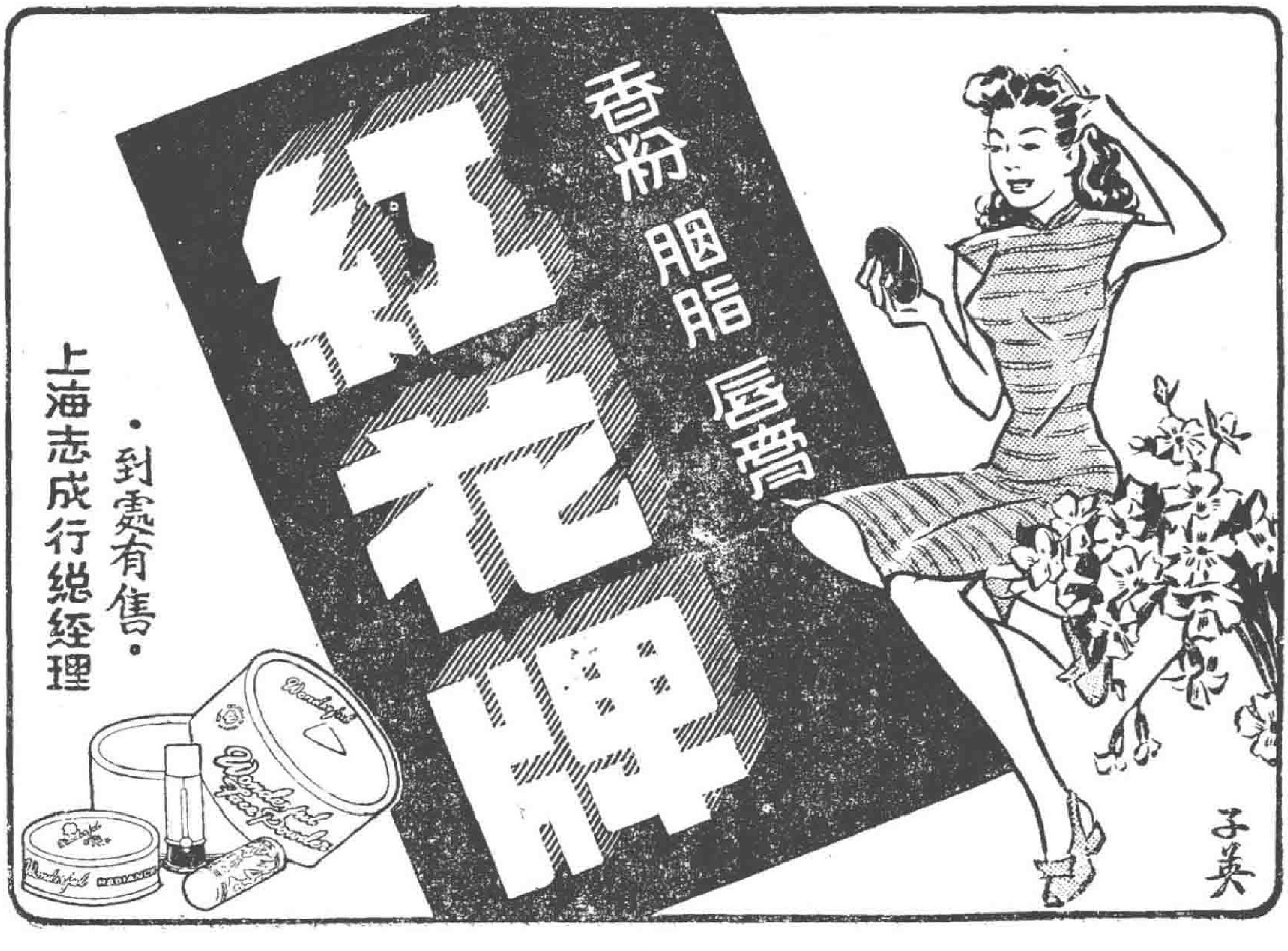
在河內住了六天，便在一個細雨紛飛的早晨，搭乘華僑辦的一家公共汽車大客車，沿公路走了三小時到了海防。

靜靜的海防，也是曾經受過砲火洗禮過的北越商港，榮譽第二師的官兵正在候船開往佔領日本，汽車一直開到華人街，我便雇了人力車到友人包君處下榻。第二天去拜訪幾個朋友，並且探聽海防到香港的交通情形。

原來海防到香港尙未正式開航，僅有幾隻招商局的大型貨輪和美國指揮的自由輪，如已經開滬的海康，預備開往台灣轉滬的海宿，和正在裝貨升火待發的海滇。它們的使命都是運輸在越南我軍所接收的勝利品和物資，並不公開發售客票。但有復員證件或政府機關的人員，或經管制物資的有關機關的介紹也可以有少數的乘客搭上去，按招商局的票價購票。此外，有幾家小商船公司，噸位很小，在數百噸至一千多噸，經常行駛於海防香港和澳門之間，所以由海防至港滬也不能說全然不通行。

經過一位機關負責人的介紹，便决定搭乘海滇輪離越。這隻船滿載着受降接收到的軍用品，砲彈，炸藥，高射砲，裝甲車約四千噸開往上海，事先在船上會見了船長和船上的職員，以及負責押運和聯絡的人員，他們很厚情的允許了我搭乘這隻船。

「每逢佳節倍思親」，在舊歷端午節日的下午，細雨濛濛中，汽笛長鳴，海濵輪載着滿船的勝利品和幾個天涯遊子的旅客駛出了碧波如帶的海防港灣，在暮色蒼茫中，看不見了那令人留戀的支那半島。



大學女生充森林守望員
自述峯頭壯麗生活

愛拉・克拉克著
伍必熙譯

一九四三年秋當我第一次在美國森林管理處當了三個月森林守望員之後，我時常說：「雖然我一人獨自在山頂上度着生活，但是我絕不覺得寂寞，也不害怕」。然而在接連當了三個夏季守望員之後，我不敢再說並不害怕。因爲我覺得一個人處身於如此偉大而美麗的羣山中，實在渺小得可憐。

一般讀者一定會奇怪，爲什麼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願意獨自在荒僻的山頂上當守望員。現在讓我略述一下擔任這工作的經過。一九四二年秋我聽說美國森林管理處將在次年錄用女子守望員時，便覺得這是我暑假中一個良好的副業。我相信自己能夠適應這孤獨的環境，和野地的生活，所以決定去應徵。一九四三年春天我便寫信到十一個分區去請求錄用，終於接受了第一個回覆，而在六月間到華盛頓州哥侖比亞森林內的亞當山分區去受訓。

美國的國有森林
共一百五十二處

寫到這裏，我先要約略介紹一下美國全境的森林情形。全美國的國有森林共有一百五十二處，佔據的面積總計約一七六、六四二、〇〇〇英畝。這僅是全國森林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其餘的三分之二是私人所有的。所以森林的總面積約在五萬萬英畝以上。

但是再讓我們注意一下這些森林管理局的統計：（一）我們原有八萬五千萬英畝的圓鋸木，現在卻僅剩一萬萬英畝。（二）一九四四年全美國所消耗的木材共一百六十萬萬立方呎，較該年中樹木的生長率超出一半。圓鋸木的耗量則爲生長率的一倍。（三）全國木材產量如果要繼續供給各方面的需要，那末，樹林的生長率應較目前增加一倍，將來才不致於有缺乏的現象。以上三點，便能使我們知道木材的消費率實在鉅大得驚人，並不容許我們過份樂觀。

全國劃分爲十區
負擔了一切責任

爲管理方便計，全國的國有森林共劃分爲十區。每區的最高職員是區長。區內有不少處森林，每一處由一個管理員和不少助手共同管理。每一森林更分成許多分區。如第六區共包括十九個國家森林，其中的哥侖比亞森林更分爲五個分區，我第一年所住的平頂山即隸於此五分區中之一區。

小分區的區長需負責處理他一區內的各種事宜，如木材的出售，房屋的設立，道路橋樑的建築，電話綫的敷設，和森林的保護不使發生火災等。防止火災一項當然最重要，因爲這是基本的要件。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間，有防火機構的二萬六千萬英畝森林地中，祇有百分之一因火災而燒毀。同時期內，在一萬六千萬英畝無防火機構的私有森林地中，火災波及的區域佔百分之十七・八之多，可見森林中防火工作的重要。

用六千個守望員
駐紮在險要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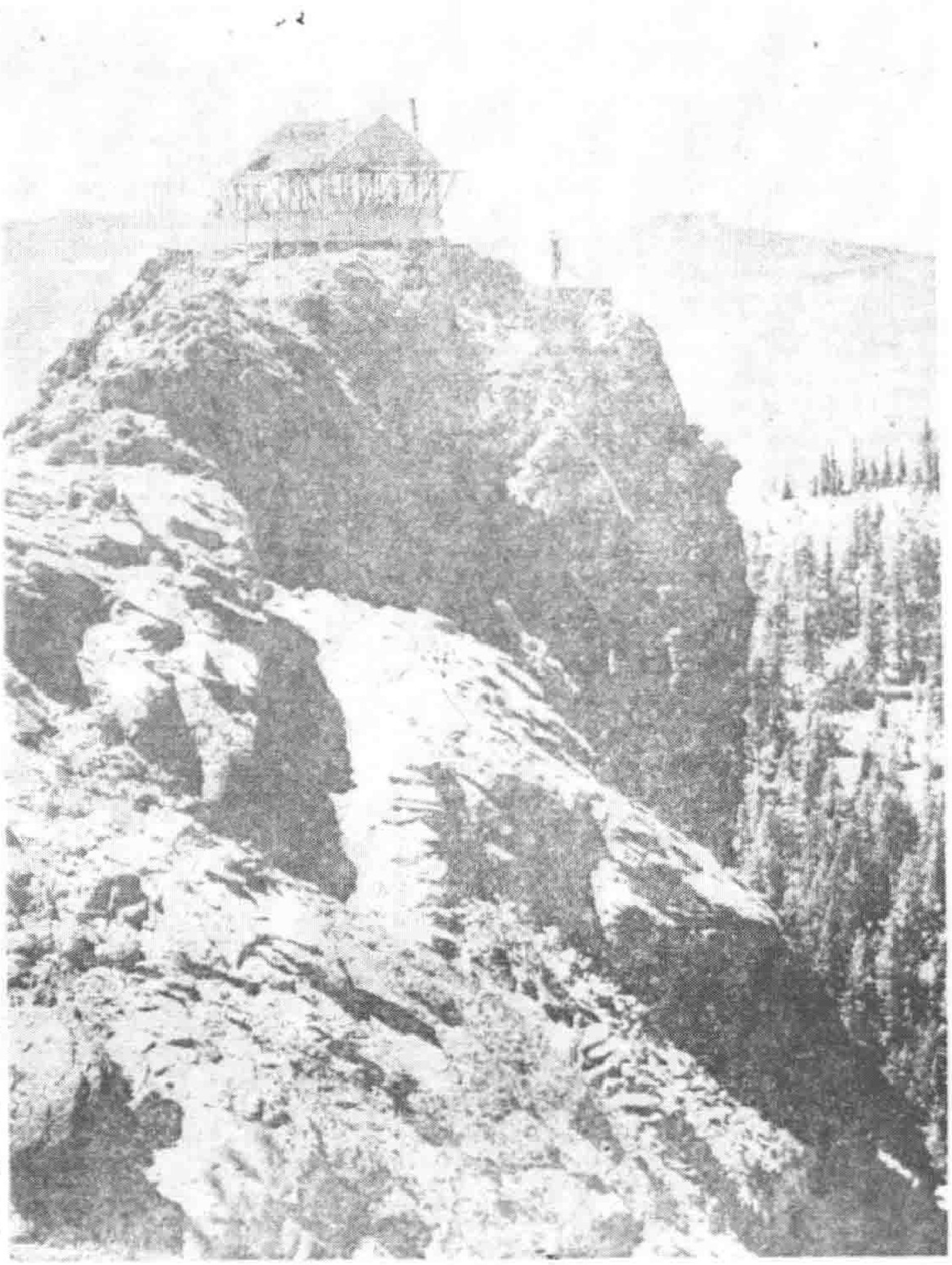
協助這些分區長防止火災的共有六千個守望員。他們被分派到各險要地點的守望台中司瞭望之職。在看見有煙或火燄冒出時便立刻通知分區長或他的副手。我便是這六千個守望員之一。

在擔任守望工作前，我們先受了四天的嚴格訓練。我們需知道在單獨對外時如何代表森林管理局，我們需知如何使用無線電收發機，裝置電池，看指南針，尋找地圖上的各點，和使用測定火燄地點的儀器。（簡稱「測火器」。）同時還實地練習如何撲滅較小的火燄。我在擔任兩個守望台的守望員之外還兼管一個氣象台，所以還得學習觀看氣象儀器上的紀錄和作氣候報告。

經過四天的訓練後，分區長和兩個消防員伴着我攀登我的崗位，——平頂山。他們替我劈了些生火的木柴，指使我如何使用煤油燈，替我裝配電話中的電池，又驗視一下「測火器」。他們更逐一地告訴我四圍各山峯的名稱，使我對四周的環境先有個認識。

選擇守望台地點
在於瞭望到火警

每一守望台的地點，都經過詳細的考慮而揀定。使裏面的守望員能夠一目瞭然地看到一小區內每一個易發生火患



⇦「睡美人山」上的守望台，此種房屋都用巨索牽住。圖中一守望員正在用望遠鏡察看一可疑之處。

的地點。例如我第一年所駐在的兩個守望台下面，便有伐木場和鋸木工廠。第二年所駐在的守望台，可以望見一塊曾經火災的區域，那裏的殘餘木屑很容易在閃電時引起火患。但這並不是說我一個人要負責守望這樣廣大的森林地帶，在我一小區內共有十一個守望台，每兩個守望台間的距離自五哩至二十哩不等，所以我在平頂山上可以看到本區內的八個守望台和鄰區的四個。

守望員是防止森林火災的耳目。我們的任務是要在火燄發生後最短時間內測定其準確的地點，和火勢的情形，立即報告分區當局。所以需在每天最容易發生火災的時間內，時時對全區作普遍的觀察，此外每隔三二十分鐘再有一次「核查」，將全區分成許多部分，逐一作詳細的觀察。一旦發現了火燄，便用測火器」來確定火燄的地點，然後打電話報告分區長火燄的地點屬何區域，平面的角度和垂直的角度，離守望台的距離，（這些都可藉「測火器」知道）以及煙的方向、大小、顏色、和最早發現冒煙的時間。分區長得到報告後，便打電話給區內的另一個守望台，命他核對一下火勢的地點和角度是否準確，因爲在森林中摸索尋求火燄的準確地點，既困難又費時間，對消防工作是最不利的。

揩淨十四扇窗子　目標纔可以清晰

區長在地圖上確定了火燄的地點後，便決定應付的方法。如火勢很小，便派幾個最接近火源的人員去撲滅。若火勢加大，便將所有的人員都派出去。所以，守望員在救火時需注意消防人員的信號，以便通知當局加派人員。若有需要，則森林中的各種工作人員，都有協助滅火的義務，這是森林管理局和他們訂聘書時預先規定的。

爲要使觀察視綫清楚起見，守望員必需在下雨下霧後和一定的時期內揩擦玻璃窗。這並不是一件輕巧的工作。我在平頂山上工作時，需要揩乾淨臥室中的十四扇窗子，再加兩間放置「測火器」的玻璃房間。但這是不能不做的，因爲和我們的任務有密切的關係。

要料理自己衣食　還要下山汲泉水

在職務上的工作之外，我們還要料理自己的衣食，如生火，劈柴，烘麵包和洗衣等等。在山頂上居住時，所用的水都須從山下的泉中取來，所以祇能很節省。一盆洗頭的水常用來洗衣服，洗傢具和擦地板，最後更拿來灌溉門外的百合花。

守望台的房屋也因地點和建造而各異。第一年我所居住的一所可稱爲最講究的了，比其他任何守望台寬敞。這裏有兩間「套房」，一間臥室，和另一個三面有窗的大房間。臥室中有一架梯子通往上面放置「測火器」的房間中，除鐵床外，室中且有摺椅，兩隻桌子，一隻寫字檯，更有一隻火爐。鐵床和火爐都與地面相接，以免閃電時傳電。第二年和第三年所住的守望台較爲普通。下

層是一間十一呎見方的臥室，四周全是玻璃，房內一架梯子通往上面的儀器室。每間中都有一隻軍用帆布床，一架火爐，和一隻食廚，廚上架塊板，作為桌子。最近所造的守望台大多是一間十四呎見方的房間，「測火器」即在房間中央，臥室也在一起。比較特別的守望台是一個高塔，守望員或住在地面，在塔上守望，或即住在塔上。我認識的一個大學女生所駐在的守望台即如此，臥室在地面上，守望台則在一棵很高的樹頂上。



受訓的守望員正在學習使用「測火器」，在發現火燄後，守望員即用此儀器來測定火燄的地點。

在瞭望間的空暇只有借讀書消遣

每日工作的過程亦各地略異。第一年我任守望員時的工作如下：每天清晨六點鐘時與分區部通一次電話，然後在一區內作一次詳細的觀察，再到另一個守望台去作一次觀察，同時在兩處都升起國旗來。升旗後便生火煮早餐，清除房屋，及預備午餐的食物。天氣炎熱乾燥時（那時較易發生火災），常在料理家事的時間內再作一次「核查」。九點鐘時到氣象台去看氣象表和作報告，下午五時作第二次報告。氣象報告包括視綫，溫度，風向和風率，雲的類別和移動情形。在戰爭時期內，這種報告與國防有關，所以都用密碼發出。此外每隔三天要寫一張詳細的氣象報告書，送往西雅圖的氣象管理局。

在兩個守望台瞭望間的空暇，大多用來看書。看書時更常常察看一下正在伐木的區域，因為這是最易造成火災的地點之一。八月裏天氣特別炎熱乾燥，而下面的森林中一處有伐木工場，另一處又有人採集乾果，所以有好幾天我常不停地在兩個守望台之間輪流瞭望，估計每天要在山路上步行達七八哩。通常每天往返步行約四哩左右。下午四點鐘時再和分區部通一次電話，這次電話和清晨的一次都屬同樣性質，是報告區部守望台安好無事，同時查視一下電話有無損壞。如果在規定的時間內不去電話，他們便會打電話來詢問，若電話不通或無人接聽時，便有人前來察看，以防發生意外。此外在臨睡前再在兩個守望台中瞭望一次。以上僅是第一個夏天時我的工作情形——當然指良好的天氣而言。一般守望員的生活並沒有這樣好，他們祇管一個守望台，所以易於感覺生活單調乏味。

守望員下山取水也有規定的時間，通常在早晨六點至七點半之間，那時樹木上的露水尚溼，所以守望員可離開一下崗位。

生活單調和寂寞 青年人渴望同伴

守望台生活的最大缺點，便是生活的單調和寂寞。這一點在年輕的男女學生們尤其會感覺到。所以每天晚上各守望台間常互相通電話交談，滔滔不休，充分表現出青年人渴望同伴的情緒。中年人最感覺頭痛的是常有大霧，霧天時獨自緊閉在絕壁上的斗室內，易使人抑鬱而無生氣。此外使每一個守望員担憂的是勁捷的風，這常在半夜中使我們不能安眠，盼望那幾根牽住房屋的巨索能保牢這間山岩上的小木屋。有些年輕的孩子們在風勢較大時，常與地面的接線員通話，以增加勇氣。除這二點外，取水的費力和食物的單調也可說是缺點。取水時，要將一天所需用的水裝在桶內背負上山，那是一件很費力的工作。食物則每三星期至五星期送來一次，所以大多是罐頭食品，很少變化。

這些缺點對於我都沒有很大的影響。我對各種事物都有興趣，所以絕不感覺寂寞。稍有霧的天氣，我常出外摸索探路，或採楊梅做梅醬。天寒霧重時，便整日靜坐在火爐旁讀書。去年我所住的守望台外面更有一座小冰山，所以出門即可取水，更是省力。所覺得不滿的是沒有舒適美觀的傢具和設備，及不能好好修飾。但在想起祖母時代所有的種

種設備，或太平洋小島上兵士們的生活時，我也覺得很可滿足了。最感缺乏的是戶外運動，卽連做「起身運動」的地方亦沒有。

必須具有幽默感　才體會工作趣味

因爲生活的孤獨和單調，所以守望員們在具有良好的目力，應付危險的能力等必要條件外，更需有幽默感，始能勝任愉快。以我自己的經驗說來，野外生活的愉快遠超過以上種種缺點。我還記得住在游艇山上的第一天，那天清晨醒來時，祇見遠遠的亞當山完全被籠罩在一片深紅色中，我凝神注視，看着太陽慢慢地從山的北麓升起來。八小時之前，我曾在另一面看着太陽在雷納山和海倫山的高峯間消逝。卡斯喀德山脈中部在六月底時常能同時看見太陽的升起和落下，卽在九月中我離開時，猶看見太陽在海倫山後面沉落，同時却在亞當山南麓升起。

那天早晨，放在太陽下的氣温計指着一一〇度，但在日蔭下却祇有五十五度，相差達一半之多。下午最熱時，陽光下常達一百二十度，但我在日蔭和微風下還得穿上外套。第一年中太陽下和日蔭下相差的温度自四十二度至八十二度，第二年則自三十二度至九十四度不等。七月四日那天，我一面看着東南數哩外的「睡美人谷」上空一片雲化成了大雨，另一面東北十二哩之外的亞當山上，則正在降雪，但我却坐在游艇山上的椅中曬太陽！差別之巨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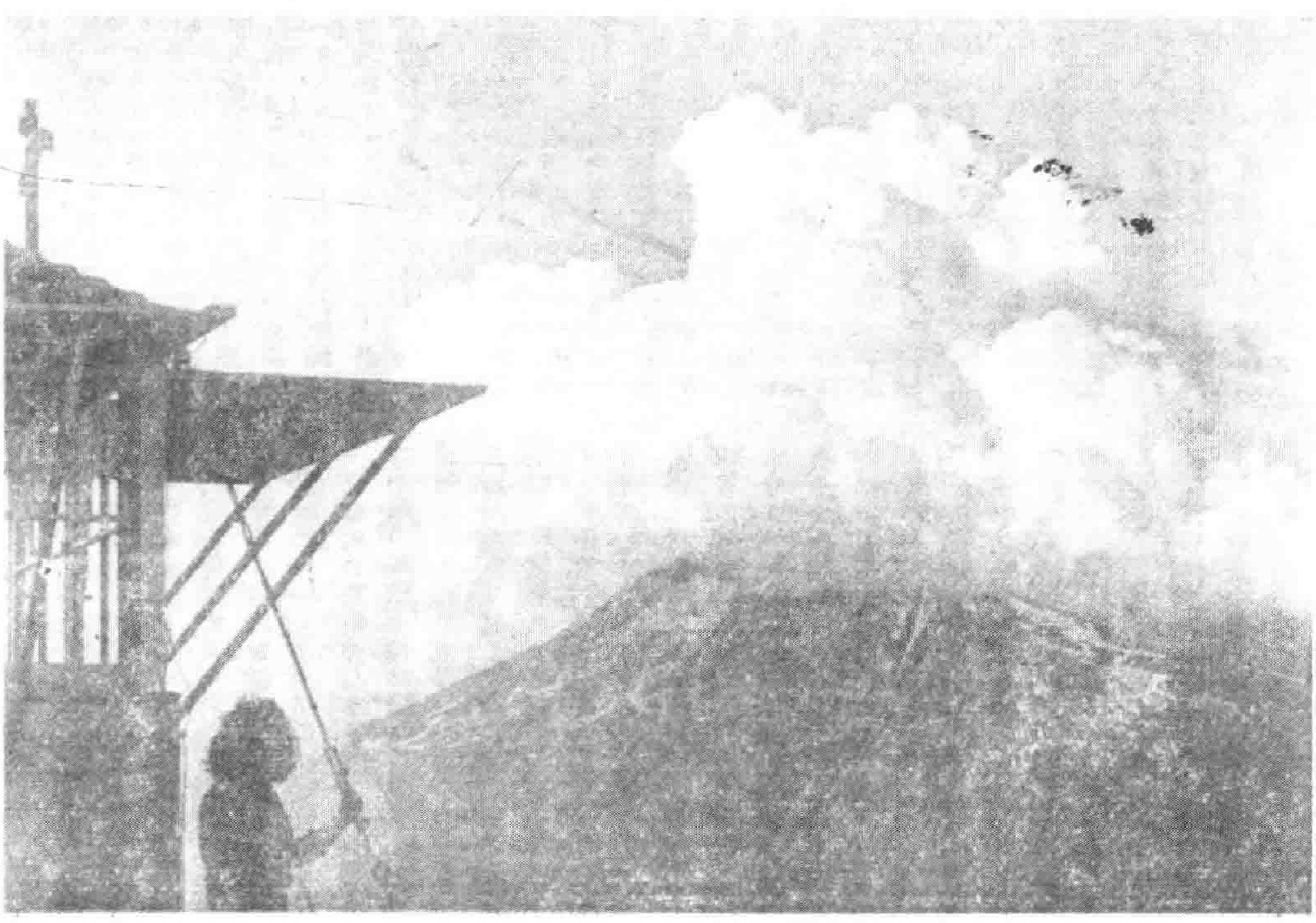
一層層白色的霧　像白浪前推後擁

次日清晨我從溪泉中取水回來時，祇見下面一片迷霧，蔚爲奇觀。一層層白色的霧宛如前推後擁的白浪。較低的山峯，祇有一個尖頂露出在霧上面，宛如海洋中的小島。高大而積雪的山峯，聳立在深藍色的天空中，發出耀眼的銀白色。日出，日落，月出，月落，晨星，晚星，都似乎近在咫尺，伸手可得。

在這四天之後，我遇到了一次重霧。數呎以外的各物都模糊不清。雖然已近七月中旬，屋外却結着冰霜，因爲接連兩三天都降雪和刮風。我自己帶來的無線電終日寂然無聲，電話也已有四十八小時不通，唯一的聯絡是和二十哩外的一個男孩子用收發機通話。

一個對植物學特別感覺興趣的人過這種守望生活是非常合宜的。這也是我選擇這工作的動機之一。多少次在我逐日觀察一棵生疏的植物，而終於發現它是某種植物時，我心中充滿了無盡的快慰。每年夏季，我總多知道百餘種植物的生長情形，有些奇怪而不知道的植物，採來製成標本，以便向專家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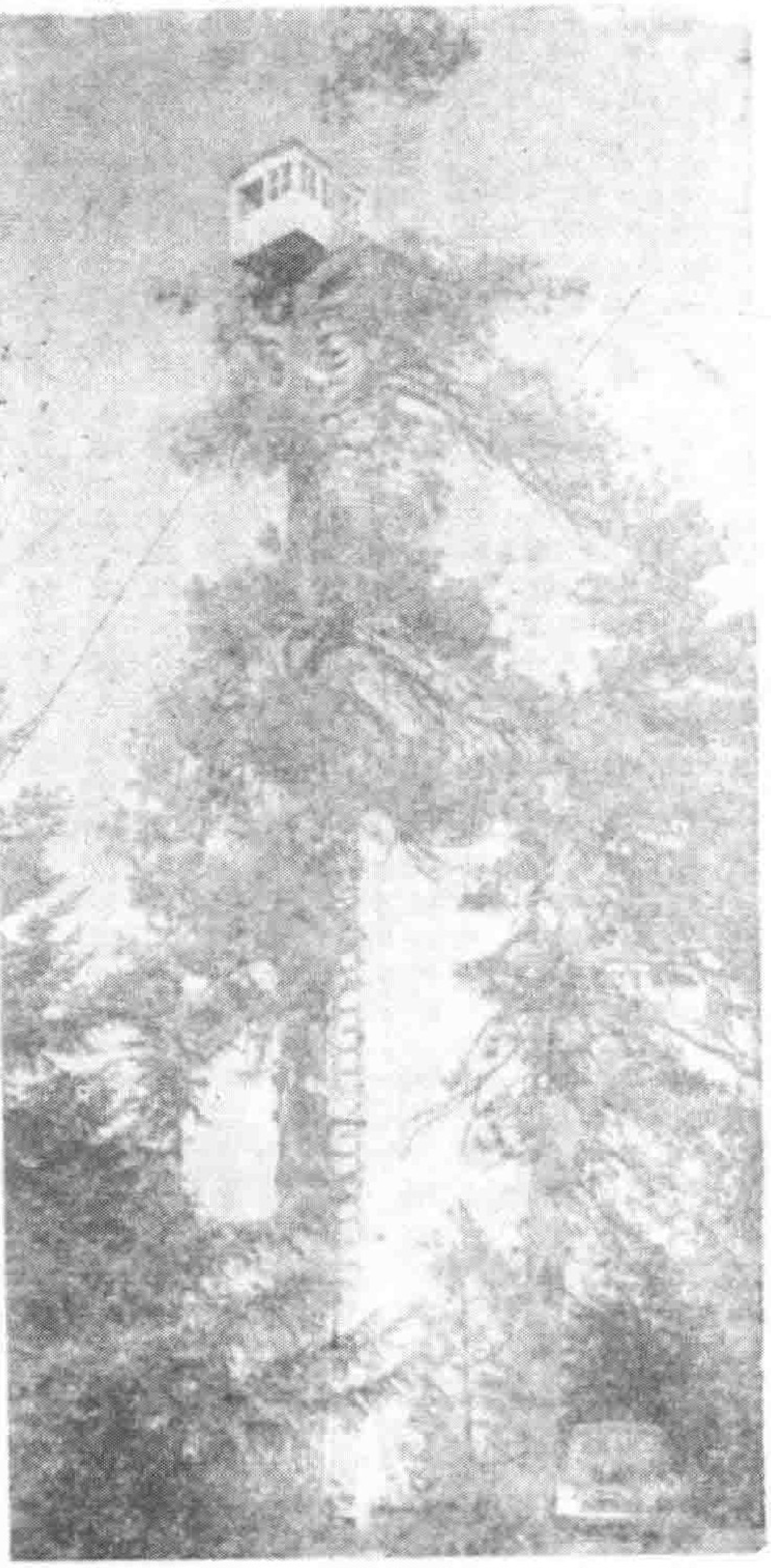
一個女性守望員正注着亞當山上空的密雲，這是閃電的先聲，最易造成火災。



鹿朋友給我快樂
聞鷄啼亦驚亦奇

第一年夏季時我的「鹿朋友」們更帶給我不少快樂。一天我正凝神看日落時，覺得有東西在對我望着，向窗外望去，祇見一頭牡鹿和一頭牝鹿正注視着我。晚間上床後，牝鹿在屋下面的土穴中進出不停，原來裏面住着它的孩子。一星期後，她領着小鹿下山向森林中走去，第二天日落時兩頭大鹿又到守望台外面來，躑躅不去。有時則牡鹿和另一頭牝鹿同來。某天早晨我正在收聽無線電，那牝鹿和小鹿又在窗戶外面站着。恰巧在廣播節目前有一聲雞啼，兩頭鹿突然聽見了雞鳴，都對我望着，靜立不動，臉上顯露出一種無法形容的表情，又驚又奇，亦惑亦疑，使我不由失聲大笑起來。

它們是最恬靜的伴侶，極少出聲。在認識了它們數星期後的某天我突然聽見一聲尖銳的叫聲，急忙出去觀看，原來小鹿不見了媽媽，正在發出失望焦急的呼喚。此後數日中，又不時聽見此種聲音，終於知道這是牝鹿在訓練她的孩子，使它有自立的能力，因爲不多一會前，當小鹿正顧着吃草時，我看見牝鹿鑽進我屋下的土穴中去，等小鹿發覺媽媽不見時，便變急地躑躅尋找，發出悲哀的叫聲了，但在穴中的牝鹿故作不聞，既不應它，也不出來，小鹿叫了幾次後得不着回答，便失望地向森林中行去。我一時興起，便拿了照相機和它平行而前，但當我正要將它收入鏡頭時，它却機敏地避開了。



築在一棵松樹上的守望台，在風勢較大時，眞有危危欲墮之勢

守望最大的樂趣
遠眺偉大的山峯

對一個會欣賞大自然美麗的人，守望最大的樂趣還在觀察偉大的山峯。在平頂山上的餐桌前，我可以看見終年積雪的海倫山，亞當山，雷納山和虎特山。落日的光輝，使積雪的山峯反映出淡紅色。各山峯間的天空中是一片金紅色，在有雲彩點綴時更覺得偉大而美麗。另一邊是一幅綠色的圖畫：山谷中，山坡上，直到半山盡是一片深綠色的松柏，卽用望遠鏡也不能看見林中的小溪和山路；落葉樹和小灌木構成一片較淡的綠色；山谷中的大草原呈淺綠色；再過去是一片深綠色的山脊和又一片淺綠色的草原，以及遠處隱約可見的灰色的哥倫比亞河河床。據說在波特蘭城的住宅區中購買土地時，能看到一個高峯的地產，其價值要增加五百至一千美元，像這種能看見四個大山峯的地點不知要值錢幾何？

地面上的風景也夠美麗的。青葱的樹木佈滿了山谷和地面，中間點綴着無數幽靜的小湖，更有較小的山峯連成一線，在變幻無定的光線和雲彩下，造成各種不同的背景。一九四四年夏天時，無線電廣播的戰事消息緊張而令人興奮。我翻着地圖收聽，欣喜地看着軍隊前進的方向，再將重要的新聞告訴其他各守望台的同事們。但閉目靜思，祇覺得戰爭的進行和破壞都是幻影，惟有我四周莊嚴肅穆的大自然才是永存不滅的。

在每一個灣曲裏
有一個新的境界

第三年我所任的守望台在麥格里戈山上。登山時須先到溪齡湖湖端，沿斯梯金河行十一哩，再步行八哩的羊腸小道，才抵達這拔海八千餘呎的高峯。小路蜿蜒曲折，經過滿生着覆盆子的樹林，崎嶇不平的山石，澎湃的河流，和恬靜的草原。熟悉這裏的人說，此路彎曲轉向共一百八十七次之多。我却希望它有更多的彎曲，因爲每一轉向，使人置身於一個新的境界中，更近一步那些積雪的山峯，攀登的希望也更濃。

到達守望台的最後半哩是一條垂直的山路，送我上山的給養員便在這裏折回，而由一個森林局的職員和三個青年

男孩替我將一切東西搬運上去。物件都由他們四人背負上山，每人約背四十磅至六十磅。路峻且險，前進時需將兩手張開以維持身體的平衡，還得不時停止一下，喘息呼吸。雖祇半哩，但從下至上，足費一點鐘之久，我祇背了點照相用具和一件外衣已覺得重不可支了。

初登山頂一望，祇覺得四周全是雪地和形形色色的山石，雜亂無章。但經逐日仔細的觀察，使我對下面的景色又發生了好感。貫穿全境的斯梯金河，將各種景色融成整個的一片，青藍巴的河水和白巴的泡沫在稠密的樹林中蜿蜒流去，注入溪齡湖。溪齡湖平靜如鏡，在山頂上還可聽見湖水拍岸的澎湃聲。

十分之九的火警 是人類所造成的

從守望台上我可以看見附近的七個高峯，都在八千餘呎以上。照「測火器」的地圖上看來，在這四圍二十里之內至少有六十二個七千呎以上的高峯。

守望台下面亞納斯河右岸的一片山坡是以前一塊森林的遺跡，河的另一面更有一段令人怵目驚心的故事：一個消防員在撲滅了一個因雷擊而造成的小火災後，自已竟觸犯了森林管理的規則，在林中吸煙，而將未熄滅的洋火丟棄在地上，終於形成區域內的最大火災。

這些醜惡的寂靜無聲的荒地破壞了整個森林的美麗，消耗了無數有用的木材，更顯示出人類的惡行所引起的後果。十分之九的火災都是人類所造成的。因雷擊而形成的天然火災僅佔全部火患的百分之七・六，其餘的百分之九二・四都由於吸煙，露營，焚燒廢物，伐木，縱火等等人類的疏忽所造成的。根據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四五年中的統計，在有人看管的森林中發生的火災共四十一萬八千次，其中雷擊佔百分之九・三，焚燒廢物佔十五・五，吸煙佔二三・二，縱火佔二六・五，所以在森林中吸煙其嚴重性實和縱火無二。

這些火災不僅破壞了許多風景勝地，更破壞了森林防止水泛和調節水量的功用，使無數城市和工廠失去水的供給，使廣大土地失去灌漑。它們更燒死許多家畜野獸和它們的棲身之所。無數木製品的原料都付諸一炬，不能利用。森林在直接上和間接上與我們日常生活的衣食行住各方面莫不有重要的關係，所以因疏忽而破壞森林的人實罪無可逭。

全美的初生森林正在迅速地減少，而次生樹木的生長率又和斬伐的速率相等。在斬伐或焚燒後，全國荒棄未用的森林地共達八千萬英畝。照一九四一年種植的速率算來，需二十二年方能使所有的國家森林中毫無荒蕪之處。但戰爭的需要使種植的速率大為減低，而消費量卻反增高。所以亟需有一個全國性的培植森林計劃，同時防止十分之九人類造成的火患，使大自然的偉大能重新蓬勃顯露。

大來公司

照相材料部

各國大小鏡頭
新型攝影鏡箱
各式放大器具
冲印應用藥料
一切放印晒紙
照相業用燈件

攝影用品
應有盡有
冲洗免費
隔日取件

南京東路二十號（沙遜大廈舖面）　電話一四一七七七

北美世外樂土——安凱地

變幻莫測的藍色
天與水是深藍的

銅駝

Ruth Ayers 著·譯自「假期」月刊六月號

緬因(Maine) 海岸綫外面有一塊豔麗的地方，大西洋的浪花不時在撲擊着這片世外的樂土，此地卽是爲美國人所熟知的「北美的黃石」(Yankee Yellowstoue)。大西洋海岸邊，位在沙漠山島 (Mount Desert Island) 的，唯一國家公園安凱第(Acadia)是從西部來到東方渡假期最理想的去處。

微小的岩石圍繞在四周，嵯峨的峭壁和雄偉的海岬使你想起了大峽谷(Grand Canyon) 千仞的石壁。到處是松樹。島上有無數晶瑩的湖泊點綴着，鮭魚出沒湖中，水閘圍攏了鮭魚游泳的區域。沙漠山島面東的海灘頭，海濤撲擊着，而三個雄壯的海灣——藍山灣 (Blue Hill)，法人灣(Frenchman)，和西方灣 (Western) ——無休無止地包圍了其餘留剩的周界。安凱地不但是有其實際的動人之處，而且景色宜人。到處可以自由露營，作爲燃料用的木材隨地可以拾取。純粹的泉水有導管接通，極易獲得。魚，蛤蜊，龍蝦，野莓出產豐富，可供採集。一家三口，因天賦物產之豐富，只要化上二十元就可以在這裏銷磨一星期。

這樣的說法，好像安凱地是在天堂的中途，幾乎難於達到的樣子。這是一條荒僻的路徑，但決不是不可攀登的。國家的公路，飛機和火車的服務，可以載你到附近的據點。

自該區域的鐵道終點愛爾斯華史(Ellsworth)起，到巴港 (Bar Harbor) 坐汽車只要一小時可達，安凱地國立公園離巴港只有兩哩路。

沙漠山島周圍只有一百方哩，公園面積約佔四十方哩。除了車徑與道路以外，對於自然的破壞極少，因此和百年前印第安人在此避暑時的情景無多大變革。採蛤游宴所遺留下來的蛤殼至今仍然可以在數層深的泥土下發掘到，發掘者抱着古物學的熱忱去檢視每一塊殼爿。

自五月起，至十月中旬爲止，緬因的全國性游樂之處爲無數人所愛好。有的來此鍛練身體，有的在湖中與近海垂釣。另外一部份人到此來賽船，行日光浴，採集越橘 (Blueberry) 或飽嘗世界最佳的龍蝦。

採蛤游宴

瑪麗·亞爾葆(MaryAlbert)是露營安凱地的老主客，今年二十一歲，緬因州朋格鎮(Bangor)人。她和她的家庭過去十年中一向到安凱地來作夏季露營。她熟悉島上公園的每一里程；她可以紮沒了眼睛走到她心愛的小河口，在星月交輝的晚間舉行採蛤游宴，其味之美，永遠令人難以忘却。

到安凱地國家公園去，一切設備不必苦心經營。亞爾蓓家庭中有兩個營帳，和可以摺疊的臥床，幾條毛毯，以備海岸邊寒涼的晚間應用，水壺，煎煮食物用的平底鍋，還有一隻大鐵罐以爲燒咖啡之用。他們把各項用具裝了汽車先走，於是一家坐了火車隨後出發。

白天初見安凱地的景象，是各種不可信的，變幻莫測的藍色。天與水是深藍的；嘉特萊山(Cadillac Mountain) 和飛機場是紫藍色，似乎空氣也染上了明藍的色彩。到晚上有薄霧瀰漫，遠山近壑，恍若鬼怪，不可名狀；使燈塔上的鐘聲傳出離奇的聲響，近岸游舫中無綫電放送出來的音樂變爲斷續支離。

亞爾蓓家庭的目的地是公園中兩個露營地址之一 ，名白熊澗 (Bear Brook)，有道路曲折可通，



岩石下面的浪花衝擊上一個狹仄的峽谷，濺開來反擊到一個看不見的石洞裏，發出浪濤的濺聲和雪白的水花。

路畔松樹與橡樹拱立，形成穹門的樣子，沿邊長着鳳尾草，正開着一簇簇的小花。

再向前行，到一彎曲處，是瑪麗所心愛的戶外「旅館」。不消一會兒，營帳已經築好，瑪麗把樹枝集在一起，引了火，發出爆裂的聲音。現在亞爾蓓夫人預備炸牛肉了。

爬灘娛樂

安凱地公園除了供應露營的場地以外，還舉辦着一種娛樂身心的節目。這類活動除了有免費的嚮導服務外，對於所有的觀光者都可享受。標準的這類活動是爬海灘，瑪麗常在假日作爬灘的運動以爲遊樂之開始。這不單是有趣和有益，也是一次遊目騁懷的遠足。

在爬海灘的一天，她和所有老老小小的人，很早集在一起，加入他們公園自然主義者一羣。爬的技巧是要沿了海邊走四五哩路，爬過巉崖，涉水走過積儲了潮水的小潭，檢拾海葵、苔蘚，和海猬。

爬灘常在一方船形的岬角作起點，稱爲帆船頭(Schooner Head)，向大頭(Great Head)前進。大頭是一塊高地，昇出海面有一百呎高。第二站到沙灘(Sand Beach)，如其你不怕冷水的凜然之感，你可以在這裏去浸一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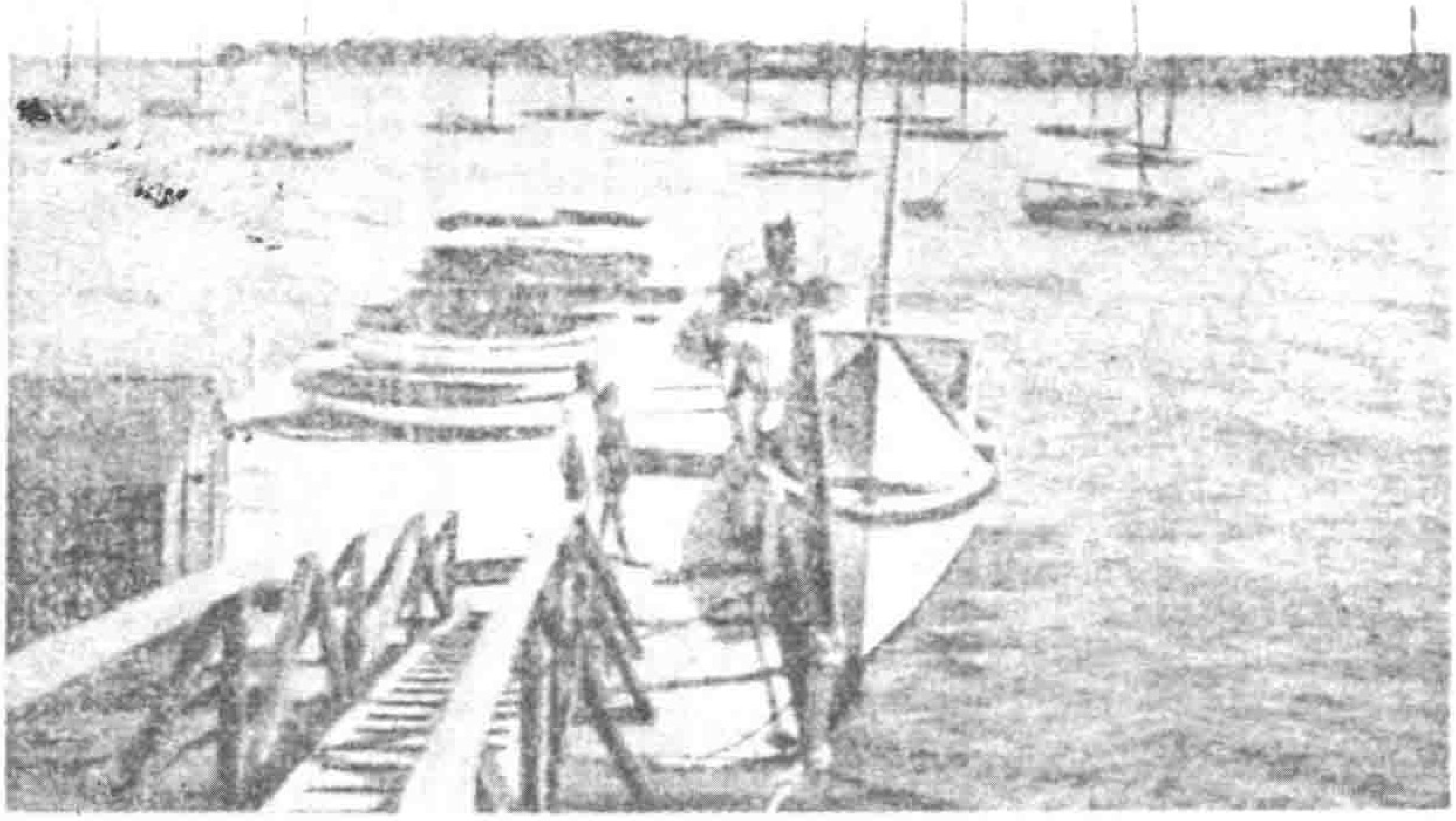
於是到雷擊洞(Thunder Hole)，瑪麗的脚步到此地要稍加注意了。岩石因高潮的關係，非常滑溜，岩石下面的浪花衝擊上一個狹仄的峽谷，濺開來反擊到一個看不見的石洞裏，發出浪濤的濺聲和雪白的水花。

路程繼續前進，到奧託尖(Otter Point)結束，在海岸地帶，這裏是最高的地點。緬因的海岸綫從來不嚴峻獰惡。照相機在此地是相當活躍了。到現在爲止，每一個人的照相機都收獲了不少風景美麗的照片。另外一次旅行，瑪麗在安凱地必須一走的是：坐了帆船經過法人灣到斯哥迭克半島(Schoodic Peninsula)，再由此上岸徒步到斯哥迭克山頭。

乘船前進

大家上午九時，都在巴港上了艦長海義史(Hayes)的小汽船杜爾芬號(Dolphin)。空中略有霧氣，艦長和乘客大家都在猜想，究竟還

是順利的行進還是要觸礁。杜爾芬號向前出發，海岸綫上面可以望見有尖樓的和有露臺的建築物，汽船便在此沿邊行進。汽船渡過法人灣需一小時，到了彼岸，於是要徒步前進，是一條無盡的，炫目的路徑。這是一處費力的地方，令人難以透氣。東望芬岱灣(Bay of Fundy)，南面是遼闊的大西洋，這種景象看了眞使你難於透氣。遙遠的下面像玩具的小村落一般者是冬港(Winter Harbor)。



西北港口的游艇

由另外一條路曲折可達密契爾先生(Mr. Mitchell) 的蝦池。一鉛壼鹽水在融融的露天火爐上發滾。

在戶外吃龍蝦需要一種眞實的藝術。瑪麗的方法是選擇一塊光滑平整的岩石當桌子，一塊尖角石用以敲擊堅硬而深紅的蝦殼。只有女孩子氣的男人才用鉗子去鉗開龍蝦。老手吃蝦，認爲用鹽與牛油是褻瀆神聖的，因爲在海水中煮熟的龍蝦是很自然的調味，不需牛油，嫩得可以入口而化。

採蛤游宴最好的時間是在晚上。在平整的泥地上可以直接掘到你所要吃的蛤蜊。海邊上生了一堆火，四周用熱石圍好，上面把一層海藻，一層蛤蜊間隔煨着。投入少許新鮮的玉蜀黍，咖啡，燒得滾熱，不必用什麼刀叉就可以吃蛤蜊了。

隨處釣魚

有的人不歡喜到處亂跑，公園的管理人規劃了一個汽車遊覽島國公園的遊程，隨時可以停下來給歡喜攝影的人攝影。有一個鷹湖 (Eagle Lake)，望到它遙遠的背景是泡泡山和配帝克山 (The Bubbles and Pemetic Mountain)，景色極爲雄偉。海口像挪威的峽江，兩岸山脈把海岸綫剖分爲二，使海水進來。捕蝦人把蝦籠在村落中卸下，巴斯港口(Bass Harbor) 的守望者在燈塔裏把稜柱形的燈臺擦得光亮非凡。

到處可以釣魚。自由車的隊伍極爲普通，故洛基斐勒在此建築了不少公路，自由車停在公路上，極爲有趣。洛基斐勒生前每年總是到沙漠山島來避暑的。

鎮上店鋪極多，人人都要買一個香樅樹製的枕頭帶回去做紀念品。租了快艇到斯哥迭克半島，或在灣中兜繞一圈，通常每人收費兩元。

瑪麗帶了汗衫，短褲，以備乘坐自由車之用，另外備了一套正式的衣服，如其巴港俱樂部有偉大跳舞會時，可以穿用。普通衣服必須簡單經穿。堅厚的皮鞋與厚實的上襖最爲有用。

一段史料

安凱地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即爲國立公園，公園所屬的島嶼是法人占勃連(Champlain)於一六〇四年第一次發現。這個寂寞的前哨歷年來成爲英法兩國間的質物，最後在緬因尚未立州之前，成爲馬薩諸州的轄境。在南北戰爭時，沙漠山成爲美國豪富之家夏季避暑勝地。其實，此地的精華之處已成爲公園東部的核心。

每年到安凱地來的數萬人中間，大部份不是露營而來。然而他們欣賞了公園全部的景色，參加了他們所歡喜的什麼活動。研究自然史料的學生可以視安凱地森林為課室，有富豐的植物和動物可供採集。

安凱地本身可當地質史研究，因為冰河時代的跡象尚有遺留。

動人勝地

不想來露營的人可在巴港，沙滿斯凡爾（Somesville），以及南北港口用任何價目獲得一切供應物。到此來渡夏季的船主一定歡喜東北港，因為有正常的賽船競渡。鎮上的旅館房金相當高昂，例如巴港的培爾蒙和馬爾文(Belmo't and Malvern)旅館每天房金自八至十元起，最高價達十八元至二十元，包括一天三餐在內。別的旅館二三元的房金，膳費另加。內地與沿海的小鎮有臨時公寓出租；無地可居的遊客散住於此。

一到夏季，華盛頓、紐約，波斯頓有直接夜車可達。常年住在島上的旅客，說起冬日的美麗，冰雪中釣魚與滑雪的有趣。從六月至九月，東部公園及全島景色最為動人：安凱地黝黑的松林挾着海香的風嘯；無休無息，發着低語的海洋橫在藍色的穹窿之下，是怎樣令人想望的勝地啊！

上海市銀行

SHANGHAI CITY BANK

代理上海市庫收付
經辦銀行各種業務
扶助上海市工商業
存款簡便利息從優

九江路五十號

電話一五四三〇

西北邊地拾異（七）

陳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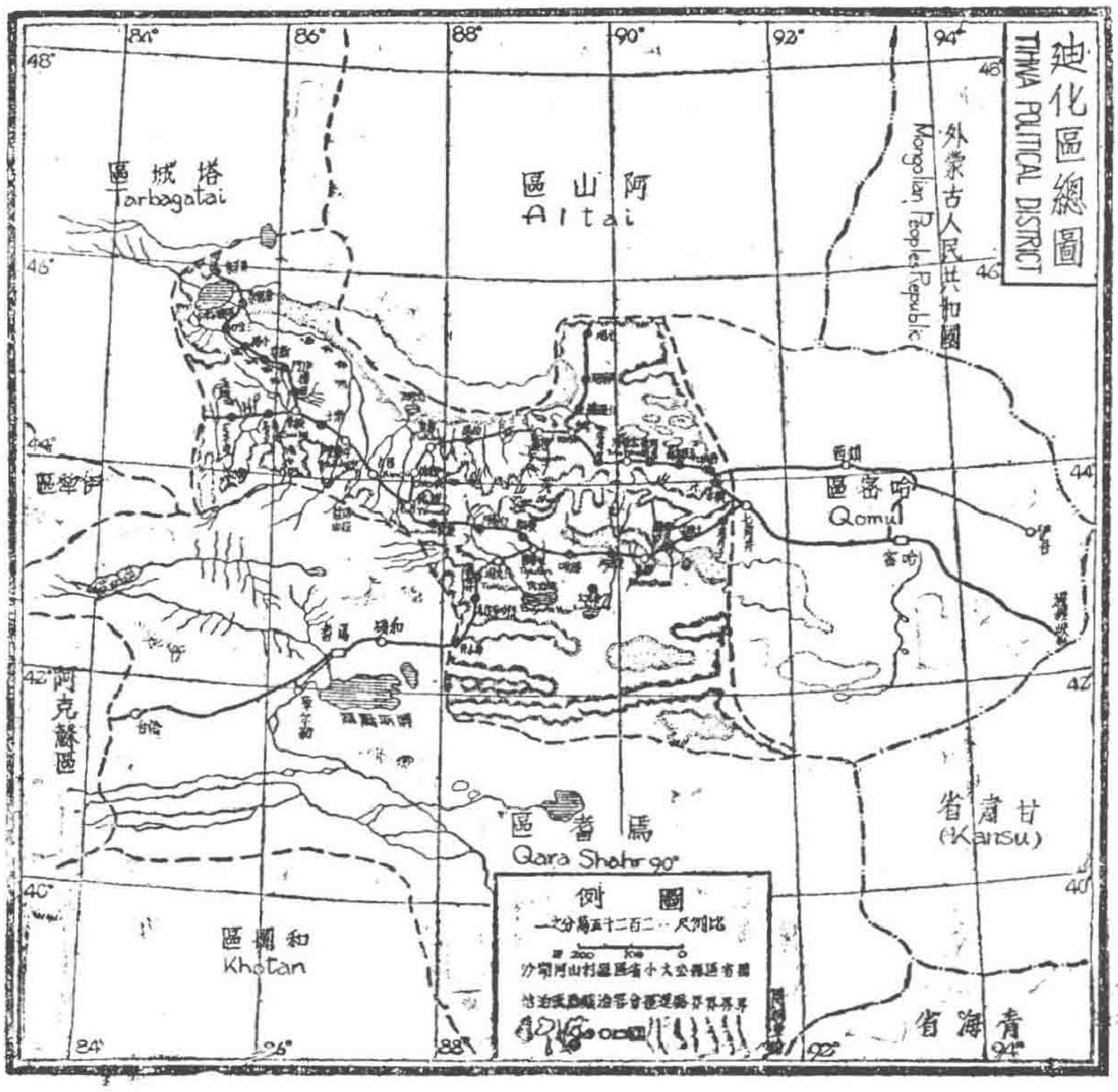
惟聞風嘯聲

吐魯番去迪化一九五公里。一出吐魯番，過了坷坷，便到了吐魯番境內最艱苦的地方。豈但沒有一草一木的生長，連絲毫可餐的野色都沒有發現到。水？這裏更是沒有了！人間地獄在那裏？以我的經驗是在坷坷。由此至三眼井子，便到狂風不已的世界，這裏的風並不比老風口的令人稍有快感。言其狂，並不言過其實。飛沙走石，天色昏暗，越刮越緊，可怕可驚。筆者每度經此，無不事先打上一兩個寒噤。經過此地的一兩小時的汽車行程裏，惟聞風嘯聲，那聞人喘息。當地人還說我所遇到的風勢不算什麼了不得。有時風大得連開足了馬力的汽車，遇到逆風時，比駱駝走得還要慢。時常有車馬行人被風刮得無影無蹤的事情發生。自唐代以來，描述新疆大風狂厲的記載很多，而以紀曉嵐描寫的吐魯番之風，最為逼真。閱微草堂筆記卷之三載：

吐魯番有風穴在南山（註：所謂「風穴」言過其實了。事實上因為東北境多高山，而三眼井子一帶在羣山之中，氣候缺乏調和，大風時作，完全由於氣壓急轉生風。所謂「南山」就是境內的天山），其大如井，風不時從中出，每出則數十里外，先聞波濤聲，遲一二刻風乃至。所橫經之路，闊不過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則衆車以巨繩連綴為一，尚鼓動顛簸，如大江浪涌之舟。或一車獨遇，則人馬輜重，皆輕若片葉，飄然莫知所往矣。風皆自南而北，越數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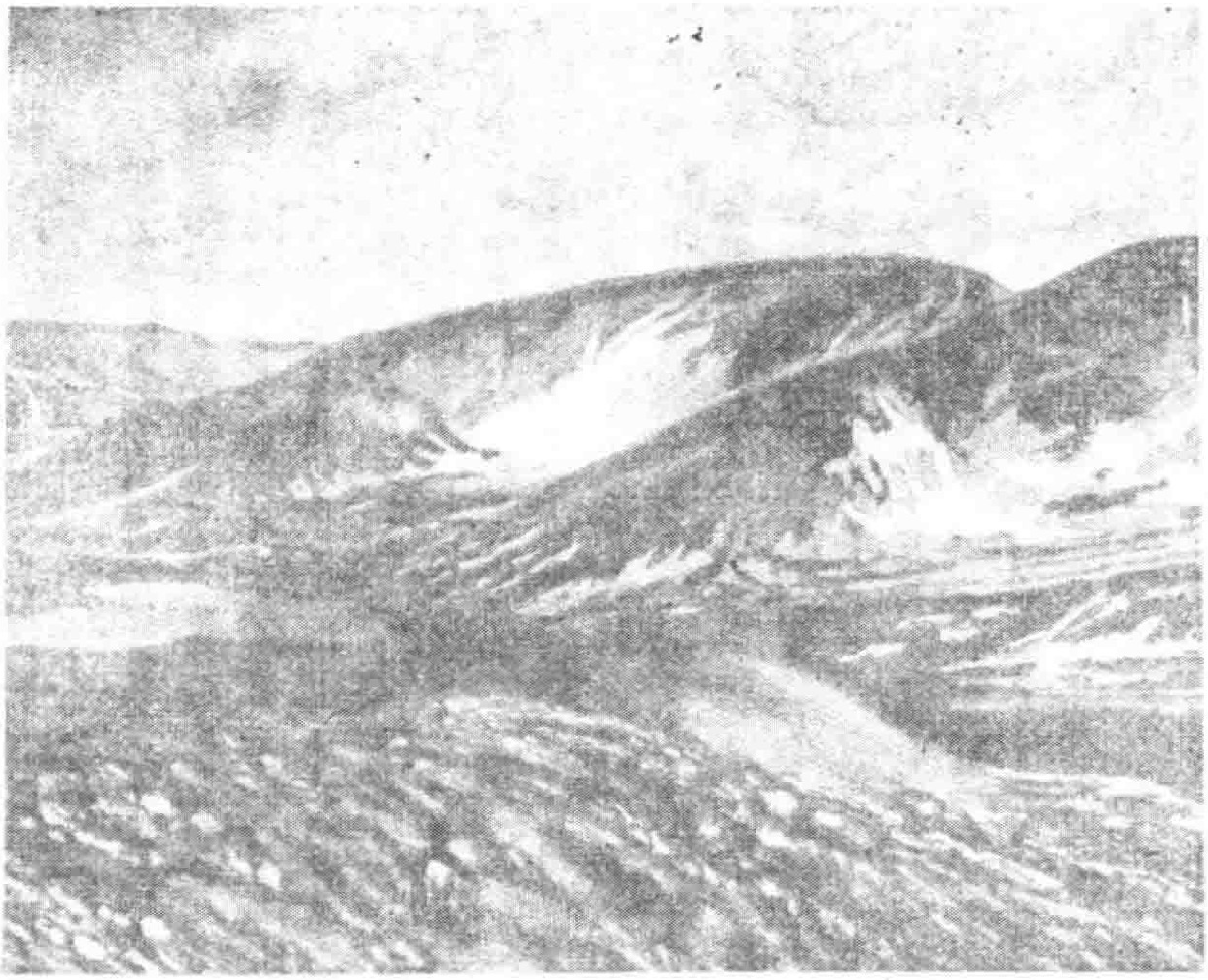
軍校雷庭，於某日人馬皆風吹過嶺北，有無蹤跡。

昌吉通判報：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納格爾（註：此乃阜康縣之本名）遣犯徐吉，為風吹至。俄，特納格爾縣丞報：徐吉是日逃，計其時刻，自巳至正午，已飛騰二百餘里，此在彼不為怪。在他處則異聞矣。徐吉云：「被吹時如醉



如夢，身旋轉如車輪，目不能開，耳如萬鼓亂鳴，口鼻如有物擁蔽，氣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

紀昀所寫的風，正是三眼井子的風。這一帶變化倏忽的氣象，決不是一般行旅客商，所能測得準的。但終生往返於沙漠中的郵差，却有從風雪裏增長起來的寶貴經驗。他們知道何時風勢兇厲，何時風勢斂縮，所以他們是沙漠中最好的嚮導。



多風的三眼井子

達坂城

吐魯番與迪化西境之交在白楊河。過了這長不及二三十里，深不過五六寸的白楊河，便是迪化境了。往向去一路上坡，后溝的山道，最爲陡險。這裏的風勢稍弱，而猶銳利。

再往前走便到了吐魯番迪化之間最冷的達坂城。這是由吐魯番陷窪平原爬越上天山東脈第一個最高的地方。此城雖已荒廢，但其形勢之險峻依然。維吾爾有一支極其雄壯的歌曲，描寫達坂城的巍偉，茲按原譜譯詞如下：

C　　達坂城　　2/4

6·7 1 1 | 2·1 7 6 | 2·1 2 3 | 2 — |
汗騰格里之嶺，大地原野在眼前。

6·7 1 1 | 2·1 7 6 | 2·1 2 3 | 2 — |
木素爾清且靜，濯我心又滌我懷。

5·5 3 2 | 3·2 1 1 | 2·3 1·7 | 6 — |
城在天山之側，不爲風與沙所屈；

5·5 3 2 | 3·2 1 1 | 2·3 1·7 | 6 1 ||
以木素爾爲伴，不畏冰與雪侵凌！

這裏有幾個音譯的語詞，是需要加以解釋。「汗騰格里」是準噶爾語，「汗」是「君主」；「騰格里」是「天」；「汗騰格里」猶言「天山之主」也。新疆境內天山主脈是汗騰格里山，這山位於伊犂境內，却與吐魯番迪化間的天山是一脈所宗。

「木素爾」是準噶爾語「冰」字的音譯。天山山脈最高的峯就是木素爾嶺，這是說在這最高的峯嶺上，終年冰雪不解。

「達坂」是維吾爾語「嶺」的音譯。

中國漢、滿、蒙、回、藏五種語文的雜用，在今日祇有在新疆的山

川地名裏是疊見不窮的。便拿新疆山「嶺」的名稱來說吧：有名之曰「達巴罕」的；這是滿族語的「嶺」字。有名「達巴」的；這是蒙古語的「嶺」字。有名「拉」的；這是藏語「嶺」字的音譯。



冰天雪地的達坂城

爬纜・釘刺・雪靴

由哈密經鄯善，吐魯番往西一路是沿着天山南麓行走。從達坂城越過天山，便是由山南往山北去了。迪化是位在天山之北。過達坂城，爬越天山時，山峪間全是雪，公路上滿是冰。一個不小心，會有滑跌到山澗裏去的危險。在我個人的感覺中，天山上的冰，似乎堅得比石頭還要硬。車馬行人在天山之巔的冰地上來去，煞是一件危險可怕的事。老於此道的，車輪上繞了爬纜；馬蹄底下都釘了很長的釘刺；人們穿的是有長釘的雪靴。雖然如此，還是快行不得，達坂城到達連戶才七八公里的行程，汽車要走半個多鐘點。

達連戶是個祗有三四戶人家的荒村，在沙漠上却要算是「鬧市」了。到過達連戶的人會得留戀這地方的。某大員至此，曾留戀過這荒村裏的一位湖南姑娘，其實這裏的三四戶人家全是原籍湖南，這正所謂「湖湘子弟滿天山」的實證。我們所留戀的，不是達連戶的湖南姑娘，而是此地一家小飯店裏湖南姑娘手做的羊肉粉麵，頗有湘味。湘人至此，或可樂不思鄉矣。

到了小銅溝，寒冷砭骨。土墩子一帶的景色會令人起一種好像世界上祗有冰和雪的念頭。過了柴霍堡（亦有寫作「柴俄堡」的），看到了那一片銀色的博克達山Bogdo Ula。芨芨槽一帶的雪光，耀得人目眩眼花，這完全是天山以北的景象。

走了烏拉擺，便到羊腸子溝。由此下坡，險滑異常。雪積得有一二人多深，雪花被車輪馬蹄激起，直拍人面，有如針刺。

過將軍湖，便算踏進了迪化小盆地，氣候比較平和，不再是冷得那麼可怕了。

在十七戶，我們便可以一眼看到中國極西的一個省會——迪化城！

這是由哈密至迪化，天山南路的見聞。天山北路我也曾走過，與南路相較，完全似另一世界。

一片荒蕪，毫無守備！

哈密迪化間，走天山南路的公路長六三六公里；天山北路五六二公里。一般人寧願走南路，就是爲了北路的山路太崎嶇，氣候太寒冷了。一過了秋天，冰雪封途就根本走不得了。

出哈密城北行，穿過了闊葉林子，便可以看到那淸碧如鏡的蘇巴什湖。天山的雪峯倒映在湖裏，煞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令人有出世之感。可惜的是四野皆荒，一無可取。在這樣既寒且飢無可食的地方，我們眞是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湖西的鞭扦墩上竟有人家住着。

走過日塘，老龍王廟，天生洞時，舉首一望，東是高山，西也是峻嶺，迎面又是奇峯，原來已經走入了天山的深處。在附近棺材溝裏有一

塊很古老的漢碑，那上面今日祇餘下兩行殘缺不全的十七個字了：

惟漢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

臣雲中沙南侯……

在這碑的反面却有三個大字是清代人所正書的：「煥彩溝」。這當然是當時的人討厭這地名的不祥，故意把「棺材」二字改成「煥彩」的。讀者以為如何？

前一程是黑帳房，這裏有一位柯爾克孜族的老者，曾供我一餐。他的兩手一共祇剩了七個手指，那三隻是在這北路裏凍掉的。再走十七公里便是南山口了。土名庫舍圖（天山北路有兩三個庫舍圖。近世有好幾部關於新疆的書籍，把這兩三處庫舍圖混成了一處）。「庫舍」是蒙古語「碑」的音譯；這裏確有一塊唐碑，文多剝落，祇有八個字可辨了：

侯君集領十四萬軍……

侯君集在西元六三九（唐貞觀十三）年為交河道大總管伐高昌。這諒來是他次年凱旋東歸，道經此地而刻石。由此可見，自古以來，這一帶是兵家必經之地：攻則居高臨下，守則倚山為屏。如今呢？一片荒蕪，毫無守備！

天山頂上的冰雪融化不得！

我到了哈密北境，天山深處的二道柵口，算得是嘗盡了人生的苦寒。當時我穿着得不算少，比新疆本地人所穿的要多一倍。可是我這南方海濱上的人，倒底敵不過北地戈壁深山裏的奇冷。深深地相信蘇聯人民的堅實、強健、忍耐的性格和體質不是偶然形成的。到了鎮西，病了一場，就是在天山頂上



北路的天山深處

凍出來的病。二道柵門在叢山中，祇有一線之路可通，在軍事上這確是一個要塞，無怪乎哈密有變，此地為雙方必爭之處了。元代耶律楚材的「昔年今日渡松關」，便是描寫的二道柵門。這山頂上有關壯繆祠，有石佛寺。關聖祠在新疆各地，到處都有，沒有什麼希奇。至於這裏石佛寺裏的石佛，是掘地掘出來的唐代造像。我想為此石佛照一張相，却被寺人拒絕了。諒係惟恐有干天怒。在這荒僻無助，動輒有死亡危險的萬山中，人們乃惟天命是聽的，在蘇聯，在這樣的境地裏，如果有人住着的話，必定是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是「抗天命」才住到荒無人跡的深山裏的。而我們中國的教育，似乎永遠不會佈施到這些地方來的。

過了二道柵門，便是哈密和鎮西交界的松樹塘。這裏是東部天山之極。我的觀感如此：景色是可愛的，寒冷是可怕的；即使在最熱的炎暑季候裏，這山巔上的冰雪也是永不融解的。

「天山頂上的冰雪化不得！」這是鎮西友人李清民說的。

「為什麼？」我不明白他的用意，問了這麼一句。

「天山頂上的雪，要是全部融化一次，新疆必遭一次大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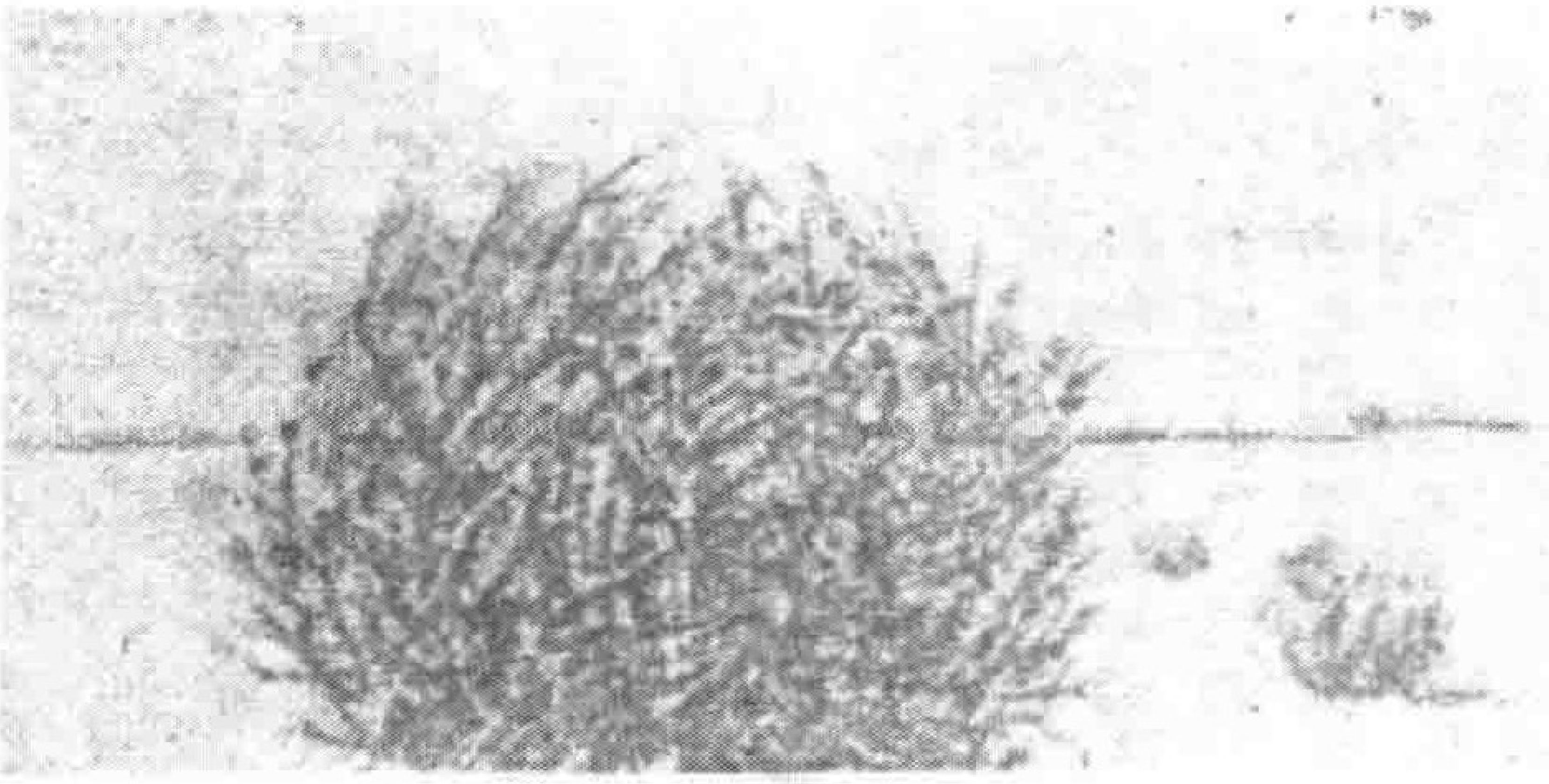
「你見到了麼？每一次的變亂中，你都證驗了麼？」這麼一來，李先生無言了。我們不要小看了他。他是縣政府的科長，他是由北方外國讀書回來的留學生。我們不知外國人教了他一些什麼，更由此可見天山北路甚或全疆的教育

了。

五六一二五八

松皮膏和一枝蒿

松樹塘的原名是招摩多（也有譯寫作「昭木多」的，何不爽爽快快譯做「松木多」。則既洽音，且又切意）。許多外國人入新疆，必至招摩多 Chomuto 一遊。維吾爾族的古籍中，有一部專寫招摩多的書。祇是殘本，連這殘本友人阿不都先生視如珍寶。我人今日對招摩多的認識，實在是淺薄得可憐了。


沙漠中到處都有的芨芨草

萬松叢立，四時鬱青；蒼林白雪，自然明麗。這是你我看松樹塘的表面，止乎此矣。既不知這地下有何富藏，更不知在漢唐以前有什麼史事。今日亦祇不過是白白地繼續在荒廢着。

「招摩多」被譯爲「松樹塘」還算恰當。這在蒙古語文裏，「招」是「數盈至百」；「摩多」是「樹。」我們把牠譯做「松樹。」是不是松樹呢？筆者對此外行，但我們平日所見到的松柏，不及牠高，亦復不及牠綠。葉針狀，有青有紅。據熊懋獎西行紀載：

松樹塘之松有二種：一種紅松，一種白松。白松四季長青。紅松換葉，至五月初始發新枝。

朋友們說，這裏的松樹皮用來煎膏食服，是最滋補的。其作用與陝西廟台子的鹿壽草有異曲同工之妙。諒來是說說吧了。遠不如用巴里坤湖濱所產的香雪梨煎點梨膏吃吃，倒眞是頂够味的哩。

由哈密動身時，大家都說，路過松樹塘一帶，不要忘記了採幾根「一枝蒿。」新疆不產竹，這便是竹的代替物。天山上所產的一枝蒿既直且堅，如果帶到內地來，眞可以當手杖用。

一枝蒿是天山上特產的一種草本植物。跟別種草木一樣，也是春天發芽，但到了冬天却枯而不萎，每根約三四尺長，新疆漢人多半用牠來做筷子。


大戈壁中的旅行者

芨芨草

初入新疆之門，由星星峽至哈密，我們一路上用來生火取暖的不是煤，也不是木柴（到了哈密才燒到木柴），而是芨芨草。現在入了鎮西境，往奎素去時，我算是踏進了芨芨草的世界。這一片沙磧中別無所有

，惟見芨芨草叢生。這亦復是天之厚意，至少因爲有了牠，決不至凍死苦寒中戈壁上的人們。

秋盡見旄頭
沙遠席萁愁

李長吉塞下曲裏的「席萁」就是芨芨草。

北風捲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卽飛雪

岑嘉州白雪歌送武判官歸裏的「白草」就是芨芨草。

出塞復入塞
處處黃蘆草

王少伯塞上曲裏的「黃蘆」就是芨芨草，一名塞蘆。吟寫芨芨草的詩句至夥，古詩中有「千里席萁草」句；又元稹代書詩自注：『余以席其草常在書囊佐飲酒。』

西域傳顏師古注：

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

芨芨草也就是漢書上所謂的「息鷄草。」邊陲上各宗族裏的歌曲，至今不乏描寫芨芨草的。這裏是一首維吾爾族的「你的心要堅決」：

F　　你的心要堅決　　4/4

1 2 3 2 1 5 3 2 1 1 | 5 5 4 5 4 5 6 1̇ 5 5 |
狂　風　　儘　管　　可　怕，冰　雪　　儘　管　　可　畏，
1̇ 1̇ 6 5 4 5 6 1̇ 5 5 | 1 2 3 2 1 5 3 2 1 1 |
你此一去　切莫爲勢　所　屈！你　的　　心　要　　堅　決，
5 6 5 4 3 2 1·1 1 ‖
像　那　芨　芨草　一　樣　的　堅。

唐代「庫舍圖」

在這天山的深處，我們看到了那左右偪仄，境若深藏的烏可克達巴 Ukec Taba，以及那在東南角上突起的庫舍圖嶺 Kushetu Taba。「烏可克」是蒙古語「小櫃」的音譯。進入烏可克達巴，四面峭壁，猶如進了箱櫃。

庫舍圖嶺上有唐碑，高七尺五寸，寬二尺七寸一分，厚七寸三分。這原是班超的紀功碑，唐姜行本磨去了原文，改刊了今文。這碑的左下角有原碑的隸跡。碑額五行，每行三字，額曰：

大唐左
屯衛將
軍姜行
本勒石
口口文

這唐碑的上首題名三行，今日惟有四字可辨：

……集口十柱國……

下首題欵兩行：

交河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上柱國口口口口口口口薩
孤吳仁領右軍十五萬
交河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上柱國口口縣開國公牛
進達領兵十五萬

我們覺得碑額上「大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口口文」中被風蝕磨滅了的是「紀功」二字。

上首題名「……集口十柱國……」，想係「侯君集率十柱國」等字。下首題欵第一行所缺的字想是從征將帥的姓名籍貫；第二行所缺兩字，想是牛進達的籍貫或封轄地醴泉。

過去有人說，這碑神異，不能搨，如果搨了，便立刻發生大風大雪，斷絕行人。其實不搨這碑在冬秋二季裏，依舊是免不了風雪封山，來去不得的。

現存唐碑文錄

鎭西庫舍圖嶺唐姜行本碑，現存碑文（十八行，每行四十七字，正

書）：

昔凶奴不滅竇將軍勒燕山之功閩越未淸馬伏波樹銅柱之迹然則振英風於絕域申壯節於異方莫不騰茂實於千秋播芳猷於萬古者矣大唐德合二儀道高五帝握金鏡以朝萬國調玉燭以馭兆民濟濟衣冠煌煌禮樂車書順軌扶桑之表昆口治化所沾濛汜之鄉咸曁蔙天山而池瀚海內北戶以靜幽都莫不解辮髮於藁街改左衽於夷邸高昌國者乃是兩漢屯田之壁遺兵之所居麴文泰即其苗家也往因晉室多難羣雄競馳中原乏主邊隅遂隔閱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自皇威遠被稽顙來庭雖沐仁風情懷首鼠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之口口肆豺狼之心起蜂蠆之口發徒聚衆賊殺無巳聖上愍彼蒼生申玆弔伐乃詔使持節光祿大夫吏部尙書上柱國陳國公侯君集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口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萬均副總管左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等爰整三軍龔行天罸但妖氛未殄將軍逞七縱之威百雉作固英奇申九攻之略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妙思縱橫命口前軍營造攻具乃統沙州刺史上柱國望都縣開國侯劉德敏右監門中郎將上柱國淮安縣開國公衡智錫左屯衛中郎將上柱國富陽縣開國伯屈昉左武侯郎將李海岸前開州刺史時德衡右監門府長王進威等並率驍雄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羅漫山北登黑紺所未盈旬月剋成奇功伐木則山林殫盡叱咤則山谷蕩薄衝梯暫口百櫓冰碎機槍一發千石雲飛墨翟之拒無施公輸之妙詎比大總管運籌帷幄繼以中軍鐵騎亘原野金鼓動天地高旗蔽日月長戟慧雲自秦漢出師未有如斯之盛也班定遠之通西域故迹罕存鄭都護之滅車師空聞前史雄圖世界彼獨何人乃勒石紀功傳諸不朽其詞曰於赫大唐受天明命化齊得一功無與競荒服猶阻夷君不定乃拜將軍殲茲梟鏡（其一）六奇口思羣雄逞力陣開龍滕營口口口口麗星光旗明日色楊旌塞表振威西極（其二）峨峨峻嶺渺渺平原塞雲暝結胡風畫昏口口口口高樹吟猨銘功讚德口口口口（其三）大唐貞觀十四年歲次庚子口口六月丁卯朔廿五日辛卯立瓜州司法參軍河內司馬……（下缺）……

碑文裏的「時羅漫山」就是天山，據唐書地理志載：

天山在伊州北，一名白山，胡名析羅漫山。

「析」乃「時」的異譯文中「黑紺所」我疑以爲就是今日南山口附近的黑帳房。

地球的病症

松樹塘至奎素四十一公里，冰天雪地，一路下坡，就更顯得濘滑難行了。在一個世紀前，這地方曾繁華過，這裏是來往客商的必經之地。北去外蒙古科布多，直通歸化。如今呢，早已冷落不堪了。在這苦寒的地帶裏，那破落的景象，就更令人有悽涼之感！

奎素 Kueisu 原本是天山裏一條細流的名字。「奎素」在蒙古語文裏的原意是「肚臍眼，」因爲這河流位在許多細流之間，而牠却是巴里坤湖的南源。像這樣的小河在江南人的心目中是不會當牠是河的，祇不過是一條小溪而已。可是在西北邊陲的沙漠裏，發現一窪淺水也會引起遠近人們的興趣。水在沙漠裏太被人重視了。我們如果能够使沙漠上有水，因爲有水而遍植林木，幾百年後，沙漠是會變成天堂的。

沙漠，石磧，戈壁是地球上陸面的癥結和毒瘤。要是一直置之不理，牠會逐漸地蔓延擴大開來的。這是地球陸面所患的癬症。治沙漠和治癬同一辦法，就是先防止牠的蔓延，再使之收縮。

要防止沙漠範圍的擴大，有一個辦法，就是在沙漠四周的邊緣上種樹，一圈圈地往內層種，這是一件千百年的工作，決不是一下子可以見效的。爲了增加地球上陸面的功用，人類非下死工夫，一代繼一代地跟沙漠搏鬥不可。愚公移山未必不可能，祇是不科學吧了。

在沙漠裏擴大植林有一先決的問題，就是水的問題。今日原子能發明了，深以爲原子能的運用，必定可以解決沙漠裏的水荒。如果能把沙漠的水荒解決了，我們可以斷言：沙漠也就不再依然是沙漠。

沙漠是地球的疾病。假使不把這病症醫治痊癒了，沙漠是人類進化的一個最大的障礙。在有史以來的人類史上，我們已經不斷地看見沙漠在呑噬着世界文化的結晶。

歐美采風記 (五十七)

沁明女士

沿着河邊(Quays)看看某一時期巴黎最貴族化的住宅區，然後走到賣舊書的攤子，約有兩哩路長，都是一排排木箱，陳列着書報、音樂譜、郵票等，非常有趣，如果有閒，慢慢的流覽，也是消遣之一法，繼到大學城(Cité Univer Sitaire))去拜訪幾位同學，這裏住着各國的大學生，有自己的圖書館，餐室及運動場：，飯後到法蘭西銀行附近去看國家圖書樓(Bibliothéque Nationale)著名的the Carlovingian Collection，這集珍藏，開始於路易十二世時，可與倫敦的帝國圖書館媲美，約有三百六十餘萬卷，分成三類：(一)印成的書籍與輿圖(二)繕本及文件(三)徽章與古物(四)版製及精印；館的建築新穎，佔地四畝，我們事先得到許可，入內去流覽一番；出來去看看證劵交易所(the Bourse)；在意大利街二號有一座舊屋，以前大音樂家Rossini曾經住過，接着便去看Opéra-Comique戲院，到法院附近看Chopin住七年而後死在這裏的住宅，看兩座十七世紀時的禮拜堂，(the Church of the Assumption 及the Church of St.-Roch)裏面很精緻，尤以音樂出名，有一羣大理石的裸體像，很有雋味，在這個地點，拿破崙曾彈壓住保皇黨的反革命，安端彛(Marie Antoinette)也曾爲橫暴的羣衆所侮辱；繼看政府所津貼的戲院(the Théâtre Francais)據說始於拿破崙在莫斯哥的一紙詔書，自一八一二年迄今，男女演員都是永久僱員，園內有許多有趣的紀念品，油畫及雕刻；隨後到皇宮(the Palais-Royal)看其外觀，李旭流所建，原名the Palais-Cardin l，他死後歸與國的安妮后所有。現在周圍附近的店舖飲食店，多半帶點貴族化色彩。花園裏面幼童及保姆很多，有兩座塑像：一是詩人Camille Desmoulins 裸着身體，坐一塊石頭上；一是文學家賈俄；還有兩所博物館(the Musé of Serio-Comedy及 the Muse of Pure Comedy)轉完一圈，已是晚飯時間，便在the Madeleine 禮拜堂附近一家餐館吃了夜飯，趕到歌劇院去聽歌劇("Lohengrin")。

(七月十三日)早飯後到羅浮博物院(the Musée du Louvre)，進門處甚多，從一部份到另一部份，須出一門進另一門，所以非留心保留門票不可，免得重購；這館的歷史開始於佛蘭西施一世時，他招了許多負盛名的意大利畫家如Leonado daVinci 等在他宮中工作，亨利二世也愛好美術，到路易十四世，風氣特盛，各種階級，不論貧富，都加提倡，他自己手中已搜集二百餘幀，後向 Mazaris主教及英王却爾司一世購來不少，他死時已達二千四百幀，路易十六又添買了許多荷蘭及西班牙畫家的作品，革命時收歸國有，以巴黎最著名的建築，作爲展覽之地，自物質環境而言，已够繁華考究的了，經過許多君主一再擴充，斥資與造，多少名美術家設計，更够玩味的，何况內容豐富，陳列精美，分成七大部份：(一)希臘與羅馬古物(二)埃及古物(三)東方古物(四)亞洲美術(五)油畫與他畫(六)中古，復興及近代雕刻(七)中古，復興及近代美術品；羅浮不成問題是舉世無敵的搜藏；我們不能細細鑒賞，祇按指南上面所載重要陳列品如Vénus de Milo 的雕刻像，是全院中最精的一件，其線條之柔和，結構之曼妙，誠無雙之作，大約是二世紀所作，何人所塑，則無法考據矣；此外如猶太最著名的Moabite Stones 如Goujon所雕的'Diana"，Michelangelo所雕的覊絆的奴隸，如Luini所作的壁畫，以及許多前此在意大利所沒有見到的名家油畫，都是可愛的好東西。

今日來遊的目的，在看『皇家裝飾美藝的特展』及『中國古代藝術的特展』；前者無甚可紀，後者在(Musée de L'Orangerie)舉行，有展覽品甚多：進門處擺着許多陶瓷器，有商、殷、周的瓶，有漢朝的罇，『永康』及『龍門』的古墓發掘的冥器之類；正廳是一間宏大的房間(Grande Salle)，列陳分爲十部：(一)祭祀標誌及石碑點綴類；(二)古墓內陪葬及祀器類；(三)玉器類；(四)窰變類；(五)宗教器皿類

；（六）Alphonse Kann的搜藏；（七）寶石類；（八）典禮器類；（九）唐代瓷器（十）周朝與漢朝瓷器；東西很好，有六朝北魏隋代及河南南陽的古物；第二間內觀音像，鼎彝之類，以五彩的居多，第三間是各種雕刻塑像，也有壁畫浮雕之類；看完後，深感外國人對於我國美術及古物注意的程度，他們很下功夫考據，用科學方法編目，詳加標誌，有許多珍品，恐怕在國內也不可多得，卽有之也都歸私人蘊藏，不能像他們政府出重大代價搜集起來，分門別類的公諸國民，作爲普及教育，灌輸民智的設施。

午飯在世界博覽會的會場內吃的，爲節省時間起見，這是最好的辦法，場內有一種雙人坐的三輪自由車，車夫穿制服，車的式樣很舒適，用來代步，確是美滿，不過坐的人不多，普通人都願意散步，談談說說，比較自由得多；我們看完『挪威館』，便去看『水族館』，其規模大小，不亞於支加哥及倫敦的，各種水族，比在海洋中，自然享福多了！

整個下午，無非是從這館到那館，川流不息的走着，苦不苦，祇有兩條腿知道，幸而精神上的收獲，足以抵消體力的消耗：南美洲各國的風光，不啻身臨其地，中亞細亞的景色，也好像親去遊歷了一遍，歐洲諸多足跡不易到的地方，具體而微的搬在眼前，使常識頓時增添不少，這比走馬看花的旅行，得到的稗益還多，儼然週遊世界也。

（七月十四日）今日爲法國革命紀念，亦卽他們的國慶日；大總統舉行閱兵大典，我們也趕去湊熱鬧，重要官員到了不少，各國的欽差大使，加上法屬非洲小國的酋主（Sudans），或穿全禮服，或穿金碧輝煌的軍裝，惟獨摩洛哥的『小皇帝』和他的隨從，則滿身披掛白布，連頭帶臉遮蓋着，這些附庸的君王，到母國來觀光，爲攏絡他們的服從心起見，法國儘量的拿出最新式的武器來在他們面前誇耀自己的實力雄厚，爲得到他們矢志效忠，儘最尊榮的地位給他們，叫他們覺着是强國的一份子，在禮貌上給面子十足，和大總統坐在一起，等到關係他們權益的大事，他們就不便十分爭執了。閱兵的儀仗十分隆重，機械化部隊中的輕重武器，很能炫耀觀衆的耳目，不但外國人看了，內心得到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印象，就是法國本國的國民也會發生那普遍的觀念，認爲自己已戒備得非常嚴密，這種以爲可以『高枕無憂』長此作『太平民』的錯謬成見，恐怕非法國國民之福，因爲再强盛不過的古羅馬，後來也會衰亡，驕奢安逸實是將來之禍！我們看見海陸空軍的隊伍，全副最新型的配備，單是戰車和坦克車的種類就有不少，以質量來講，法國不啻是整軍飭武的實力大國，排列極長，差不多檢閱一小時之久，纔完畢，我們看得也很高興，尤其是屬地兵員服色之鮮明，各種軍樂之激昂，馬隊之威武，旗幟之麗都，徽章獎狀之顯豔，一切一切都賞心悅目；祇有一樁遺憾：一架飛機在表演時，被迫降落，離陣墜落在民屋上面，幸而祇毀壞房子，未傷及人，否則不免大煞風景。

飯後到街中去閒狂，要看法國人在這一天是怎樣的熱鬧法？固然重要的集會和盛大的典禮，我們參加不進，街中的景象總可以領略一番：街中跳舞的人很多，大半就是一具手風琴，也沒有桌椅飲品，大家站在走道上，音樂起奏，一對對男女便擁抱着狂歡作樂，他們興緻固然好極，可是我覺得終不免單調，天氣是這麼熱，我們走着尚覺汗流不住，他們跳舞，還那樣起勁！到巴斯蒂爾方場（普稱爲La Bastilk）就是大革命時，爆動羣衆，揭竿起事，攻入却爾斯五六兩世所建皇宮所在，這是一七八九年的事，雖有護府礮位，但不及民情的激昂，當時的總督Delaunay不能阻擋來勢洶洶的百姓，祇得退入宮內，政府軍隊死亡不少，後來不得不投降，條件是以釋放他和被圍者的生命作交換，結果終於殺頭，這就是發生流血大慘劇的地點，至一八七一年的第二次革命（the Commune）又是戰爭的大堡壘，至今可看到方場中心的紀念碑（the Column of July）是一八四〇年揭幕的，高一百五十餘呎，上面的銅牌代表『公理、憲法、力量、自由等』，頌揚當日爲民權而荷戈的公民，上面鐫刻着他們的名姓，柱粗直徑十三呎，頂上的圖案，代表『自由神』站在地球上，一手撐着光明的火炬，一手提着奴役的斷練；在今天日子，來到這地方，心中的思潮如湧，這種爲自由解放而犧牲的精神，確是偉大，須得大仲馬小仲馬囂俄幾位文豪的筆，方能形容出來！

在路旁咖啡館的涼蓬下，坐着喝茶，看看來往的行人，固然大多數很顯然的得着革命所遺留的好處，仍有一部份似乎暮氣很深，這是繁榮奢逸的流毒，頗爲法國的國運惴惴不安，但望長此相安，使這可愛的巴黎不致受什麼騷擾，那便是世界之幸！晚飯後因大雨，趕回旅館將要安甜，忽接慕爾夫人來電話邀我們同去音樂堂看蓓琪愛歌舞（Follies Bergere 1937）八時半起演，絃樂隊隊員個個都穿緞製的彩衣，像馬戲團中小丑各個不同的打扮，時而有男女滑稽穿插在內，音樂都是時調，奏得很有生氣，節目如下：（一）馬戲班（Cirque）由女主角Vivian Gosset領帶全班人載歌且舞，佈景非常偉大，服飾異樣豪華，這個前奏巳够人感覺酣歌醉舞，紙醉金迷了；（二）合詠團（Retournous au Dodo）由男女主角Rogers及Tvonne Bouvier領導約十對，男的象形Eton大學學生，女的算是美國的歌舞女（Showgirls），眞辱沒了伊頓名校了；（三）一八五七年的Madame Bovary——有眞的馬車，用人扮的『馬』拉上台，這是表現十八世紀時代的社會風尚和服飾；（四）La Fontaine D' Amour——背景是大森林中有許多眞的瀑布，情節是許多曼妙的女郎看中一個年青的男美術家，跳舞一幕，大家都一絲不掛的混身赤裸，祇用兩手遮按下部，（或用小紗一方）集曲線人體美於大全，看得男子觀衆們個個眯眯笑；那男主角Guy Rouzé以男子健美著稱，許多美國中年婦人特地來鑒賞他，可是他穿衣的；（五）Partir是一段短的滑稽戲，情節是碼頭上一對小販和一個女子碰在一起，有許多可笑的對白，女主角Josephine Baker唱了幾隻新歌，並和那一對小丑跳奇特的舞；（六）Magie Blanche——仍以Baker爲主角，她實在是一個天生的『尤物』，在巴黎曾使多少萬人爲她瘋狂，在國外傾倒她的人也不少，其實她未必好看，不過妖冶極了，能跳能唱，在台上能吸引觀衆的注視；全班舞女，乳部全露，裝飾的妖豔非常，接着是『非洲曠野中的一女子』（La filledu bled）Baker女士先是穿得很整齊，到跳舞時，爽性脫個精光，夾在四五個男子當中作富有誘惑性和肉感的蛇蠍舞，這眞是如火如荼，犧牲色相的大胆演出；接着是『偉大的野森林』有十幾隻背着眞虎皮的假『虎』圍着 Baker踡躍；（七）『偉大的法蘭西』是軍操式的歌舞，音樂不若以前那麼靡靡，台面較爲雄壯，因有國旗在中間，究竟不能過於胡鬧了。（八）"Qu'est-ce que Cést", Hospitalites Ecossaise及"Surlettas"是三齣短的滑稽戲，懂法語的人，自然笑得呵呵煊天；（九）『Don Juan 的最甜蜜一夜之愛』是旖麗的歌舞劇，佈景如皇宮，裝飾如天仙；（十）四幕短的表現：——"Le Restaurant"和"Legrand Iegros Petit"是獨幕劇；"Les Quatre fous d' Hollywood"是四人合跳的滑稽舞，"Farm Danse" 由著名的黑人踢歌舞天才Jigsaw Jackson 做出種種人所不能不可思議的步伐，技藝十分動人，確是不可多見的傑作；（一一）Rapsody——以華爾滋及採戈舞爲中心，這裏面看出 Baker的成名，絕非無因，她果然多才多藝，身手出衆，接着又是她的短劇名 ,,Kidnapping" 她不但能歌善舞，還擅長內心表演，以她的年齡巳在四十左右而論，面色櫻黃，牙齒是暴出來的，當初不明白，觀衆爲何對她如此入迷？現在可明白她的確是別有所長，無怪歐州極富有的財主，都想用金屋拿她藏起來呢！（十二）『夏威夷之夜』——不用說又是一個盛大的場面；（十三）最後的大軸節目，謂之Le Jubilé des Folies-Bergere"這個歌舞團，世界聞名，堪稱全世界的泰斗，有了二十五年的歷史，爲慶祝這個週年，那得不有特殊隆重的表演？因此，本年度的壓台戲，就格外考究：台上佈的白象牙色臺階，男演員一色軟緞禮服，女演員全是粉紅色喬奇紗的衫帽，手捧花球；跳舞的名色繁多，班內的各主要單位如：Les Danseuses des Follies, Les Show Girls Américaines, Les Bluebell's Beautiful Ladies, Les Red Stars, Les Collegiens d'Eton 全都參加，當中還穿插珠光寶氣，奇裝異服的時裝表演；誰說美國的齊格菲爾（Ziegfield）不惜工本？看過這種爭奇鬥研揮金如土的貢獻，才曉得舞台歌舞能如此偉大！

近代美藝特展的瞻禮

（七月十六日）晨金琦如小姐來約中飯，稍坐即出外到通濟隆分公

司去購赴德的車票，他們似乎歡迎替我們辦遊覽歐洲各地的全盤佈置，詳細詢問，他們就不嫌煩瑣的一一奉答，後來見我們不讓他們承攬這全程的計畫事宜，似乎很失望；但究竟他們的營業範圍廣大，固然不在乎我們一筆生意，仍舊很盡心週至的替我們服務，連護照的手續，貨幣的兌換，都給我們張羅得非常妥貼，並送我們許多廣告宣傳品；旅行的事既有了頭緒，我們便去買些用物：一雙鞋 188 法郎，黑絲絨每碼價百餘法郎，領帶很漂亮；午飯後游梯維勒麗花園(Jardin des Tuileries)，以前是巴黎社交生活的中心，今所剩餘的遺跡，祇是 The Pavillion de Flore 與 the Pavi'lion de Marsan 南北對峙；從前的皇宮在園東，歷史上，革命前後許多大事，都與有關聯：幾位著名的君主曾以此為永久宮室，至路易十六時代，一七九二年，有三萬民衆攻襲宮院，瑞士尉兵遭劉殺，皇帝逃亡；一八三〇及一八四八兩年，又為暴動的市民所襲，後任兩帝被迫出走；一八七〇年幽琪妮后亦在此被危，至次年五月，遂為民軍礮火所毀。園內景緻秀美，從前宮內的網球場，現改為一美術館，展覽油畫。接着到拉丁區去逛，這是青年學子麕集的地方，經 Henri Murger 所著的『Vie de Bohême』和 Du Maurier 的小說加以烘托，格外的帶些神秘『羅曼蒂克』色彩；大街別稱為 "Boul' Mich" 許多咖啡店和餐館是美術家及作者們縈繞的圈子。繼到艾達柔尼方場(Place des Etats-Unis)去瞻仰華盛頓與辣菲德的紀念碑，並看美國義勇軍的戰爭紀念碑；又到富蘭克令路去看 Benjamin Franklin 的紀念碑和 Georges Glemenceau（法國『老虎』外長）的住宅；晚飯時刻，赴劉義光君的約會，到焦菊隱黃作霖夏晉熊譚嶺金琦如諸位，此外有一位新近由德來的男同學，大家談天很久。

（七月十七日）上午到德國使館及領館去接洽，想起雨傘昨天遺落在通濟隆公司，即往取回。隨到香瑞麗瑞一帶去『櫃窗購物』，見許多『可望而不可即』的可愛東西，實在荷包不允許，祇能『望梅止渴』而已；大花園內為總統官邸，舊時的香瑞麗瑞皇宮，裏面曾住過幾個歷史上負有盛名的『妖孽』：如Madame de Pompadour及 Duchesse de Bourbon等，也有國外的要人如 Tsar Alexander 及Duke of Welligton等，

德軍於一八七一年攻克巴黎，德皇也曾佔住三天；繼參觀小皇宮看油畫雕刻，以巨屈的私人搜藏(Collection Dutuit)為最名貴；除名畫外，有意大利的瓷器與象牙雕刻；德克搜藏(Collection Tuck)則為傢俱，緙絲及其他古物；看畢至申江樓午飯，飯後到東京街去看『近代美術博物館』，一帶輝煌的建築，兩廊石柱反映於水平如鏡的廣池中，頗見清致；館內陳列許多珍貴的美藝作品，先到Palais National des Arts 看 Chefsd' Oeuvre de L'artFranca is：第一廳內有銅雕刻的『木星』神像，和許多古羅馬的銅刻；第二三兩廳擺的是石，木，象牙各種雕刻及緙絲畫舊印品之類，以"Tête de ProPhete"及"Pied de Cande'labre"兩點，較特別；第四廳完全是手抄本，從前寺院裏和尙繕寫經卷文件，都用五彩及金色描繪出極秀美的文字；第五廳內祇有 Caron的 "La Sibylle de Tibur"；第六廳是十四世紀不知名畫家的油畫，第七廳是十四世紀知名畫家的作品，第八廳是十五世紀初葉名畫家的作品，第九廳是十五世紀後葉的名畫，第十廳是十六世紀的名家作品，佳作如La Tour的 "St. Se'bastien Pleure Par St. Irene" 如 ChamPaigne 的人像，如 Le Nain 的"Le Corps de Garde"都很精美；第十一廳接着前室未完的名畫，傑作有Lagneau的Vieille Femme Riant" 有Puget的 "Milon de Crotone"有Dumonstier的"Henry IX"，都很可觀；第十二廳內沒有什麼特殊的畫品，第十三廳為十七世紀的名畫，以Bourdon的"Tête de Vieillard"及Coypel的"Tête de Faure Riant"為最佳，第十四廳也掛着幾幅，以La Fosse的 Bacchus et Ariane"，Largilliere的"Portrait de Jean Pupil de Craporme"為佳；第十五廳是十七世紀末葉的畫家作品，看不出什麼特別好的作品；第十六十七兩廳陳列的是十八世紀的名畫，有Hubert Robert 的作品甚多，較出色的幾幅是Clodion的"Les Bacchantes"，及Fragonard的 "L'All'ee Ombreuse"Boucher的" Jeune Homme" 和 Watteau 的 "Femme Sur une Chaise Lounge等；第十八廳是十八世紀後期的作品，其中以 Lemoine的 "Narcisse"及Chardin的 "Les Prunes" 較精彩；第十九廳承前廳陳列未完者，其中佳作要推Nattier的 "Portrait de Manon"，Greuze的"Femme au

"Chapeau" 和Lepicie的 "L'enfant en Pénitence"；第二十及念一兩廳都是十九世紀畫家的名作，David的"Le Serment des Horace"頗佳，Ingres的 "Jupiter et Thetis"極好，Géricault 的 "Trois Trompettes a Cheval"有趣，此外Prèud'hon "Le Rêve du Bonheur"生動，Delacroix 的"Médée"與Le Caid Marocain Acceptant L' Hospitalité des Pasteurs" 兩幅很自然；我們徐徐觀覽，以後的第念二至念六幾廳的名畫還多着呢，實在一口氣看不完，不得不提高速度，忽忽的過去，祇覺得以下數幅，都很不錯：

(1)Rousseau: "Le Sour, ou Le Cure"
(2)Millet: "Barque de Pêche"
(3)Monet: "La Danse a La Ville"
(4)Cèzanne: L' Arbre et la Maison"
(5)Renoir: Femme Nue"
(6)Sisley: Route de la Princesse etc."
(7)Pissaro: 'Chaumieres a Auvers ekte."
(8)Degas: "Femme nue se Coifafant"
(9)Manet: "Des Huitres"
(10)Puvis de Chavannes: Etude de Nu"
(11)Nanteuil; Fvan,cois de La Mothe Le Vayer"
(12)Gavarni; "Mon Petit Homme etc."

以後不及看的尙有不知若干；這次特展所陳列的作品，總共一千三百餘點，若是單單看標題，每一點耗費一分鐘的話，加上走路的辰光，就得至少三個鐘頭，若像我們這樣慢慢的品評，可不得要兩三天的功夫，纔能完畢？特展的最大特色，是所有的陳列品皆向世界各國著名的公私搜藏家徵借攏來的，無論那一大城市的博物館藝術館以至商家和個人的收藏，都有參加，無異是集全球美術精華於大成，固然各機關各單位的『看家法寶』未必肯送來展覽，但也不致於挑選『次路貨』來與會，因此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光看各項陳列品的來頭，就够我們興奮的，法國國內的不必說，國外的搜藏家，無一不是赫赫有名的，德、意、英、美、奧、荷、俄、瑞、匈、丹、葡、比、等等，那一國沒有參加？個人的私藏也給他們借到不少；這種不怕麻煩，祇求十全十美的精神，眞是可佩！別的不說，單就包裝、運費、保險、及保管幾件事來講，已是很費週章的了，其他籌備期內的操心，就不必去提了！我們能够躬逢盛會，不必遠途跋涉，有人替我們將頭緒編列得非常醒目，在一處地方一網而打盡，誠是莫大的幸運！

看完出來，在咖啡館內略爲果腹，便趕到國立歌劇院去看歌劇"Rigolleto."

（七月十八日）星期日　上午繼續去看『近代美藝特展』，今日所看爲『梵戈格個人畫展』，摩爾夫人最歡喜Van Gogh 的畫，我們在美國時已經領略到此人在美受一般人歡迎的熱烈，他自成一家的作風，色澤異常鮮美，章法適合現代潮流，我們看了也禁不住『入迷』；他的畫藝自有獨到的地方！看完後去訪彭白理夫人，同上天津館吃餃兒，飯後回家略事休息，夏君來訪，到博覽會場去看『白相船榭』(Yachting Villa)建築非常麗都，繼看『首飾，香水及La Mode』各館，展覽皆婦女們所最心愛的東西；國立玻璃工廠(The Sevres State Porcelain Factory)所出產的各種陶甆玻璃器皿，極美觀而有實用；『無線電工業館』及『冷藏業館』代表近代工業進步的象徵，前者的館屋像一具收音機，後者的房頂上蓋着一層『人造雪』；此外，『俄國館』建築形似書桌上的一塊『鎭紙』，『意大利』館像一所倉庫，『比利時館』像摩登城市中的避暑別墅，裏面包羅萬象，目不暇給，世間所應看應知的太多，幾會有許多的空閑時間，可得從容的去領會？人生在世，活一輩子也學不完呢！祇得出來，去訪摩爾夫人，同在她住的Normandy 旅館進晚餐；飯後由友人領導到Sphinx二十五號去看巴黎特色之一——『玻璃房子』，這是『人肉市場』，跳舞場內的舞女全都一絲不掛，至多是用一塊三角褲衩，遮蓋下部，惡劣不堪，有些可憎，特地去鑒賞，又不便退出，坐下後，就有幾個舞女上前來，經修挑了三個『坐檯子』，其中一個年事較輕，面貌娟好，對修特別表示好感，坐在他膝上，做出淫蕩的姿態，要修請她喝

酒，修吩咐了侍者，她便得寸進尺，格外的熱絡，勸修和她登樓，說什麼：『可以使你非常快活』(I make you veery appee!)，修指指我說『太太不答應』，她便說道："Shoo-a-ley Madame no object."；修讓她說明日再來，她提議做戲給我們看，每人一百法郎，眞是纏個不清；最後她要求給一個法郎放在桌邊，讓她用特殊的部位，表現一套新奇的戲法；另要了一個法郎，表演『吸』煙的怪劇，這樣胡鬧了一陣，我們便出來，聽說類此的還有多家，修想再去看一家考較些的，經我們反對作罷！

（七月十九日）晨兌換法郎，照市價每鎊可得一百三十二枚，但我們祇掉得一百廿八枚；上午在 Halles 一帶看菜市，鮮花水菓令人垂涎欲滴；再到 Notre Dame附近去看十三世紀建造的聖佚貝爾禮拜堂(St. Chapelle)是舊日的公理宮 (Palais de Justice) 遺跡，古雅難得！在大理院的大廊中穿過，見許多道袍欵欵的律師踱來踱去；候審廳長八十碼，寬三十碼，是全世界最大的；『正義堂』(cour d'Honneur)裏面有各種石雕像，代表『和平』『滿足』『公理』與『愼重』；審判廳原先是皇帝的臥室，曾經一度用作下議院的會場，充當議會的時候，路易十四有一句傳誦舉世的荒唐話：『政府，就是我，』("L'Etat, Cest moi") 就是在這裏面說的；接着到蒙賽尼路去看十二世紀時所蓋的有趣聖披艾蒙瑪特禮拜堂 (St. Pierre-de-Montmatre)，附近有許多古老的陳跡，如兩大公墓 (Cimetière Montmatre 與Cimetière de L'est) 裏面卜葬的史藉名人，屈指不可勝數，地方很寬曠，有紀念碑石大小不下二萬餘塚，忠臣良相，名將聞士，都是成功的人物；這一角可說是『巴黎的死人區』；過後到天津館吃中飯，午後回寓略事休息，又出外去游覽，在巴黎短短的幾天功夫想充分利用，並不預備出城到遠處去，前回來到過凡爾賽宮，方頓布魯，巴比仲，瑪爾媚仲等地，可是離城不遠的名勝如Somme' Rheims' Belleau Woods' Chantilly' Chartres Cathedral 都值得去一遊，但太費時；想去看歐戰時的名城 Soissons' Rouen' Montmorency' Compiegne 等地的風光，藉此憑吊大戰時的戰場，看當時德軍進攻的路線與美國遠征軍的防地，旁及『和平紀念碑』，或者再去看英國遠征軍所扼守的陣地，終於因爲鼓不起勇氣，致遲遲未果實行，祇能儘市內可游的地方，去盡量開發！午後看了兩座十四世紀時建造的客店(Hotel Clisson) 及十五世紀的 Hotel de Cluny 都有古趣；另看了一所溜冰場("Palais de Glace")，一個演木人頭戲(Marionnettes)的戲館 ("Guignol Lyonnais")，然後到上海樓與劉君同吃晚飯，飯後和慕爾夫人話別，她即將返美，我們亦在歸國途中，天南地北，各自西東，不知何日可重相見，臨別彼此淒然若失，但人生那得不散？互道珍重，後會終有期日也。晚九時半開始作巴黎夜生活的察訪，一連走了六七家跳舞廳，其中有高尚的音樂舞廳 (Music Halls)，也有下等的小舞場(Artistic Cabarets)，大都集中於蒙賓她一帶，在這個地段中，可以狂歡一宵，賞心樂事，層出不窮；巴黎素稱『婦女們之城，他們頭髮中都插着艷麗的鮮花』，對酒高歌，湊成樂天主義派的三W主義！我們先到拉丁區看一家平民社會的舞場，(Orient Cabaret) 裏面佈置得像一鬼窟，故意做作得如陰巢地府一般，有披頭散髮的鬼卒，各種設計，照神話中的魅域舖張，裝修不必考究，甚至以陳舊破爛爲本色，有假的蜘蛛網，有撕碎的窗牖紙，這樣免去繁華的點綴，我想如果開在上海，必門可羅雀，然在巴黎居然也有很多人去光顧，音樂場面雖不盛大、所奏演的曲調也另有一隻『弓』，酒水價廉物美，大概爲一般錢不寬裕而愛跳舞人們開的；第二處是一個幾十年前的古老跳舞場，地方很小，格具及環境絕對不合現代時宜，因此牠的 Cabaret 功用已完全失去，僅成爲一個古蹟，讓旅客們觀光而已，我們略坐喝了些酒水，既無音樂，又無妙齡女郎，乏味之極，離開這老骨董的 "La Bolée" 接着到第三家所謂『流氓强盜及下流社會的舞場』名叫 (Balmusette-the UnderWorld Dance hall) 的，建築非常簡陋，內容很樸素，可說全不像舞廳的景物，但回想電影片中，爲非作惡歹徒們的聚會所，有女人，有酒，那一點配合不上那煙捲兒吊在嘴角邊，衣冠不整，室內帶着鴨舌帽，手臂刺花，兩手插在褲口袋裏的凶橫大漢？陪襯他們那粗魯的抱着下賤淫婦狂吻的神氣？這是實地察訪

的意思，總算到過見識過了，否則爲什麼到還種地方去自討沒趣？第四處是蒙寳地區的"Boheme"比上面的幾處高明得多，顧名思義，不難想象這還不能算高貴的，多少帶點窮酸藝術家的意味；第五處謂之Moulin Rouge"，稍知道巴黎歷史的人都聽說過『紅燈區』是賣淫窟的代名詞，以這不甚雅聽的名字來題跳舞廳，自然不會是什麼很高尚的地方，可是裏面裝修頗考究，地方大，表演也可觀，我們坐了許久，聽『璇宮艷史』薛佛萊男主角 (Maurice Chevalier) 獨唱，『廬山眞面目』和銀幕上的是一般嬉皮喜臉，晚禮服，碩邊草帽，一根『司蒂克』是他離不了的行頭；還有紐約 Cotton Club 的歌舞女，連合表演倒，很好看！第六處叫作"Nudists"(裸體美人)是何等香艷的名稱啊！佈置格外豪華而富於誘惑性，許多天仙似的歌舞女郎，或穿奢麗的衣服，或赤裸裸的，僅用水鑽鑲的乳罩及三角褲，像蝴蝶穿花般的曼舞，叫人眼花潦亂，心神醉迷，這就是霓虹燈製成大廣告的『半夜歌舞團』(Midnight Follies)此時已十二時以後，正是上市的時候，遊客絡繹不絕，『巴黎不夜之城』信不虛也！最後到最講究的一處，名曰Tabarin 是上流社會揮金如土的地方，跳舞池不算很大，當中爲表演的舞台，從地底下用昇降機運送至舞池的平面，先將歌舞班全體佈置成圖案，達到上層後，再行分散作舞，其奢靡精美，不亞於 Follies Bergere，大有可觀，舞客團轉坐着，好似戲園一樣，一層高一層的桌椅，鮮花和美麗的小枱燈，香檳酒及交錯的盃盤刀叉，這是巴黎有錢人消遣的方式，樂隊堂皇，廳堂燦爛，誰說這不是一個物質享用的世界，如果人類的志向，衹是這一點，那末，文化進步也不致於達到今日的高原。今晚坐着汽車在燈光明亮，萬頭竄動的蒙特帕納斯一帶，陶醉在令人沉緬的巴黎夜生活中，唯感覺國內大多數的同胞太苦！何以我們不能爭氣起來，使我們的國家富强，百姓安樂，和他們法國人一樣？可是，話說回來，即使我們做到使大家不但豐衣足食，並且有餘暇餘資可以作樂，我們仍當時刻警惕，勿自暴自棄，人人抱定替國家社會做成一番事業的心，毋爲驕奢淫逸所害，致變成一個頹傷衰退而無朝氣的民族，這是千萬應當牢記心頭的，否則好景不常，恐不久又將淪於苦境，使我們祖先辛苦創立下來的基業，付之東流，思至此不覺悚然！今晚雖熱鬧，可是我倦極欲睡，勉强支持到二時半回家睡。

品質精良　到處風行
大賚彩花被單
註冊商標
大賚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著名出品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餘興里　電話九四七三九號
製造廠　上海檳榔路廿七號　電話三九六二九號

五六—二七〇

海屋劍客羣

（七）

葉勁風

（五）

第二天下午（七月廿五日），我們到了南京。

建中給我們預備的地方，還勉强能住，却不及我們幻想的那樣美。建中所說，「住在紫金脚下，」我們都想着必是離開中山陵或明陵不遠的地方。誰知這個住的所在，相去中山足有二三里之遙。房屋止於是上海一樓一底的樣兒，不過比較窄小，幸虧還有一個假三層。

「你們別瞧不起，就讓你們再去照樣找這麼一所屋房，怕還找不着咧，格格格。」

建中怕熱，就拿客堂後面的倒座，做了他的臨時臥室。我和紹裘住在前樓，紹華一人住在後屋子裏。此外建中還用了兩個老媽子，都住在假三層樓上。我們這們不三不四的幾個人，外表看去，倒也像一分人家哩。

「你們幾位，早起要練點什麼，得走一里多地。那兒是一所荒院子，只有一個看屋子的——聽說是一個什麼人的別墅，現在大概是荒廢了吧。……可是你們得小心點兒，那院子裏就有大仙哩。」

當天晚上，建中帶領我們去瞧匡時，却碰見了三位青年女子坐在他屋子裏。桌子上放着幾個盛汽水的空瓶，幾隻玻璃盞子。紹華一見那三位女子，早笑着嚷起來：

「喏，你們三個小鬼頭，什麼時候也鑽來了，………老不給我一封信。」

「也只今天早起到的哪。」一位年紀稍爲大些的答應着。

紹華忙着給我介紹了。原來正是范心田邀約的顧青，和顏子玉，子珊，姊妹。顧青大約二十二三歲，顏氏姊妹，大的好像只有二十歲，小的最多十七八歲模樣。三個人都是很樸素的打扮。

「好哪，」建中一拍手掌，「這可眞熱鬧哪……，一等你們大駕也不來，兩等也不來——可把我腸子都望斷哪……嗐！……格格。」

「說哪，剛剛心田還在這兒着急，……後天咱們在新民上演「雷雨」，差一個爸爸，一打聽，說您回上海去哪。」

子玉同慧君模樣有些彷彿，比較小這們一套，嗓音也很甜潤，却比慧君的較爲蒼厚；這是膛音的關。說的一口道地北平話；聽說還能串十幾齣京劇，又是學的西洋聲樂，鋼琴，絃琴。

「要我作爸爸？」建中有些奇怪似的。

「可不是？」子珊也開口了。很嬌媚地一笑，也是兩個小酒窩兒。

「作誰的爸爸？」建中問。

「我的爸爸——四鳳。」子珊一隻手扯住自己右邊的小辮子，閃動着兩隻又大又圓的眼睛，天眞活潑得像兩三歲的女孩子一般。

「我行嗎？」建中問着顧青，又回頭來瞧着我和紹裘扮了一個鬼臉。

「您可別客氣，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顧青笑着說。她是一個古典派和新時代的混血兒——靦腆，柔媚，而又頑皮。

「那麼說，我這個爸爸該作定哪。……喂，我說，匡時上那兒去了，不是給你們擠跑哪？」

「同心田，還有我們的小母親——馮逸，一路去找公寓去哪。……另外，我們還有一大票，希賢領着，都下了小旅館哪。」子玉回答，老聲老氣的。

「天這們晚哪，上那兒去找公寓？」紹華問，「要是今天找不到？……」

「啫，這牆上不是有大釘嗎？……把我們三個人都拴上繩，掛起來得哪。」子珊笑得咕咕地。

「那你們不是都成了南京的鹹板鴨了嗎？」建中笑着，「我看，我們那兒還有一個馬棚，你們都去做馬罷。」

他們都說着笑着，只賸下我和紹裘，待在屋角裏，插不進嘴。紹裘是緘默慣了的，我却是初次見面，沒有說的。

她們四個人——四位小姐，咭咭呱呱，有笑有說，都活潑極了。其中紹華雖說在我們面前很頑皮，和她們三個人比較起來，可就顯得很儒雅了。要是慧君在這裏，那可不同，幾個人大概會商量着把這屋子給翻過底來咧。

匡時這間屋子，是一間西藥店面的後進樓上。樓下做着棧房，存放貨品。這個藥店的所在，離開我們住的地方不遠，在迎櫬大道和一條小街道的轉角上。房間很寬大，分作前後兩間；三四個人住，綽綽有餘。南京是大陸天氣，比較上海熱的多，這裏因爲鄰近紫金山，大路又極空闊，倒十分涼爽。建中却嫌這裏靠近馬路，車馬來往，灰塵太大，聲音嘈雜；情願搬到僻靜一點的地方去，所以才賃下現在的這所住宅。

我們在這裏談着笑着，約莫半小時，聽得扶梯一陣響，子珊頭一個跑到門口，一邊說。

「我猜一定是他們回來啦。」

果然門外走進三個人來，頭一個是一位長身裁的女子，婷婷嬝嬝地，還有一位青年，高高個兒，雖是滿臉風塵，却神采奕奕，表現着一副沈毅果敢的姿態。另外一位中年男子，圓圓白白的一個面孔，豐滿油潤，在這一羣人中，數他最胖；那是李匡時；兩三星期前在百忍莊和我會過兩面，因此認識。

「哈，心佛兄，兩位管寨主，歡迎歡迎，哈哈，哈哈——我就算着該是你們幾位來。」又回頭讓開自己說，「我來介紹介紹。」

剛才我們六七個人在屋子裏，雖然喧鬧，却還顯得屋子是空空的，自從匡時一進來，有他團團轉的張羅着，就覺得房內登時擠滿了，連空氣都膨脹起來。

鬧過了一套介紹，大家各人找地方坐下，匡時又忙着喊人來侍候，打手巾把子，拿汽水；不斷的哈哈嘻嘻，問車子什麼時候到的，上海怎麼樣，還有人來麼，等等。胖胖的人，大概都有這們一套。

好一會兒，大家靜了下來，匡時把用人打發到前面去了，這才往桌子邊沿上一坐，斂了笑容，壓低了聲音：

「我告訴你們一件新鮮事……！」顯出很緊張的神情。

屋子裏的空氣登時也緊張起來，大家都靜悄悄地，頃耳聽着。

「這件事，還只剛才從朋友那裏聽來，再新鮮也沒有了——日本大使館裏，丟了一個要緊的人……一個叫什麼什麼……」他把一隻指頭，頂住額角想着，「反正是什麼『郎』罷，是個頭等書記官，四十幾歲了……今天下午一點來鐘失踪的……」

他說到這裏，只聽一個尖俏的聲音「噗哧」的笑了：

「我當是三歲兩歲咧……四十幾歲的一塊料，丟了活該！」子珊說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大家聽她說的那們尖酸，也都笑了。

「不，」這個聲音很響亮，聲口也掛了話劇味兒，心田閃着光采奕奕的眼睛說，「我瞧這裏面，滿有一篇文章哩！」

「對哪……！」建中狠狠地點了一下頭。

「對，對……我也是這們想。」匡時把手一拍，「這是他們的一套老文章……您瞧，百忍莊事件是這們鬧起來的；這回盧溝橋也差不多也是這們一套，這回這裏又是這們一套。」

「丟了不就丟了嗎？……關我們什麼事，還有臉叫咱們政府給賠一個不成？」子玉冷笑着說。

「可不是要賠一個！」紹華接過口來，「人是在咱們國裏丟的，咱們得負責給他們找。找着倒也罷了，找不着，那可又是飢荒咧。」

「政府方面，可聽說有什麼舉動嗎？」建中瞧着匡時。

「聽說已經派人出動了……有警察，也有特務人員，……」匡時一

面說，一面打着嘶嚕。

「這叫着『大海裏撈針！』」顧青輕悄悄地說了這們一句，生怕驚動了大家似的。

「眞是，」坐在顧青旁邊的小母親馮逸，怔怔地聽大家問答，這時也滿臉心事似的，緫起一勾新月式的翠眉，「這大一個亂七八糟的南京城，多多少少的人，上那兒去找他那們一個生着兩隻腿的東西？」

「要是眞的失踪，倒無所謂。」心田掛着台型的風味，「單怕他把這傢伙藏在使館裏，或早已化裝送走了……哼！」

「我有一個辦法，」子珊一拍手，對全屋子的人，先瞧左邊的幾個，一回頭又瞧右邊的幾個，兩隻小辮條兒，在頸後跳蕩着。她先說了那們半句，再一停頓，叫大家都摒息着等她的下文……「反正叫我們政府多花幾個冤錢，懸一個大賞——把那傢伙的照片兒，半身的，全身的，年齡哪什麼，印成一種大的，像咱們『海報』那們大，到全城四處貼出來；再印一種小的，像『說明書』那們小，見人一張，給他撒個百兒八十萬張。誰要找到活的，給多少，死的給多少，通風報信的給多少……慢着……！」

小珊生恐人來打斷她的話頭，所以說到這裏，把手一揮，命令似的，來了一個「慢着」。這是不讓人家開口。她這段話，好像做文章，做到了快近頂點，最精采的結論，還沒出來。靜默了約莫一秒鐘，這才繼續說。

「您各位可別誤會，當我眞的打主意給他找人，……」她又停了一停，好像魔術家，臨場賣關子似的。

「我的意思，從正面說，中國總算替他們盡了力，……也只有這個辦法；本來『弱國無外交』，他們上中國來，來就來了，去，就去了，自來也不會關照一聲，誰知道他們是不是眞有這麼一個人？又誰知道他是眞的丟了，還是藏了起來，還是蹓了腿子？——所以只能用這個法兒，告訴他們，中國盡了力了。

「從反的方面說，就是讓他丟了人，還得丟一個臉。——像捉拿逃犯一樣，來一個賞格——不是嗎？」

「您唱了這們大一段兒，該有些累啦，……您請歇歇罷。」子玉打了子珊的手一下，意思是說她說孩子話。

「方法很好，」匡時把兩隻胖獨獨的手掌，輕輕拍了兩下，表示誇讚，「就怕政府不會採納，您說對不對？」他瞧着子珊問。

建中忽地把一隻手在兩隻大腿上叭的一拍站了起來，對我和紹裘瞧了一下：

「我們得告退哪，晚上各人動動腦筋，看有什麼別的辦法……哦……」他又問心田，「怎麼樣，你們的行宮可找到了？」

「找到了，」心田也站了起來，「就在民新戲院後面『新生飯店』，後天上演來不及，改到星期六，還有幾天。您得來幫我們湊一角兒，人不够。」

「那現成，只看你給多少包銀再說話。……格格格。」

（六）

早晨睡得正酣，忽然被一陣叮叮咚咚的聲音鬧醒了。睜開眼睛，看見天色還未大亮；那叮咚的聲音仍舊未停。仔細聽去，好像是敲着搪磁盂底的響聲，由樓下傳來，敲得很有節奏。我翻身起來，見紹裘床上，只賸下枕頭和一床線毯，叠得整整齊齊地放在床頭，人已不見了。跑到樓下盥洗室，碰見建中，手裏還拿着牙刷同漱口盂，叮叮咚咚的正在敲着。

「您早，……好，任樣兒貪睡，還能成得了劍仙？……嘿嘿嘿。」

「怎麼不見紹裘？」我笑着問。

「兄妹倆早去哪，我這就候着您一人哪！」

我同建中，像趕乘火車似的，沿着一條很寬的山道，向前跑着。不到六七分鐘，早見前邊路側有一所大花園模樣的荒院，院牆有些地方都缺了口。幾顆大樹，隱隱遮着一間高樓。到了院門，見紅磚砌的大門樓框上，還隱約瞧得出「淞雲別墅」四個字，旁邊有兩引小字，大約記着

年，月，日，題，等，剝蝕得看不清楚了。院門倒是兩扇圖案大花鐵柵欄。想當年新蓋的時候，定是巍宏壯麗，氣概一時。大門兩旁，各有一個小鐵柵欄門，一邊關着，一邊却是半開的。

門內眞有些銅駝荆棘的凄慘味兒。固然也是青枝綠葉，芳草萋萋，端因失了整理，丫丫杈杈，蔓蔦橫生，就描繪出了一個荒園廢邸的圖案。一個西式大廈，留着風吹雨打的創痕，幾十扇窗門，一塊整玻璃也找不到，二樓三樓陽台，不要說朱漆欄干，連欄干上下的橫木托襯都沒有了。屋內的天花板，有的破掉一大片，有的像柳條一樣，丫丫杈杈的亂垂着。

我們走屋內正中一條甬道，直穿過去。到了後院，我一眼看見管氏兄妹，在一塊平場上打對手。

「您瞧，」建中指着那一片平場，「這是一百元的代價，够多們整齊平坦——我還預備裝上一副網球柱子咧。」

我瞧着紹裘紹華兄妹倆，在場上對手搏擊。正在出神，建中拍着我的肩頭，輕聲說：

「這是『通臂』對手，是大覺谷一位七十多歲的老拳師傳授的，百忍莊也只有幾個人幹的了！」

我自來也不懂什麼叫『通臂拳』，依稀記得有人說過，是一種猴拳，便問建中。

「是不是猴拳中的一種？」

「您胡說；通臂猿固然是一種狒猴的名稱，拳却不是猴拳。這拳共一百五十六式，得練三四年，把式子都學得熟諳，才能學『交手』。別說上海南京，全中國會的，怕也只有幾個人哩。 是一種絕藝， 利害極了。」

我見紹裘紹華兩人，有時逼近一團，扭靠掤擠，打出各式破解，有時忽地各自跳開，對架着迎招式子，團團轉着，準備趁隙進擊。有時兩人逼攏來只用手臂遠遠一搪一拒，立刻散開。

「您別輕看這一搪，一拈手，好像不費勁似的，打在您我不會的身上，早攧得老遠的趴下去咧。通臂的厲害就在這一點上，每個手指尖都有一股風。就是他們會的，只要步子稍爲有這們一點兒不穩，也要被彈的老遠。」

他們兄妹，雖是練習着，也好像性命相搏似的，各不相讓。紹裘似乎軟一點，招架的時候多，紹華比她哥哥身過兒低了一些，却極其勇健矯捷，着着都是進搏的架勢。兩人滿臉都是汗珠，運動衫前後都透了汗，一大塊濕的。

這時兩人都架着達摩式「白鶴掠翅」的架勢，一個左來右去，一個左去右來，對衝悠着，越悠越近；二人剛要靠攏，忽見紹華一挫身，左臂一個反掌，直劘在紹裘脅下，紹裘搶進一步，要錯去這一掌，同時也用左臂從上至下反手劃一個大圈，預備去劘紹華的左腕。誰知他這手掌還沒下來，紹華早一個右翻身，撤回虛招，同時雙臂起了一個大通臂，左臂起勢，右臂一掌趁勢迎着紹裘，向他前胸劈去。紹裘這時要退不能，左右也不能閃避，自己掌已劃下去，右臂已劃過頭，到了前面，雖說可以直劃下來，搪拒紹華的劈掌，但勁路不對，勉強已極。在這危急之中，於是突地一個左翻身，預備向前一個箭步，就可避開這一掌。誰知他這身段手續，還沒來得及完成，紹華早撤回這第二個虛招，翻成原來左劘式子，一聲喝「着」！一隻左掌早劘到紹裘軟腰上。疾如閃電，無法躲避。雖說紹華只是輕輕一拂，聊以示意，紹裘已被拂得朝斜刺裏連踵兩步，方才站穩。

「好……！」建中大聲喝了一個彩。

兄妹兩人早已收式，在場上來回蹓着活動血氣，一面對我們笑着打了一個手式。

「怎麼樣？……您，太極學完了，露一手兒給我瞧瞧？」建中側着臉，斜着眼睛，對我瞧着。

練功沒有什麼虛套客氣。該應練到了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當下我脫下外披的毛巾衫便動手練習。建中一直在旁邊瞧着。到了第三段，紹裘紹華也過來了。

「還不錯，」建中瞧我練完了一套，「就是不順眼。」

「瞧，人家改了式子，還不到一星期哩；」紹華有些替我不平。

「那麼，您應當給他指導一下才對呀，……」紹裘建議着。

「指導？我說不上。我就知道瞧着不順眼，可說不出所以然來。」

「我有個辦法，」我瞧着建中笑着說，「我一手一手慢慢的往下打；您一看出毛病，就讓我停住，再給我改正。」說着我又動手從頭打起來。

「行哪，」建中剛看完了攬雀尾，「我瞧出一點兒來哪……您收，放，伸，縮，的手勢，都不到地位，這是毛病之一。肩格固然是下沉，可是在動作當中，就無心抬起來了；這是毛病之二。眼神轉得太快了一點，超過了手勢的動作，弄得手眼不調協；這是毛病之三。」他邊說邊輪着指頭；「我說，兩位寨主，瞧我說的可對？」他問紹裘紹華。

「很是，很是。」紹裘笑着點頭。

「對極哪。」紹華頑皮的鼓着掌。

太極這玩意兒，瞧着極其容易，可要想弄的到家，眞得花工夫下去；一絲也矇混不了。

接着三個人都輪流敎我推手；最後，紹華還敎給我兩個大撥式子。他們也互相推手，各人又自己練習一些專門工夫。一個早課，暫告結束。

我們臨動身回家的時候，看房子的江老頭子，從一間屋子裏鑽了出來，告訴建中，他兒子打了幾隻野鷄和斑鳩，要不要買一兩樣吃酒。建中告訴他，我們這就繞道兒去瞧。

建中領着我們繞着山徑朝家裏走，這條山徑，比較來時的小馬路，要遠一倍。

路上走着的時候，我問他們，百忍莊的人，現在南京的，連我共十一人，有幾個手脚來得的。

「一，二，三，四，五，六，──六個，還找兩個半個。」建中輪着指頭。

「這是怎麼算的？──六個就是六個，八個就是八個，怎麼還有兩個半個？」紹華問。

「您兄妹倆，顏家姊妹倆，這是四位。加上藝術家心田，大老闆匡時，這不是六位嗎？……我算一個半吊子……還有這位心佛大俠，大概也只能算半攤，不是八位找兩個半攤？」

「哈哈，」紹裘笑了，「建中兄老大哥，每句話多少不脫幽默味兒……不過，您自己太謙虛了；您要是半攤，我們簡直是半攤之半攤了。」

「這算幽默？……我說只算貧嘴……」紹華笑得格格地，「老大哥，您別招怪，我是直話。」

我聽他們說顏家姊妹有手脚，有些驚異；

「那兩位顏小姐……？」

「怎麼，您有些瞧不起？」建中不等我說完，就插口了，「可要找她們來『較量較量？』」

「我的話還只有半攤哪，……我是問她們那們一點兒年紀，是那裏練的工夫。」我笑着說。

「她們倆雖說是外省人，」紹華給我說明，「可是生長在北平。她們老太爺在北平做官，喜歡京劇；家裏聘了好幾個說戲的，敎把子的。她們姊妹，打小兒就愛唱，愛練武。她們老太爺瞧他們愛這一套，就託人聘了一位老武師到家來給她們練拳。據說這位老武師，是北平八卦拳的第一把手。她們一面練這些玩意兒，一面仍舊進學校念書。前兩年她們老太爺過了世，又只有一位繼母，所以不願待在家裏，就轉學到上海，都學音樂。心田介紹她們上百忍莊來，又練了不少玩意兒。」

「八卦拳……？」我以前也聽人說過，可沒見過是什麼拳。

「八卦拳哪，……」建中大概又預備開玩笑了。

「八卦，形意，都算內家拳。」紹裘解說了一句。

「八卦拳可厲害着哩，盡繞圈兒，一給他搭上手，可逃不走──要不四面八方盡是人，要不瞧不影兒，盡隱在你身後──非得把你弄躺下不止。」

「那位大小姐倒也罷了，有些涵養。」建中接着紹華的話，「那位二小姐，眞是一位猛張飛，而且舉手無情……喂，這兒。」建中領着我們上了一條小岔道。

走了不多幾步，就看山凹子裏有幾間茅房子。建山站在山坡上，一揮手，讓我也站住。他把一隻小指頭兒灣個圈兒，放在嘴裏，只聽得一聲尖而脆的唿哨，震人耳鼓。登時小屋子裏就有一個人鑽了出來。建中給他打了一個手式，那人重又鑽進屋子裏去。一會兒那人又鑽出來，兩隻手拿着東西，向我們這裏奔來。

「這就是那王老頭兒的兒子，王老三，是個土獨戶。」建中告訴我們，「那一排茅屋住的，都是他們這一行的。」

王老三上來了，給我們瞧了他打獵的成績，兩隻山鷄，四五隻斑鳩，還有一隻野兎。建中當時挑了那隻兎，和四隻斑鳩。紹華却買了一隻公山鷄，大約喜歡山鷄羽毛好看。建中告訴王老三，天氣太熱，最好吃斑鳩，下次打到，叫他送到我們住的地方來。

我們由岔道走上正路，建中告訴我們，往這一直朝南，可以走到明陵。

回到家裏，早飯已經預備好了。各人重新梳洗，換了衣服，就上桌吃起來了。

「我猜想老大哥今天要請客哪；」紹華半玩笑似的說着。

「大小姐從那一點上看出來的？」建中問。「是不是見我買了一隻野兎？」

「對啦，您告訴王老三，夏天只要斑鳩，同時倒買了一隻野兔……買了兎，又看看山鷄，好像還要買似的……楞了一會，好像有些捨不得多花了，……」紹華說着笑起來了。

「你這人是個鬼靈精。」建中說着，立刻放下飯碗，往屋外跑了去。

我們剛吃完早飯，建中跑回來了：

「十點鐘都到，」說着，又端起碗來，一壁拿筷子在桌上輕輕敲着，一壁翻起眼睛來瞧了一下天花板，「怎麼樣？……」

我知道建中心裏又有事了。「怎麼樣」三個字就是一個說明。這是他的習慣；他一唸這三個字，多一半是自己心與口在商量，預備解一個疑問。

「……我本來打算不裝電話，剛才這們一來，覺得非裝一個不成。您知道，我剛剛跑去借電話，人家還睡早覺哩。」

「別貪小罷……老大哥，」紹華表示勸諫的態度，「我們這兒，也可算一個小『百忍莊』，怎麼少得了一架電話？……」

「我們這個小集團，分成了三部分——」紹裘也發表意見了，「匡時兒那裏，我們這兒，還有旅社裏的心田一部分——很需要電話連絡。除此以外，還有對外探聽消息，也許還有長途電話……」

「得，得，」建中瞧着我也快要發意見了，知道大家對他一致進攻，趕快投降了，「回頭您無論誰提撥一聲，我讓匡時去辦這件事，他有熟路子，二十四小時以內，您準有電話用……」他放下了飯碗，「現在八點還不到，趁他們沒來，我們談談『營業』的步驟怎麼樣？」

「盡等着您指揮哪。」紹華立刻提起精神，「您先說說大概的範圍，我們也可以有些捉摸。」

建中輪轉眼睛瞧着我們，「範圍我一時說不出來，您幾位請想，我們力量也不算大；政界上幾個不乾不淨的大老，我們不能去動他們；島國的什麼人員，有名有姓的，也不犯作去惹牠，惹他們等於替國家找麻煩。盡有他們這雙方檯面上的幾塊料，我看還不致于公然買賣。他們手底下，必有一些倀鬼，那才是我們的目的物。所以，說去說來，還是照曉莊，羽白，華胄，的辦法，儘量剪除些爪牙，讓他們辦事掣肘。我們先揀利害的弄掉牠一個兩個……」

「誰知道誰是最利害的呢？」紹華待不及似的。

「那是匡時的工作，我們只好聽他的信……今天趁他們來吃飯，我想下午邀他們一齊，只當是游玩，上我們那個臨時練功場去；那兒說話很嚴密——前不巴村，後不巴店，孤另另一所廢院子，那王老頭兒，可

以給我們把守大門。……另外還有一件事；關係我們的臨時職務，我主張我做一個跑腿兒的，專管外面；這大本營，我想請管大妹子坐鎮。一應拿筆杆兒的事，得啓動心佛負責；紹裘老弟，可很重要，一切別事，可以不問，只要臨時一發生問題，您得給我們拿個主張；因爲您心思沉靜，靜則靈，靈則不致於出岔兒……」

建中剛說到這裏，忽地聽得門外小院子的柵欄，有開關的聲音。我們不約而同，都站起來，從窗口看出去，只見匡時已經搖搖擺擺，走了進來，一邊問着：

「幾位都在家？……早，早，好極了！」口氣仍舊保持素常的客氣，從容；神色却極不安定。

「看樣兒，大概有什麼特別消息……？現在才八點多哪。」建中閃着眼光，一壁偵察匡時的神色，一壁讓座。

「沒有什麼大事……」匡時讓我們都坐下，仍舊十分鎮靜，「我特地來報告您幾位一聲，還得趕到心田那兒去……」

「剛才在電話裏，我答應去邀心田他們，十點鐘上這兒來；因爲準知道他們今天沒有事。本想九點鐘動身去，後來一想，有些不妥，不如先搖一個電話過去，省得誤事。剛剛翻開電話薄，預備找他們那兒旅館的電話號碼，遲希賢小姐匆匆忙忙地跑得來了。……」

匡時說到這裏，對我們各人瞧了一眼，身體移向前一些，放低了聲音：

「她說心田他們五個人，今天一早都被偵緝隊弄得去了——心田，馮逸，兩位顏小姐，顧青。……」

「爲了什麼？……」紹華睜圓了眼睛。

「希賢說她也不曉得。昨天他們不在一起，另外住的小旅館。今天一早去找心田，接洽把劇團搬到新生飯店的事，一個人找不着，問飯店的人，也含含糊糊，只說昨天晚上鬧過事，今天黑早就有人來把他們都弄走了。」匡時說完了這些話，才恢復了坐的姿式。

「現在打算怎麼辦？」紹華焦躁起來。

匡時沒有答覆，只瞧了瞧建中，又瞧了瞧紹裘和我，重又瞧着建中。建中一雙手肘撐在桌子上，把一雙手掌抱住頭，眼睛注視在桌面上。一會兒才抬起頭來問着紹裘：

「您看……？」

「兩位大哥先說說看。」紹裘很愼重其事的態度。

「我看，」建中考慮着「匡時先到新生飯店去，把情形弄明白。我到——哦，遲希賢住在什麼旅館裏？」

「新街口，大中棧；」匡時忙着答應。

「……那麼我先到新街口去——我怕偵緝隊亦去找劇團的麻煩，我先去整頓一下……」建中瞧着我說，「可惜我們從上海動身，太匆忙了一點兒，沒等到拿封介紹××社的信……我想，心佛也出去一趟，到××社，就拿林君那張卡片，先去聯絡一下，看看機會，也許要找他們幫忙一下。紹裘老弟最好到匡時兄店裏去，——我們暫時拿那裏作通訊總站，有了消息，就由那裏轉達。紹華大妹子還是待在家裏——大本營——，隨時應付——如有問題的話。」又對匡時說，「我們這裏得趕忙裝一架電話，請您順便給辦一辦——得快一點，越快越好。」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交通消息

京滬杭客車聯運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以京滬杭各地客運日趨繁榮，而京杭兩地直接聯運客車迄未恢復，由京至杭，或由杭赴京者，均需在滬轉車，旅客咸感不便，該局爲配合實情起見，擬恢復兩地客車聯運，預計由京至杭或由杭至京十一時內卽可抵達，頃在擬訂詳細辦法中，約近期內卽可正式通車。

兩路已開始應用新機車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爲加强我國鐵路運輸，特由美裝運新機車十四輛來滬，業已行駛京滬間。據悉該項機車，行駛效率較現有機車超過一倍左右。

京杭國道在搶修中　抗戰期間該路因失修關係，路面及橋樑損壞者甚多，今已通車者僅南京至宜興一段，玆已展開修理工程，預料年內可以修竣，至京滬間公路修理工程，十月中旬可望修竣通車。

中非通航　我國航空事業，自抗戰勝利後，經中國，中央二公司之積極佈置，國內航線已粗具輪廓，但因物質條件之限制，國際航線開闢，未能積極展開，最近中國航空公司，爲便利菲律濱僑胞起見，特開闢滬菲航線，全程二八三五公里，並規定票價如下：自滬至廈門，國幣十四萬二千五百元，自滬至香港，國幣二拾五萬五千元，自滬至馬尼刺，國幣六十七萬元，由馬尼刺至廈門，美金一百七十五元，由馬尼刺至滬，美金二百元，暫規定每星期往返一次，星期一由滬飛菲，星期二由菲飛滬。

南昌至長沙公路暢通　南昌至長沙段公路，計程一百五十公里，經「聯總」緊急築路小組，中央及省公路，聯合搶修後業已全部修復，南昌之中正橋亦已恢復舊觀，且爲重型卡車載運救濟物資，自九江至南昌，南昌至泰和及衡陽線之通路。

京滬鐵路舉辦行李包裹保險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爲適應客商需要起見，於九月一日起恢復辦理保險行李包裹運輸，其辦法爲客商交由路局運送行李或包裹（網籃除外），一律均須保險，行李每件收保險費三百元，普通包裹每件收費五百元，次貴重品包裹每件一千元，貴重品每件收費一千五百元，賠償額普通每件以四十萬元爲限，貴重每件以一百二十萬元爲限，但遇有天災事變或物主之過失，以及人力所不能挽回之事，路局概不負責，至保險行李之期限，自鐵路塡給票據接運之時起，至運抵到達站之日開始，至第三日中午十二點鐘爲止，逾期如不提領，路局不負保險責任。

美輪開闢華北航線　美輪船公司宣佈，開辦上海及華北港口航線。

民生公司增加客貨運費　民生輪船公司宣昌以上川江客票及運費，玆經交通部核准，按原價上水增加百分之六十，下水增加百分之四十。

渣華公司增闢港滬航線　渣華輪船公司自八月起增開港滬航線，票價由港至滬頭等港幣四百元，二等港幣二百六十元，二等B港幣一百八十元，統艙港幣一百元，由滬至港頭等美金一百元，二等美金六十五元，二等B美金四十五元，統艙美金三十元。

成渝鐵路卽將開工　成渝鐵路前因經費材料關係停工已久，玆經法國銀團代允予供給鋼軌頭等車廂等器材，並由行政院准自十月份起，每月撥工欵五十至八十億元，故於下月卽擬動工。

江蘇省公路路線表

路線名稱	里程(公里)	經過地點	備考
京建線	一五五	南京溧水高淳至安徽建平	蘇境長一〇一公里
京蕪線	一〇五・八	南京慈湖蕪湖	蘇境長五五・五公里
鎮句線	四二・九	鎮江至句容	
鎮澄線	二五・五	鎮江常州江陰	
溧武線	九五・四	溧水金壇常州	
蘇錫線	七一・八	蘇州善人橋至無錫	錫善段五四公里 蘇善段一七公里
蘇崑太劉線	七一・〇四	蘇州崑山太倉至劉河	
揚靖線	二〇・七二	揚州口岸泰興靖江	
口泰線	二八	口岸至泰州	
揚浦線	一〇一	揚州六合儀徵江浦	揚州至六合六三公里
揚清線	一九〇	揚州高郵寶應淮安淮陰	邵伯至清江一七六公里
銅宿蕭線	一七四	徐州宿遷蕭縣	徐州至宿遷一四四公里 蕭縣三〇
錫宜綫	六二・二九	無錫漕橋宜興	
京湖綫	三二・二	南京至湖熟	
鎮丹金溧綫	一〇四	鎮江丹陽金壇溧陽	鎮江至金壇六十公里
鎮揚綫	一七・八	鎮江至揚州	
武宜綫	三四・〇八	常州至漕橋	
武青綫	三八	常州至青暘	
錫澄綫	三六・四	無錫青暘江陰	
錫滬綫	一四〇	無錫常熟太倉嘉定上海	
蘇常綫	三九・二三	蘇州至常熟	
蘇嘉綫	七五	蘇州吳江盛澤至浙江嘉興	蘇境長五一・六公里
蘇福綫	一七	蘇州木瀆善人橋	
青滬綫	二三・二四	青浦至上海	
滬太綫	三七・二五	上海太倉瀏河	
上松綫	十九	上海至松江	
滬閔南拓線	七六・一三	上海閔行南橋拓林	(滬杭路蘇段)上海至閔行二九・二三公里
清宿綫	一〇四	淮陰泗陽宿遷	
揚泰綫	四・一四	揚州至宜興泰縣	

江蘇省公路局統一運價表(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起實行)

區別	客運 每延人公里	貨運 每延噸公里	備註
江南區	六〇元	六〇〇元	小轎車以載客限制每延人公里七五元
江北區	一〇〇元	八〇〇元	小轎車以載客限制每延人公里一二〇元